

免疫针危害健康

作者：周兆祥

献给一百多年以来直接或间接死于免疫针下的千千万万大小冤魂（祝他们安息）和此时此地
为保护子女生命、幸福而奋斗的父母家长

目 次

0. 新千禧年新希望（序）
1. 免疫针是现代人间浩劫
 - 1.1 家长拒免疫针受当局迫害
 - 1.2 美国政府忠告：免疫针可致命
 - 1.3 免疫针防病是大骗局
 - 1.4 打针专家忏悔讲真话
2. 免疫针如何无效
 - 2.1 打针防病谬误重重
 - 2.2 疫苗并未控制流行病
 - 2.3 打了针绝无免疫保证
3. 免疫针如何危险
 - 3.1 预防小病搞出大病
 - 3.2 疫苗后遗症罄竹难书
 - 3.3 何以打甚么针更易患甚么病
 - 3.4 集体脑病新人类
4. 免疫针疫苗怎样生产
 - 4.1 为了所谓以毒攻毒
 - 4.2 意外污染加人工落毒
 - 4.3 疫苗所含成份危机四伏
5. 免疫针逐样了解
 - 5.1 白喉、破伤风、百日咳混合剂
 - 5.1.1 百日咳
 - 5.1.2 白喉
 - 5.1.3 破伤风
 - 5.2 小儿麻痺剂
 - 5.3 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混管
 - 5.3.1 麻疹
 - 5.3.2 德国麻疹
 - 5.4 乙型肝炎剂
 - 5.5 流行性感冒剂
 - 5.6 疯狗症剂
 - 5.7 卡介苗
6. 夕地旅游的免疫考虑

- 6.1 出门旅游要不要打针？
- 6.2 出门不针如何自保？
- 7. 不打针如何免疫
 - 7.1 保障子女的生命
 - 7.2 认识人其实怎样生病
 - 7.3 为甚么打针是自我污染
 - 7.4 父母抉择的挣扎过程
 - 7.5 抗拒四面八方的压力
 - 7.6 抵抗「疫苗哲学的迫害」
 - 7.7 谁会信救世主满手血腥？
 - 7.8 为人父母者武装自己
 - 7.9 你准备好没有？
 - 7.10 历史免疫实验的启示
 - 7.11 正确认识人体免疫力
 - 7.12 怎样真正为子女免疫
- 8. 拒绝打针有好策略
 - 8.1 认识本地法例规定
 - 8.2 怎样应付学校施压
 - 8.3 怎样应付医务人员施压
 - 8.4 子女打针受害如何索偿
- 9. 问与答
 - 附录 1 活在荒谬、非人的大圈套里
 - 附录 2 希望保护子女
 - 附录 3 《疫苗注射同意书》
 - 附录 4 《给医生 / 护士 / 校长的信》
 - 附录 5 《急症通知书》
 - 附录 6 打免疫针禁忌
 - 附录 7 致医疗保健工作者
 - 附录 8 致父母家长
 - 附录 9 致素食者
 - 注 译
 - 参考书目
 - 参考资料
 - 参考网址
 - 各地关注打免疫针的团体
 - 作者介绍

0. 新千禧年新希望（序）

日后，历史回顾，我们的子孙将会觉得匪夷所思：何以二十世纪的祖先竟然那么愚蠢，疯狂破坏大自然环境和身体小自然的生态，忙着集体自毁。

我们把上天下地搞得乌烟瘴气，鬼哭神号。

我们连自己赖以生存的躯体也不放过：不但乱饮乱食、吸烟吸毒，还将剧毒的化学物质与病菌注入血液之内（而且还是在身体免疫系统尚未发达的幼年期）。

这种自我污染大行动就是所谓「免疫针」的预防医疗工夫，正如本书胪列的大量证据（还有更多限于篇幅未及介绍，详见本书参考书目内各著作）说明，企图打病菌入人体以防疫是违反生理规律的、未经科学研究证实的、实行后证明严重问题多多的医疗步骤，而且违反人权。

正如越来越多研究数据证实：大规模推行打免疫针之后，人类的免疫能力全面下降（于是大众更易百病丛生，而且导致更多癌症、艾滋病及各种流行传染病），兼且脑部长久受创（造成更多自闭症、行为乖异、情绪不稳定、敏感性、暴力、智力迟钝等）。一言以蔽之，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不堪设想，人类从此变成半伤残的族类。

只因制药工业无良、西医界无知、大众无奈，这种迹近普世慢性屠杀的疫症才会蔓延下去。

受到伊万·伊利治《医疗局限》(Ivan Illich 《Limits to Medicine》)一书（注 1）启发，我由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感于主流西方医学走了歪路，威胁人类集体生死存亡、危害自己和亲友健康，毅然孤身上路，致力暴露社会上这方面不公允的现象和岌岌可危的处境。廿多年下来；发表了近百万字（注 2），编、译、写了近十本论医疗保健问题的书籍（注 3），也不时得到读者、朋友、专业人士的回应、支持、指教（注 4），令我明白到我们这个社会的确需要意识转化、制度改革，否则将来难以想象。（注 5）

就以打免疫针这个问题为例，其实本地不少父母早已觉得不妥，只不过他们得不到较充份又可靠的信息，长期觉得无能为力（例如本书附录 1 和 2 的两位读者。）在香港，负责保健工作的卫生署近年在许多方面做了大量有建设性的工作，对于教育港人过健康生活，功不可没，例如中央健教组同人长期推广保健知识，透过各种刊物和活动介绍养生防病之道，市民大众应该感谢他们。香港的全面预防传染病工夫、产前产后服务、婴孩幼儿的医疗照料，无疑是世界一流水平，各有关部门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有目共睹，港人该引以为荣。

相信打免疫针可以防病，是当前全球的文化大气候一部分，本地的主流医疗保健工作者（西医药剂师、营养师等）受殖民地传统影响，全盘接受那种以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科学为基础的健康哲学（注 6），一直采用对抗的手段处理疾病带来的问题。由九十年代开始，他们逐渐走出这个困局，接受最新的研究数据，觉悟到中外的传统智慧果然有道理。（注 7）照现在的趋势看，不出一代，本地以至全球的医疗保健工作将会回复相当程度的绿色，二十世纪的医疗黑暗时代随着新千禧年来到而结束，明天会更好。（注 8）

希望各种医疗传统的工作者继续齐心协力，造福大众，特别是帮助每一个人主动去关心自己的健康，争取人生幸福。

周兆祥 香港 野鸽居 1998

表 1：官话与事实

甚么是免疫接种？

官方说：免疫接种就是将疫苗注入人体，使身体产生抗体以抵抗疾病的入侵。方法包括注射及口服剂。（见 15 页卫生署宣传单张）

事实：免疫接种是将对身体威胁极大的物质，绕过正常的防御，直接打进血液循环之内。这些物质包括可以导致各种并发症的细菌病毒、致癌的化学品、千奇百怪的污染物等。

（详见本书第 1、3、4 章。）

为甚么要接受免疫接种？

官方说： 要避免儿童受传染病的感染，生命得到保障，就必须接受免疫接种。

事实：免疫接种不但未能保障生命反而损害健康危害生命。唯一的好处大概是父母家长误以为尽了责任之后感到心安。（详见本书第 1 章。）

何时接受免疫接种？

官方说： 由初生婴儿开始，因为他们的抵抗力较低，容易受到传染病感染。当儿豪逐渐长大，应在适当时期接受加强剂以维持免疫能力。

事实：任何生物、任何时候都不宜将任何具潜在威胁的物质注射进身体内，初生婴儿抵抗力较低，免疫系统发育未全，尤其不宜打针。（详见本书第 3 章。）

免疫接种有不良反应吗？

官方说： 免疫接种甚少产生不良反应，儿童在接受疫苗后可能稍觉不适，烦躁或有轻微发烧，这是正常反应，家长无须担心。如有任何疑问，应请教医生。

事实： 免疫接种时常发生或轻或重的不良反应，由发烧到瘫痪不等，甚至死亡，即使表面上好像没有反应，其实内部的免疫功能终生受到损害，日后体质孱弱、百病丛生。免疫针的疫苗普遍影响脑部发育，导致不同程度的智力迟钝、自闭、行为乖异、暴力倾向、过度活跃、敏感症等。（详见本书下页表 2 及第 3 章）

注意事项

官方说： 在某些情况下，是不适宜接受免疫接种，如果你的子女有下列情况，应请教医生或注射员：

1. 发烧或有任何需要长期服药的疾病。
2. 在服用类固醇（肥仔丸）或正接受抗癌 / 放射线治疗。
3. 曾经抽筋或癫痫症。
4. 上次接受免疫注射后有任何严重反应。

绿色智慧：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宜让子女打免疫针，出门旅游也不宜打免疫针：

1. 若医院、卫生署、学校施压，最好用善意、耐性、爱心回应。
2. 完全不必担心子女因为未打针而较易染病。（详见本书第 6、7、8 章）

表 2：疫苗注射的各类并发症

短期：（一天至一个月）

- 要预防的疾病反而出现了本身或另一种
 - 一百日咳
 - 一瘫痪（例如小儿麻痺症）
- 敏感：
 - 一风疹（大型的）

- 一湿疹
- 一红疹
- 一哮喘
- 一不适及感到昏晕
- 一疼痛发炎
- 一局部反应
- 一腱鞘囊肿
- 一过敏性休克可能因此而死亡

- 发烧
- 肾脏发病
- 紫斑病
- 水肿
- 风湿
- 肠胃毛病
- 所有神经系统的急性毛病：
 - 一严重至轻微的脑炎
 - 一全面性脑炎（麻疹疫苗注射）
 - 一脑膜炎
 - 一不能复元的神经性发病，
 - 一吉兰·贝尔症候群
 - 一大脑麻痺
 - 一大脑严重受损
- “菌苗性梗塞”（30-40岁人士）
- 乙型肝炎
- 胚胎改变
- 婴儿突然死亡（疫苗注射后一至三个星期）

中期：（数月至数年）

- 神经系统毛病：
 1. 自闭症
 2. 大脑损坏
 - 一全身痉挛
 - 一过度活跃儿童
 - 一不断哭泣
 - 一胃口毛病（包括厌食性、暴食症）
 - 一脑神经问题发作（包括眼盲 / 耳聋 / 口哑 / 读字困难）
 - 一低肌长
 - 一发育迟钝
 - 一大脑性瘫痪
 3. 精神毛病：
 - 一智力发展迟钝
 - 一学习能力问题
 - 一性欲高度活跃
 - 一情绪不稳定

- 青少年犯罪
- 发展成有倾向危害社会的个性
- 犯罪行为
- 儿童白血病
- 重复地受感染
- 多种类的敏感（包括花粉症、食物敏感、红斑狼疮等）

后期及长期：（数年至数代）

- 明确的有影响：
 1. 破坏身体的平衡状态（个人生态）
 2. 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天然的抵抗力）
 3. 颠覆细胞内部：永久地改变染色体（脱氢醋栗糖核酸）导致畸形
 4. 新介入的外界蛋白质传送入某品种的遗传基因记码导致突变，后果：
 - 多发性硬化
 - 白血病
 - 癌病
 - 艾滋病
 - 先天性畸形
- 不育
- 慢性疲倦症侯群
- 全身痉挛
- 巴金生氏病
- 心血管毛病
- 各类型的敏感
- 退化性疾病
 - 阿耳滋海默氏病（一种具有进行性老人提早痴呆症）
 - 红斑狼疮
 - 关节炎
- 旧患再度出现而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疗
- 出现前所未有见过的疾病
 - 先天性畸形
 - 遗传基因缺憾
 - 人类品种异变
 - …威胁全人类的生死存亡

1996 年香港出生的儿童

- 88%打了白喉、百日咳、破伤风混合疫苗
- 82%打了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混合疫苗
- 87%打了乙型肝炎疫苗
- 接近 100%打了卡介苗

1995 年香港出生的儿童

- 82%打了小儿麻痺症疫苗*

*资料来源：香港卫生署，见本书第 8 章第 1 节

1. 免疫针是人间现代浩劫

儿童疾病最大的威胁，在于既危险又无效的大规模免疫接种运动。

——罗伯特·门德尔松医生(注 1)

1.1 家长拒免疫针受当局迫害

西医界和政府有关部门长期利用市民对法律的无知，间接迫使他们交出身体。

小露丝出生才一小时，两个警察、两个社会工作者、三个救护车人员来到家中，由她父母怀中抢走了她。她的双亲犯了甚么罪？罪名是她一出世不让她打乙型肝炎免疫针。（她是在家里出世的。）

后来，爸妈和宝宝三个都被羁留在医院内，等候法庭签发命令，指示院方人员替小露丝注射。爸妈都没有机会上庭陈词，解释自己对打免疫针这一回事的看法。难怪那位可的妈妈经过当局人员一连几个月的骚扰留难，终于抵受不住压力，精神崩溃。

这件事近年发生在法治典范的民主社会：英国。可幸那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至少它反映出个可怕的事实：如果父母敢胆违抗「当局」，不让子女打免疫针，可能有甚么后果。

上文提到的小露丝情况无疑是特殊的，她的妈妈是乙型肝炎带菌者，因此照西医的判断，小露丝有较大风险会染上那个可以致命的病症。一般的父母没有患这类病症，若拒绝子女打免疫针，断不会有那样麻烦的遭遇，但是精神困扰总是少不免的了，正如我认识的许多家长一样。我举出小露丝的真人真事个案，只不过是说明「当局」可以毫不留情采取如何极端的手段，强制执行打针的命令。

小露丝的父母反对为宝宝打免疫针，原因有二：他们肯定打针不会有预防作用，他们肯定打针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而且疫苗可能带来种种伤害。他们大有理由这样想，因为他们生下的老大打了乙型肝炎针之后，即患上皮肤炎，痛苦了差不多一年。

可是不管他们如何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医疗人员及法官一于不理，再三恐吓，迫他们就范：他们说倘若不乖乖让小露丝打针，就要把她带走，由官方托管，甚至说若小露丝不打针日后死于乙型肝炎，爸爸会被控误杀罪。等到后来他们终于听话，不再坚持下去，法庭还是判小露丝接受监管，保证她打两支针。(注 2)

这件事是一个罕有的个案，其实照英国法律（香港也一样），父母的确有权拒绝为子女打免疫针，小露丝那次特殊情形，当局要引用别的条例来对付他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即使如此，许多西医长期利用大众无知，有意无意令父母以为拒绝子女打针是犯法的、子女日后读书就业都有问题。我有些朋友们曾经此苦，可以作证说明那些压力多么可怕。

1.2 美国政府忠告：免疫针可致命

全国性防疫苗注射，已经成为孩童健康的最大威胁，日后将危害到全人类的存亡。

你去问问本地任何一位西医，他几乎肯定会说免疫针当然要打。西医一般都誓死相信预

防疫疫苗是人类科学其中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发明之后一举消灭了世间许多最可怕的传染病。他们的信念绝不会动摇，以至近年越来越多事实证明打免疫针无效、打免疫针引起种种严重的后遗症，他们也视若无睹，死不承认。不少平日心智正常又平心静气讲道理的西医，一谈到打免疫针的问题，竟然判若两人，拒绝摆事实讲道理、不惜使用情绪恐吓的手段，迫使父母就范（如不信，请试试跟你相熟的西医谈谈这个问题！）。

西医历来奉免疫针为天赐良药，不惜任何代价迫使全人类打针，他们的声誉孤注一掷：如果事实证明预防疫苗不但没有预防功能，还摧残亿万人的健康，西医如何向大众谢罪？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作为医疗消费者，自可谅解何以西医采用如此不理性的态度对付拒绝子女打针的父母。

今时今日，按照西医的安排，每个美国的小朋友到了入学年龄，大概共打了三十次预防针，其中大部分是在出世后几个月打的；英国的小朋友不用打乙型肝炎及水痘，所以大概打廿五次。他们未到一岁半，已经有九种甚至更多的抗原侵入尚未长成的免疫系统；究竟长远来说有甚么效果，真是天晓得，至今为止根本未有认真负责的研究结果。譬如说，婴儿可以抵受多少种不同的针药，上限在哪里？每一种针药会如何导致哮喘、智力迟钝、过度活跃、长期耳痛等等？总之，关于打免疫针的长期性安全研究，从未有做过！

美国政府（透过国家科学院）早已坦然公开承认：天下间并无安全的预防疫苗，所有疫苗都有潜在威胁，轻则引致各种病，重则永久损坏脑袋，严重者可致命。（注 4）

表 4: 打针更惨

在美国，每年平均

• 百日咳	死亡 10	受损害 3 人
• 打百日咳针	死亡 943 人	受损害 11666 人

由此可见，打针比患该病致死的机会大九十多倍，受到严重而永久的损害（主要是脑部）机会为四千倍。（注 3）

表 5: 感染破伤风难似登天

在美国，每年平均死亡人数

• 交通意外	95000
• 肺结核	1800
• 破伤风	10

由此可见，想「感染」破伤风是极端困难的一二亿多人之中只有五十三宗，死十人。但是今天的父母竟然被「医学」洗脑，以为子女被生锈钉刺伤手指，就会死于破伤风。（注 5）

1.3 免疫针防病是大骗局

这个空前的人间瘟疫是药厂和政府制造出来的，利之所在，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健康和集体生存机会。

记得唸小学的时候，打霍乱针种卡介苗是久不久发生的惨痛事件，又害怕又不想表现懦弱以免丢脸（「不很痛的，怕甚麽？对你们好的。」老师这样说，爸妈也是这样说）。没有人敢质疑打针的益处，更没有人提出过打针会有后遗症。把可能威胁健康的细菌预先小量打进身体里，让身体早早习惯，以后真的入侵时就「认得」它们，不用怕了，大人都这样解释。我始终是半信半疑的，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吧？

一晃眼二十多年，子女出世了，医院照例为他们打免疫针。当时（八十年代初），虽然我对于西方医学和它的武器已经相当有戒心，但是关于预防疫苗的利害功过问题，依旧不甚了了，没有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早已翻过一些的，但可惜没有留意），所以虽觉得打免疫针应该是有问题的，并不是如一般西医所说的那么好，但手上没有证据，亦因身在异乡，人生路不熟，不晓得若顽抗，拒绝让子女打的话，有甚么后果（例如遭受控告，孩子受到歧视等），结果还是让他们打了针，想着总之努力照顾他们的健康，日后回香港生活时不再容许他们打针就是了。但是我自己去印度、非洲等地所谓流行病传染的高风险地区，也是绝对不肯打免疫针，香港的西医和政府机关官员多次告诉我说没有打针是不能入境的，结果亦证明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故意骗我。

又过了十年，世界各地批判西方医学的书籍刊物多了起来，我才陆续接触到关于预防疫苗遗害的资料，大吃一惊，明白到事态严重。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先后受到肝炎和流感侵袭，政府和西医界又掀起打针热潮，这将带来空前惨烈的人造瘟疫。

这是一个集体无知受骗的故事，规模之大、灾情之严重，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

西医和世界各地许多政府劝喻或强迫人们打免疫针，是因为主流的西方医学相信打免疫针是可以预防某些疾病的。这个信念完全没有客观事实根据，半点也不科学。打针预防疾病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无良的大骗局，只要分析事实即可看出来(见下文第 2-4 章)。

你一定会问：既然毫无根据，为甚么我们碰到的医生（西医），个个都相信这个神话？

理由很简单：他们碰到的医生（西医）就是个个都相信这个神话。

他们个个都懒得去看清楚事实，自己动脑筋分析一下。他们盲从行内以讹传讹的信念。

(注 6)

这个信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谁创造了这个神话，展开这个骗局？

是药厂和政府。它们都利之所在，从中得益。

药厂令到人人都打免疫针，生意滔滔，财源滚滚来。

政府推动打免疫针运动，令国民觉得它为人民服务，做了好事，提高全国健康水平。

你和我碰到的西医也是推销免疫针药乐此不疲，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人人长期孱弱多病，诊所不愁拍苍蝇，医院不会裁员。

是的，这真是个可怕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都坐视不理，埋怨自己无能为力，请问谁会打救下一代？

表 6：还不是骗局？

一九五四年，美国政府推行全国性打小儿麻痹针，公众卫生局小儿麻痹症监察组负责人兰米尔医生宣称：「我预言到了一九五七年，全美国将会有不及一百宗小儿麻痹症。」

美国政府的一九五九年公众纪录显示，该年共有五六九四宗严重的小儿麻痹症报告，其中一千宗的患者至少打了三针小儿麻痹疫苗。美国有四州在一九五八年立法规定强制

打此针，结果这四个州随后此症发病率冠全国。

州名	1958 (立法前)	1959 (立法后)
北卡罗利纳	78 宗	313 宗
康涅狄格	45 宗	123 宗
田纳西	119 宗	386 宗
俄亥俄	17 宗	52 宗

有见及此，一份刊物的主编莫里斯·比尔悬赏三万美元，奖励任何人提出证据，证明小儿麻痺症疫苗并非骗局、并非危险毒品，结果有效期五年之内，无人尝试领取奖金。(注 7)

1.4 打针专家忏悔讲真话

**药厂无良、西医无知、大众无奈，于是免疫
针一代一代打下去。**

请听一位西医 J. W. 霍奇的见证，他被美国政府任命做纽约市洛克波特区的公众疫苗注射总监，负责推行免疫针运动。他后来收到大量打针染病及死亡的报告，非常内疚，知道预防疫苗是个大骗局，于是写了《疫苗的迷信》一书，其中这样说：

「我仔细研读过最可靠的纪录，比较过医生们每日的观察与经验，得到的结论是预防疫苗不但未能保障打针的人免受天花所害，反而令他们更易发病受害。打免疫针是把病毒打进人体内，这是预先声明的目标。人应该追求健康，不是追求病……。凡是有病原干扰身体，都会削减生命力，令自然抵抗力下降。」

「这个事实明显不过，人尽皆知，要引经据典来说明简直多余，即使如此，我仍要提一个证据。《国际外科教科书》第 1 册第 263 页明言这个道理，可说是权威性的说法：『受到疾病拖累或过劳的人，比健康的人较易感染病患。』如果这个说法有道理，那就解释了一个现象：每次天花瘟疫爆发，总是打了免疫针的人率先病倒；这个说法也解释了另一个现象：有预防疫苗的流行病长年累月继续在文明社会肆虐，反而其他未有疫苗的流行病早已由于卫生条件及营养改善而消失……。」

「我小心研究过不偏不倚的、详尽的有关疫苗历史的重要数字，各方面可靠的资料都不能放过，又亲手为三千个人打过疫苗，从中得到经验，现在确信疫苗绝对不可能减少天花发病。」

霍奇医生也这样说：

1. 预防疫苗传播了许多传染病，包括麻疯、瘫痪症、癌症、梅毒、破伤风、肺结核。

2. 牛痘和性病病毒本质非常相似。
3. 疫苗引起的反应跟梅毒的病症是那么吻合，以至全球多位最杰出的病理学家将牛痘视作梅毒的一个变种。
4. 打预防针完全违反无菌手术的规诫。
5. 已有以百万计的人因打免疫针死亡。
6. 预防疫苗不会保障人体，反而削弱了生命力与天然抗病能力，令人较易感染疾病。已有百万计的人死于疫苗带进身体的天花菌。
7. 环境卫生条件理想、食水纯净、食物有营养、健康状况佳，居民没有被预防疫苗毒害过血液的社区，完全无须恐惧天花或任何传染病。
8. 身体健康，自然百毒不侵。
9. 第一个发明预防疫苗的人琴纳预言疫苗会带来那么多好处，结果无一兑现，他反而令人类大量患传染病、大量死亡。英国政府却因此而付给他十五万英镑作酬，
10. 强迫打免疫针是人类历史上其中一种最罪恶昭彰的剥夺人权事件，跟奴隶制度与宗教迫害同等。

他的结论是：

「从来没有半点科学证据，可以支持所谓预防疫苗有保障功效这种信念；打免疫针是由无知与漠视造成的后果。」(注 8)

2. 免疫针如何无效

“你打疫苗进身体，或者会发现抗体产生，这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抗体当然是你由天然方法得来的抗体。”

——格伦，德特曼医生(注 1)

2.1 打针防病谬误重重

打了免疫针未必一定出现免疫的功效，即使有也不全面，而且维持多久根本天晓得。

打免疫针去防病，是一种毫不周全、问题多多的医疗保健方法，主要的麻烦不在于它没有防病的功效，而是它的功效时好时坏，而且会带来种种后遗症。

据西方主流医学的说法，打免疫针的理据在于将性能减弱或已死亡的病毒注射进入体内，可令身体「受骗」，于是产生针对那种来犯病毒的抗体（因为平时有病毒入侵之时，人体都会产生合适的抗体作防御措施的）。

可是，科学目前只能证明的，只是疫苗可能令接受者的血里产生抗体而已，至于疫苗是否会令身体产生抗体，有了抗体是否即等于不会患病，因而出现的抗体有什么作用、又会维持多久，至今仍未有较长期的观察纪录（事实上不少患病的人复原之后身体内没有发现该病的抗体，也有许多人有了抗体一样生病。）

据《儿科学报》一九七三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一群打过麻疹针者仍然患麻疹的儿童接受检验，他们每七个之中只有一个血内发现麻疹的抗体；这即是说，其余的六个打了疫苗却没有令身体产生抗体，而患了那个病后身体也未产生抗体。

又据《刺血针》一九九五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英国伦敦公众健康实验室发现，二十至廿九岁的捐血者，有四分之一都没有足够的免疫能力应付白喉菌入侵，这些人婴儿时都应该全部打过白喉免疫针。

除了上述的问题外，以打免疫针方式防止传染病的理论还有多重谬误：

1. 它假设人生病主要是因为微生物入侵作祟，而不是病者本身的整体健康欠佳。（所以，打免疫针其实是刻舟求剑。）
2. 它漠视这个事实：许许多多人打齐了应打的免疫针，终归一样患上要想免疫的疾病。（所以其实「欺骗身体产生抗体以防病」的构想站不住脚。）
3. 它漠视这个事实：许多人患过传染病（例如白喉），身髓却始终不会产生有关的抗体。（所以更不用说打小量弱能的病毒去刺激身体生产抗体了。）
4. 它漠视这个事实：那些打进体内的病毒所产生的作用时有时无，根本没有保证，而且效用维持有多久至今没有人知道。

美国一位西医理查德·莫斯科维茨医生曾经这样分析箇中的问题：「由于预防疫苗是『欺骗的把戏』（它促使人体模拟患了该疾病，生产出合适的抗体），照常理推测，这种人工诱发的免疫力应该很快即告消失，想继续维持它的作用，非终生不断定期『加料』刺激它不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任何一个人打了免疫针之后，这种暂时性部分有效的免疫力会维持多久，需要每隔多久再打一次以加强效力。……许多研究再三证实，以麻疹为例，不少人打了免疫针之后一样患上此病，三番四次打加强剂亦完全无效。」(注 2)

表 7：打针越多病越多

一九五四年，美国开始推行大规模打小儿麻痺针，翌年全国各地的小儿麻痺症发病率即告上升：

• 华盛顿市：	+25%
• 马里兰州：	+41%
• 纽约州：	+63%
• 缅因：	+72%
• 威斯康星州：	+83%
• 康涅狄格州：	+92%
• 新布什尔州：	+239%
• 佛蒙特州：	+267%

• 罗得岛:	+455%
• 波士顿市:	+642%

据美国政府纪录，一九五五年每一个州每一市的小儿麻痺症发病率，都高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美国多个州及市宣布停止打小儿麻痺症免疫针。(注 3)

2.2 疫苗并未控制流行病

传染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居住卫生条件改善与食物营养提高，跟疫苗注射没有关系。

只要你在西医面前提起预防疫苗的问题，几乎保证他会说这是现代科学的伟大发明，拯救世人的生命比任何一种医疗科技还要多。

如果你问下去，他会说历史上各种传染病往往都是靠着大规模的疫苗注射才得以控制，例如水痘和小儿麻痺症就是经典的例子。

这是不符事实的：欧洲历代受到各种传染病侵袭，不时引起大瘟疫，导致大量伤亡，可是这些传染病早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已减少了达九成，而全民大规模打疫苗却是多年之后的事。传染病减少威胁的原因是居住卫生条件改善、食物营养提高，功劳怎么也算不到预防疫苗之上。多种传染病在本世纪消失，根本从未有大规模打疫苗的工夫，腺鼠疫和猩红热就是这样。白喉的情况更发人深省：这种凶悍的传染病历代杀人不计其数，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早已全面收敛。白喉疫苗是一九三二年面世的，一九四〇大规模使用；当时的白喉死亡率已经微不足道（每百万人每年死者不及三百），反而在大规模全民接种白喉疫苗之后，世界各地白喉瘟疫空前厉害，患者多数都是照程序打了白喉针的人。

一九四〇年代，欧美澳洲多国全民打破伤风及百日咳免疫针，结果凡是推行了这些计划的地区，随后都有「挑衅性小儿麻痺症」大量爆发。

西医医学院使用的教科书都说，天花是因为疫苗发明、大量使用而全面消灭的。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一八五〇年代英格兰政府规定全国厉行打免疫针，百分之九十七点五的人口打了疫苗，结果十八年之后（一八七〇年至七二年间），全国爆发天花疫症，规模之大是整个世纪所未有，四万四千人死亡；该国历史上未打针之前从未有过那么严重的疫症。天花那次疫症灾难，有个例子值得注意：莱斯特镇在那次疫症之后，地方政府明白到打针是无用的，于是在一八七一年决定了拒绝为市民打针，但是一方面努力改善镇内的环境卫生，一方面实行检疫工夫，限制带菌者入镇，结果到了一八九二年，全国再次爆发天花疫症，该镇只有十九宗病例，死亡率低至十万分之一。相反，澳灵顿镇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九打了针，结果在当次疫症爆发时，病例数字为莱斯特镇六倍，死亡人数达十一倍。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九七五年宣布，鉴于西非洲和中非洲各地区大规模打免疫针，毫无预防天花效用，决定停止推行打针计划，改为加强监察控制疫症传播。

非洲塞拉利昂本世纪中期曾推行大规模打针计划，结果仍是惨受天花疫症肆虐，到了一九六八年，政府改变策略，采用制止该症散播的手段，结果十五个月之后，该国纪录得最后一桩个案，从此再没有人患上天花。(注 5)

表 8：流行病早于疫苗未面世前已经收敛

未有打免疫针之前，各种疾病的死亡之人数（英格兰及威尔斯 0-15 岁的人）。（注 4）

时期	麻疹	猩红热	百日咳	白喉
1861-1880	1062	1973	1344	932
1881-1900	1149	585	1104	838
1900-1920	877	197	684	504
1921-1940	297	50	294	293
1941-1948	62	69	121	105

2.3 打了针绝无免疫保证

预防疫苗消灭或控制了传染病、预防疫苗可令人免疫，都是西方医学界故意散播的神话。

西方医学界也一直喜欢举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病例，企图证明大规模注射防疫针奏效，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以前曾经久不久就有小儿麻痹症大规模发生，每年往往有二三万个病例。今天，平均每年才有二三十个。表面上看，这个病症的控制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其实五十年代初期，美国推行大规模的打针计划，结果计划完成几年之后各洲的发病率反而大为增加。

小儿麻痹症为甚么近年发病率会下降？其实原来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正如其他一些流行病一样，小儿麻痹症是周期性「搞事」的，一九一〇年代及一九三〇年代都是历史上的高峰期，但是这些时期中间的年代，发病率往往降至近乎零。一九五〇年代刚巧是高峰期，那种疫苗生得逢时，好像十分奏效，攞了一个不应有的彩。欧洲诸国没有大规模注射此病疫苗的运动，结果此病也是与大规模打针的美国同时结束，由此可知打不打针根本无关。

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医学界往往将旧病冠以新名堂，以前叫做小儿麻痹症的一些病例，现在已经在官方病历纪录中称为甚么「无菌脑膜炎」、「Cocksackie 病毒症」。举一个例，《洛杉矶郡健康指数》记载：一九五五年七月，该区小儿麻痹症共有二七三宗，无菌脑膜炎五十宗；一九六五年七月，记录是小儿麻痹五宗，无菌脑膜炎二五六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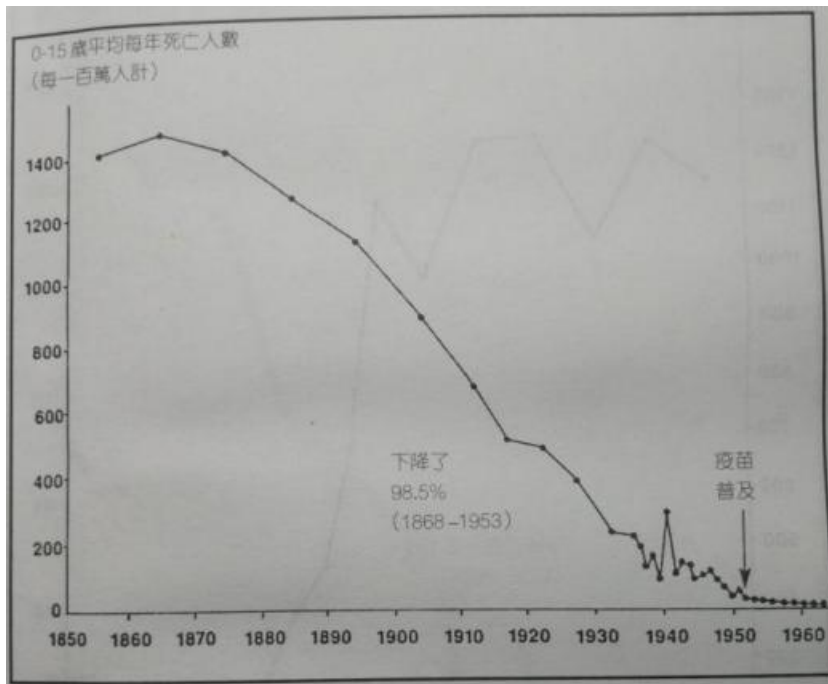
表 9：打天花针更多天花病发

全国强迫打天花免疫针后死亡人数大增：（注 6）

	死亡人数	每一百万人死亡率
英格兰及威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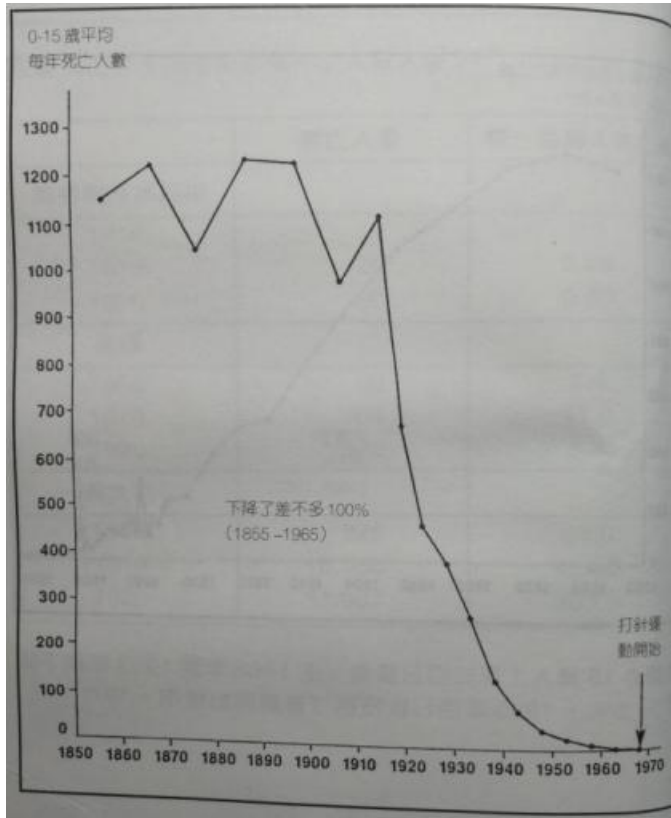
1918	2	0.0
1919	28	0.26
1920	30	0.80
德国		
1918	60	1.0
1919	704	11.0
1920	332	5.0
意大利		
1918	926	25.0
1919	16580	454.0
1920	11037	303.0

图 2：英国百日咳死亡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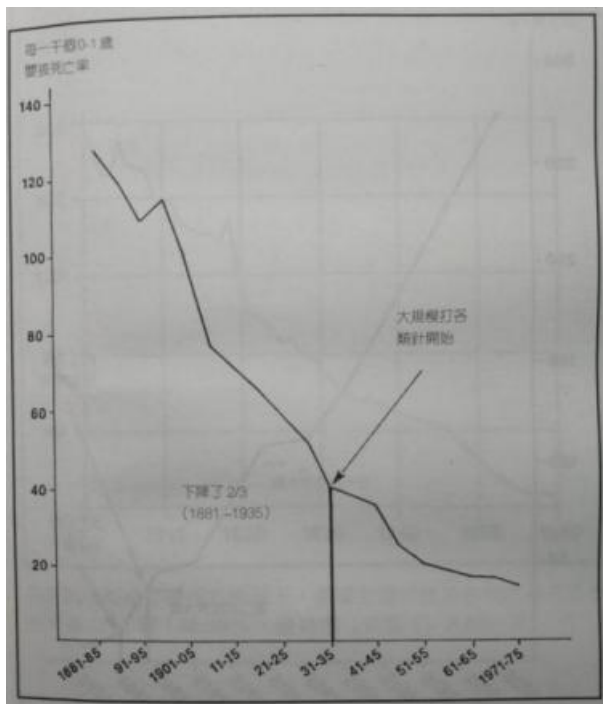
英国 0-15 岁人士死于百日咳者，由 1868 年到 1953 年约下降了 98.5% 。
1953 年百日咳疫苗才普通开始使用。(注 7)

图 3:英国麻疹死亡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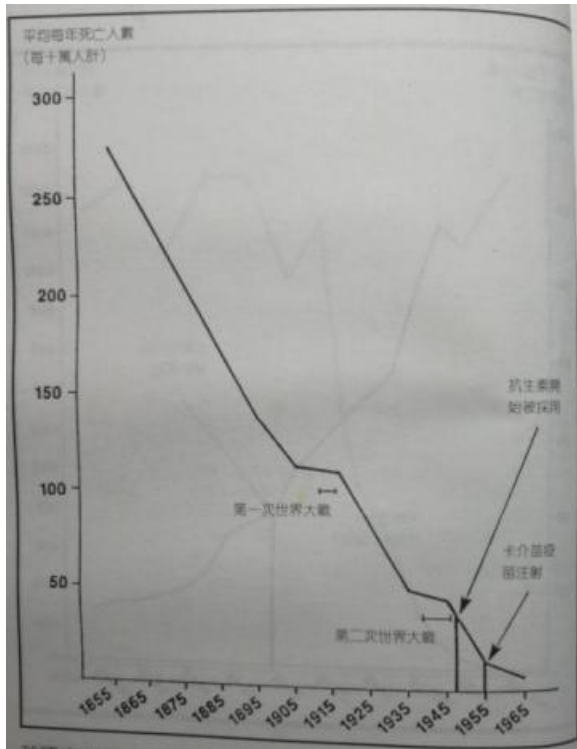
英国 0—15 岁人士死于麻疹者，由十九世纪中期每年一百万人中有一千一百人不断下降，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疫苗面世时，已几乎是零。(注 8)

图 4: 澳洲婴儿夭折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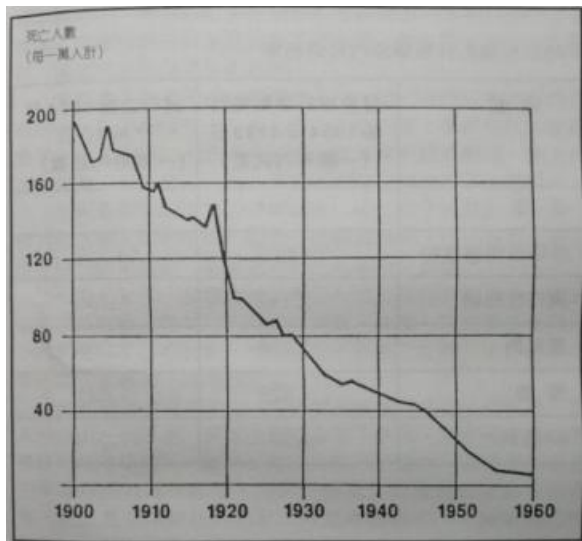
澳洲婴儿死于各种传染病人数，在大规模打各类免疫针开始时已下降了三分之二。(注 9)

图 5: 英国肺结核死亡率



英国由 1855 年至 1947 年间，在抗生素被广泛地采用之前。因肺结核而致命之死亡率已不断下跌大约 87%；另外，在早于卡介苗疫苗注射被引用之前，直至 1953 年死亡率已再有下泻大约 93% 。（注 10）

图 6: 美国肺结核死亡率



在未有任何疫苗使用的情况下，美国全国的肺结核死亡率在本世纪开头 60 年间下降 96%，跟英国（见图 5）大同小异。（注 11）

表 10: 打针之后百病更凶

美国洛杉矶的各种传染病发病个案(注 12)

病症	打免疫针运动推行前 1954 年 4 月 3 日 (一星期内总数)	推行之后 1954 年 7 月 10 日 (一星期内总数)
水痘	6684	13515
麻疹及德国麻疹	4056	13912
流行性腮腺	2182	5196
猩红热	1256	2295
梅毒	828	1631
48 种病合计	19997	47070

以上就是疫苗的第一个神话：疫苗消灭了许多传染病。疫苗的第二个神话就是它保护人不会生那种病。

据一九六一年美国国会听证会报告，在五十年代小儿麻痹症高峰期中，麻省打过此症疫苗而患此症者，比未打过的比例更高。这种情况在其他疫苗也不时出现，卫生当局总是推卸责任，说刚好那批疫苗是失效的。

即使是生产商和政府当局也承认：每一百个打过百日咳疫苗的人：只可能会有三十六人产生免疫功能。事实往往比这个数字更低，例如七十年代在加拿大及美国的调查发现，患上此症的儿童，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已经照足指示打了免疫针。

七十年代英国全国百日咳肆虐，连打足了免疫针的儿童一样大量病倒。在七十年代做的一次研究发现，八十五个儿童打足了百日咳免疫针，结果其中四十六个患了此症。

一九七七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百分之九十一师生已打了麻疹针，仍有三四宗新病例。美国一次调查亦发现：小六学生打了风疹针的，有百分之十五患了此病，未打的小六学生患了此病的，也是百分之十五。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细菌病毒一代比一代凶猛、世人一代比一代孱弱、地理生态环境每下愈况、大家吃的食物营养越来越不足等），虽然生产的科技不断进步，现时预防疫苗的保障作用却越来越低，而政府当局和西医声称某些疫苗有效，往往是引用过往的估计（而且是乐观的、一厢情愿的估计），根本不再符合事实。(注 13)

第 1 及 2 章要点

1. 预防疫苗可以防病的推想毫无科学根据，实行起来证实确是问题多多，打了免疫针许

多时候不但无效，反而更易生该种及其他的病。

2. 据历史纪录，预防疫苗面世之时，要预防的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早已下降至极低水平。疫苗将传染病赶尽杀绝的说法毫无史实根据。

3. 免疫针如何危险

“即使是清水，注射进血液循环系统内，也证实会变成剧毒物质。那么，把明知是有毒的物质打进体内……危险会是多少倍？打针应被视作失当的医疗手段，只容许在极端危急、具充足知识的医生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使用。现在法律强迫人打针是最可怕的极权措施，必须抗拒。”

——M. L. 莱韦森医生(注 1)

3.1 预防小病搞出大病

预防疫苗声称预防的，往往是对儿童身体威胁不大的例行病患，结果大规模打针之后，竟把这些病患变成凶猛的夺命疫症。

预防疫苗第三个神话，是它预防的都是可怕的、致命的病症（所以才值得花钱、麻烦、冒险去打）。

这也是不符事实的。不错，在早年研究的时候，有些疫苗是为了对付非常凶悍的病症，例如白喉霍乱，但是后来西方医学界「杀得性起」，样样传染症都想去控制，于是连一些普通的小儿例行病症也搞预防疫苗，麻疹和水痘就是突出的例子。一直到最近为止，本来这些病是小朋友总会患上的。虽然不舒服，但是对健康没有影响，而且康复之后身体抵抗力还会加强。可是西医搞出了疫苗，大量使用，结果这些病症变得凶起来，足以致命！

有些情形刚好相反，西方医学界发明了某些病症的疫苗，于是为了推销产品，不遗余力把那种病症形容得绝顶可怕。举例：小儿麻痹症大部分都是例行出现，自动康复，完全没有后遗症。百日咳在先前曾经是儿童杀手，今天却威胁性大减；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顾问戈登·斯图尔特在一九八四年指出：「历史的教训就是传染病不时会改变模式、杀伤力程度、出现的频率。百日咳曾几何时危害每一个小孩的健康和性命，现在不再如此，只是令有一些婴孩很不舒服，产生危险。」

预防疫苗的第四个神话，就是打免疫针带来的副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只会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生。

这又是完全不符事实的。现在每过一个月，科学就再多一些证据，证明原来预防疫苗对人体的杀伤力那么厉害。潜伏的危机那么可怕。

由于医学界行内行外对于免疫针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美国政府年前请国家科学院遍阅与此问题有关的医学文献，作出报告，目的是要了解政府规定必须打的九种免疫针药，究竟有甚么已知的，证实果有其事的危险。于是，国家科学院召集了全国最著名的儿科专家、医学研究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撰写了两份报告，结论是所有九种预防疫苗都有可能对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几年之后，美国疫症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内管制应付传染病的最高官方机关）证实：儿

童打了麻疹、流行性腮腺（即「疹腮」）、德国麻疹混合针（即「MMR」）或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针（即「DPT」）之后，几日之内癫痫发作、抽搐、晕倒的机会增加三倍。

该中心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疫苗安全性调查，是历史上最具权威的一次疫苗研究，共调查了全美国五十万个儿童打了免疫针之后的反应，结果发现至少有三十四种主要的副作用，包括哮喘、血液病症、各种传染病、糖尿、神经病、脑膜炎、小儿麻痺症、失聪等。

究竟打免疫针会导致那么多严重的副作用，是因为个别疫苗所搞出来的，还是由于多种疫苗同时侵袭身体引起大混乱、令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全面崩溃？美国疫症控制与预防中心那一次的研究，仍未能证实是前者还是后者，现正计划深入研究。（注 2）

3.2 疫苗后遗症罄竹难书

**把预防疫苗直接注入血液内，往往造成更深
层，更系统化的病患，比原先想预防的更糟糕。**

打免疫针导致整个人的免疫功能崩溃，箇中详情科学研究至今为止仍搞不清楚（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恐怕还有很长时期不会有结论），但是个别的针药导致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在临床纪录及实验报告中出现，顺手拈来的例子：

- 德国政府卫生部发现，流行性腮腺的疫苗会引起至少廿七种神经系统的反应，包括脑膜炎、发高烧抽筋、脑炎、癫痫发作等。加拿大医学专家估计，每打十万次流行性腮腺免疫针，会导致一次脑炎，但南斯拉夫的一次调查发现应该是每一千次有一宗。

- 据生产的药厂自称，德国麻疹会引起关节炎，儿童打了此针，百分之三会发病，成年妇女接受注射，百分之二十会发病。在有些不常见的个案中，关节炎好几年之内一直医不好，轻者令患者疼痛，重者令患者残废。

美国一位西医理查德·莫斯科维茨医生描述的一个病例，说明了打预防疫苗后遗症的问题：「我要举的第一个例子，病人是八个月大的女婴，她忽然发高烧，时发时止，原因不明。我第一次见她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当时是她第三次发高烧，随后的几个星期，每次发烧时间都不长，最多是四十八小时，但温度非常高，往往达华氏 105 度(40.5°C)。她第二次发烧时，儿科医生要她留院观察断症，结果甚么也找不出来。除了久不久发烧之外，这个婴儿状态很好，看来成长正常。

「由她妈妈方面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资料，只知道每次发烧都是刚好相隔一个月，后来我们翻查日历，发现第一次发烧，正是在最后一次打了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针(DPT)之后一个月发生的，她妈妈记起她每次打过 DPT，都有脑部反常的反应，但是医务人员叫她不要管，因为这些都是对针药产生的『寻常反应』。于是我给了那个女婴一剂口服的稀释同类疗法 DPT 疫苗剂，从此她健康正当，至今再没有任何病痛。」

莫斯科维茨医生指出：百日咳疫苗引起发烧，司空见惯，这个病例中的女婴真是幸运的，因为她不发热的日子里健康没有问题，用同类疗法的手段倒也不难扭转乾坤，但是其他以千万计的儿童打了此针之后，出现各式各样的反应，可没有那么简单了。就他临床经验中碰到的病例，即有种种长期的后遗症，包括脾气暴躁、动不动大吵大闹、越来越容易患伤风感冒、扁桃体炎、耳炎等，这些都大致上可用同类疗法的药物治疗。他相信今时今日许多朋友频频发烧，病因不明，打 DPI 疫苗是一个主要原因。

他又报告过另一个病例：有个九个月大的女婴发高烧华氏 105 度(40.5°C)，经过检验

之后发现她开始患白血病，后来追查之下，证实是在打 DPT 免疫针之后即发病的，所以这个病例「显示把该疫苗直接注入血内，结果其实造成更深层、更系统化的病患，比较任由百日咳在正常的进口器官里弄出局部性的发炎更严重。」(注 5)

表 11: 保护小朋友脑袋

在美国，每日有一万个儿童打白喉、破伤风、百日咳混合剂。

美国儿童到了七岁之前约打了五次。

结果：

- 每年有三万五千个儿童因打了此针而抽筋、晕倒或不断尖叫、情绪不稳定。
- 每年有一万二千个儿童因此而脑部长期发展受损，导致智力迟钝、自闭、过度活跃、癫痫、行为反常等。

在英国，每打针十一万次即有一次导致严重脑部损害，即是每二万二千个儿童即有一个（因为每人前后共打五次）。

其中每三个有一个终生脑部受损害。

由于上述危险，瑞典早于一九七九年停止打百日咳免疫针。（注 3）

表 12: 打免疫针与死亡人数成正比例

打天花免疫针的人越多，死于此病者越多，减少打此针之后，死于此病者人数相应骤降（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数字）。（注 4）

时期	出生婴儿接种比例	每年平均死于天花的人数
1872-1881	96.5%	3708.3
1982-1981	82.1%	933.0
1982-1901	67.9%	436.5
1902-1911	76.6%	395.3
1912-1921	42.3%	12.2
1922-1931	43.1%	25.0
1932-1941	39.9%	1.4

3.3 何以打甚么针就更易患甚么病

打免疫针伤亡事件不断发生，近年研究终于

揭发背后真正的原因。

每个稍懂生理学的人都知道，把任何外来的东西打进人体血液之内，都是污染行为，令人体中毒。即使不计预防疫苗里那些毒菌，单是其中的血浆所含有的蛋白质，已经足已引起大混乱，因为人体只有消化道能够消化、吸收蛋白质并予以运用，凡是未能运用的蛋白质都会在体内引起严重问题。

每一次预防疫苗进入血液之内，都会引起过敏的反应，导致脓毒性的发炎，打针的人未必感受得到，但是身体已经内伤。有些因而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过去几十年全球各地都不断有打免疫针伤亡事件发生，只是西医不予张扬，往往连死者及病人家属亦不知道原来此症是因打针搞出来的。

近年来各方关注预防疫苗的研究者翻阅本世纪全球社会的健康纪录，发现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凡是打过免疫针的人，长大了之后患上癌症、心脏病及各种严重疾病者特别多。究竟箇中有甚么因果关系？各种推测性的理论早已相当齐备（身体受过外来毒菌突袭之后从此免疫功能创损，百病丛生），但是要找到无可置疑的证据，又或透过实验和病历纪录调查来证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还要再等一段长时期。

不过，各方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例如生物电子学鼻祖 L. C. 文森教授早于七十年代指出：打过免疫针之后，人体血液的性质大变，至少可量度出来的是(1) pH 值（酸碱度）改变；(2) rH2（渗透力度）改变；(3) 电阻力改变。他经过了多年研究，证实所有的预防疫苗都导致至少上述三方面变化，令人更易生癌（尤其是白血病）。

美国圣路易医院院长苏帕拉特医生说：「白喉和天花疫苗令人患白血病（血癌）特别多。」

有个五岁的男童打了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针(DPT)之后，患上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后来幸得同类疗法医生替他治理，肝和脾收缩回复原来差不多体积，血液成份亦大有改善，但是后来再打一次 DPT，旧病复发，情况不可收拾。

白血病是血液生癌，造血的器官（肝、脾、淋巴结、骨髓等）也生癌，这些都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基本单位，DPT 疫苗竟然可以引致白血病，就此证明打这类针的确会破坏身体的免疫功能。上述那个病例之中，照料男童的医护人员一直没有告知他的家长说怀疑病情是与打 DPT 针有关的，任由病人继续受害。这是典型的西医做法，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肯定二者的因果关系，病人不会知情，西医亦不会主动深究。

英国公众健康实验室服务处的格雷厄姆·威尔逊爵士在一九六七年出版了《预防针的危险》一书，举出历史上大量纪录，证明打甲病免疫针如何引起乙病，例如许多打过白喉或百日咳针，往往患上小儿麻痹症；不少人打过各种免疫针之后，患上多发性硬化症。

雅典医院的利昂·格里戈斯基教授说：「我们自己正在创造各种病症，用打免疫针的办法令所有人生癌和脑部功能失常（因脑炎而起）。」(注 6)

3.4 集体脑病新人类

谁会想到一支小小的注射针，竟然有份搞出 人间地狱：人人全面失常，社会全面失控？

据香港政府卫生署资料，一九九六年本地出生的儿童，百分之八十八已经打了白喉、百日咳及破伤风混合疫苗。

有多少父母知道这个事实背后有甚么意义？

就让我们选出疫苗其中的一种成份——百日咳免疫剂，看看发生甚么事。

百日咳的疫苗特别喜欢干扰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实验结果早已证实百日咳病菌可令老鼠生脑炎和脑病（脑部功能退化），难怪百日咳的疫苗一直以来令那么多小朋友脑部受创，终生受害，其症状包括癫痫发作、半身不遂、失明、失聪、精神不健全、行为乖异、睡眠节奏反常等，这些严重症状出现过之后，三分之二从此频频复发。

当然，因打百日咳针而这样严重伤脑的例子毕竟比例较低，但是脑部产生所谓「最低度机能障碍」者，却可能数不胜数。用日常的语言说，即是「迟钝」，或是智力发展迟缓、学习能力有毛病。(注 7)

近年来，美国全国都发现学习能力不健全的儿童人数激增，学校纷纷被迫开设特殊课程：一九五八年，公立学校内学习能力不健全的学生有八十三万，一九八九年，这种学生已连接近二百万。一九五八年正是全国展开打百日咳针运动的时候，这会是巧合吗？

『脑部最低度机能障碍』的儿童往往都是智商本来正常甚至偏高的，但是「不知如何」，他们渐渐出现困难。似乎总是难以将五官接收到的讯息妥当传进大脑，再予以处理，作出言行的反应。于是，学习能力不用说大打折扣。

除了学习方面有困难外，迁类脑部受损的儿童还会普遍出现以下的问题：记忆力不足、无法集中精神、过度活跃、笨拙、睡眠不正常、情绪不稳定、行为冲动、鲁妄、听讲都有困难。

越来越多医院记录证实患百日咳这种病会导致上述脑部受创的症状，打百日咳针也是一样。(注 9)

美国医疗历史学家哈里斯·库尔特博士研究百日咳疫苗的副作用，他与作家巴巴拉·费希尔在一九八五年合著《白喉、破伤风、百日咳混合剂：盲目打一针》(注 10)一书，描述百多个病例，揭露了上述百日咳疫苗祸害国民的事实，指出单是美国，每年至少有一千个婴儿死于该疫苗，另有至少一万二千个因打该针而终生伤残，美国西医界和药厂都一直未有否认这个指证，国会接受了此说法，翌年通过了《国家儿童疫苗赔偿法》，以赔偿因打针而受害的儿童。

一九九一年，库尔特博士出版《打免疫针、社会暴力与犯罪》(注 11)一书，进一步揭露打免疫针引起的社会问题。在该书中他指出：百日咳疫苗又会导致敏感症，不少儿童打了此针，马上开始对各种东西敏感，若家人早已有敏感症纪录者，病发率尤其高（最普遍的是对牛奶敏感）。目前美国有一半人已患有敏感症，包括皮肤敏感；敏感性关节炎、因敏感导致的支气管哮喘、食物敏感等等，都是人体免疫功能受到破坏的后果，百日咳疫苗无可否认令这方面情况更恶劣。(注 12)

在该书中，库尔特博士列出大量证据，指出打防疫针如何损毁脑部的功能，导致自闭症、进食失常、月经失常、头痛等，说明何以防疫针打得越多，种种神经问题、情绪问题、行为问题、生理问题越普遍。(注 13)

除此之外，库尔特博士更形容打了免疫针的一代为集体脑病的新人类，由于个个都在不同程度上脑部受到干扰，机能运作不大正常，所以特别倾向于暴力、性乖异、反社会人格、行为违规失控、恐惧症、吸毒酗酒、虐待儿童、抑郁、自杀等等。

「每年令千千万万儿童伤脑，这是怎样的『科学』？」库尔特博士慨叹。由于西医界的错误决定，政府政策错误，全人类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人人全面失常，社会全面失控。(注 14)谁会想到一支小小的注射针，竟然有份搞出人间地狱？

表 13: 人间更多病苦

有了疫苗、抗生素等之后……(注 8)

疾病	1885-1957 年增加率
疯癫	+400%
癌症	+308%
贫血	+300%
癫痫	+397%
肾小球肾炎	+65%
心脏病	+179%
糖尿	+1800%*
小儿麻痹症	+680%

*使用胰岛素后仍然如此，或者因为胰岛素使用的后果

第 3 章要点

1. 所谓打免疫针有效，往往是暂时抑压该种病症，等到长大后发出来，本是无害的小病变成了令人残废或致命的重病。
2. 许多时候打了 A 症免疫针会引发患上更严重的 B 症 C 症。
3. 打免疫针一般都有或轻或重的不良反应，既辛苦又危险。
4. 打免疫针普遍或多或少伤脑，引致终生的智力、情绪、行为、神经问题，全面削弱身体免疫力，容易百病丛生。
5. 年纪小小打多种疫苗进体内，其鸡尾酒效应无人能预测。
6. 由于大量使用疫苗，本来无大碍又例行性的小儿病一一变成了严重的大病。

4. 免疫针疫苗怎样生产

“想子女饮食健康的父母，总不会用疫苗中各式各样的成份中任何一种加进食物内去喂他们。”

——卡罗尔·霍罗威茨(注 1)

4.1 为了所谓以毒攻毒

疫苗制造商不会让大众看到原来疫苗是这样搞出来的，其中含有种种你碰也不想碰的成份——但他们直接注射这些可怖的东西进入你血液里。

请先看看这张名单：

1. 腐臭的马血。
2. 浸软了的有癌肿瘤的妇女乳房组织。
3. 吸尘机的袋里的尘埃废物。
4. 病死了的动物的疮中浓液。
5. 剧毒性金属。
6. 磨成粉末的昆虫尸体。
7. 患了嗽咳及百日咳的儿童喉咙中的黏液。
8. 伤寒病人腐烂了的粪便。
9. 沟渠污水。
10. 人尿。
11. 人的粪便。
12. 垃圾。
13. 洗碗水。

听到都作呕吧？

不瞒你说，这些都是生产免疫针疫苗的原料。或者你在纪录片或杂志照片上看过各大药厂生产疫苗，那些实验室好像一尘不染，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试管等等非常「科学」感觉，其实你又被骗倒了。

疫苗都是用诸如此类核突可怖的东西生产出来的，例如那些腐臭马血是用来制造白喉疫苗，那些吸尘器垃圾就是用来生产哮喘及花粉热的疫苗，以毒攻毒嘛。

如果你仍然不信，请翻看有关的医学报告资料。例如《保健科学》一九八三年七、八月号刊登罗恩·韦斯顿的一篇文章说：「现代的疫苗一般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含有活生生但毒性受到减弱的传染病菌的，例如肺结核、天花、黄热病等；第二类含有死菌的，那些都是用物理或化学方式杀死了的传染病菌，例如伤寒、疯狗症、百日咳；第三类含有微生物的可溶性毒素，好令人体产生类毒素，例如所谓可以预防白喉、破伤风等病的疫苗；第四类含有由传染性的来源物所抽取得来的物质，例如由肺炎球菌抽出的多糖囊，一般相信肺炎球菌是引起肺炎、乳突炎、脑膜炎、支气管炎及多种严重传染病的元凶。」

以前，生产疫苗要剖开动物身体，割出器官，近年改用组织培养方法，好像文明得多，例如用鸡蛋或鸭蛋中的胚胎，但也有采用马、猴子、兔的身体组织。由于法例规定，生产这些疫苗仍使用不少动物做实验，造成很大的痛苦。

今天，谁打防疫针，都继续背负这种业力。(注 2)

4.2 意外污染加人工落毒

这一代的科学家不少被名、利、虚荣心驱使，好像身不由主天天做野蛮、不道德、伤天害理的事。

1. 先把一头狗、兔或山羊缚起来，头部紧紧牢固地定位。
2. 在没有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撕开头顶的皮，一直用刀切进脑袋。
3. 把皮撕脱，直至离开头部为止。
4. 用锯在头顶锯开一个洞，把头骨取出。
5. 把患上所谓疯狗症的狗的一小片脑组织塞入洞内，然后盖上头骨，将皮缝合。
6. 那头动物被放在笼内，慢慢痛苦等死。
7. 十三至廿七日之后，牠死于脑炎。
8. 将它的脑袋和脊髓取出，弄干，然后加蒸溜水及盐水搞匀，再加入碳酸气或哥罗芳。
9. 隔滤过渣滓之后，就是出厂的针药，供人或动物使用。

这是甚么药？疯狗症针是也。至少在一九四八年之前，该种疫苗就是这样生产的。

只三个月大的小牛被人用钉把牠钉在一个架上，令牠动弹不得，然后，工作人员剖开牠的肚皮，在牠的胃上面割开一时长的伤口达五十个之多，再把天花菌感染的组织擦在伤口之上；事后，小牛被送回牛栏，但是工作人员把牠安顿到特别的位置，令牠无法舔伤口。过了一星期，小牛躯体长满了含脓的天花。工作人员于是把牠送到手术床上，用钝头的刺血针在每一个伤口上面刮出天花痂，然后将血、皮、淋巴液、脓等等抽出，放入一个抗热的罇里，再加入甘油，用电马达予以搞拌。这大堆毒馊水倒过一个隔筛，好滤出大块的固体物质（腐肉、毛发等），之后再搞匀，倒入玻璃管内。这种制成品于是运到全国各地的药房出售，称为「纯净小牛淋巴液」，俗称天花预防疫苗。

如果你也觉得以上一段描述反胃，那么我讲个好消息：今时今日，天花预防疫苗已经不再是用这样的方式生产出来，上面的报道是本世纪初的历史。不过请且慢欢喜，这不等于说现在西医使用的针药安全一点，也不等于说这一代的科学家比较文明、比较有良心，大家只要看看不断爆出来的遗传基因工程之类的新闻，即可知道他们不少为了名利和所谓专业好奇心，只会更不择手段，不问后果。

回到预防疫苗的话题上：正如本书下章指出，各种疫苗里含有的一些成份，早已证明是会致癌的，而且医学的实验亦证实：人和动物身受到过多外来的抗原所干扰也会生癌。自从大规模打防疫针计划推行后，打针地区的儿童患各种癌症（特别是血癌）人数急剧上升，但是科学家一直拒绝好好去研究疫苗注射与癌症的因果关系。现在这方面未有定论，全球各地的儿童却以亿计不断打免疫针。

美国当年一推行全国性打小儿麻痹症针运动，即发现疫苗中含有动物的逆转录酶病毒，但是政府仍然没有采取行动，继续为千千万万儿童打这种疫苗，理由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认为：尚未有已出版的资料证实那些病毒会危害健康。后来各方研究纷纷证实它令人生癌，美国政府依旧置若罔闻，继续推行打针计划。

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亦不时受到猿猴的免疫缺陷病毒(SIV)污染，原因是那些疫苗是用猿猴的细胞来「处理」，将活菌弱化的。当年凡是推行过大规模打小儿麻痹针的非洲地区，全部后来都爆发艾滋病浪潮，由这个统计学的数字证明，艾滋病确是（至少有一部分）由猿猴

处惹过来人类的，罪魁祸首就是小儿麻痹症疫苗。美国当年为同性恋者打小儿麻痹症针，用以医治性器官痼疾，每星期一针，很可能正是那些针药有 SIV 污染，导致近年美国艾滋病肆虐。同样道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诸国推行所谓天花消灭计划，结果凡是成功推行的地区，都变成了艾滋病灾区，因为使用的疫苗被 SV40 病毒及牛只的逆转录酶病毒污染。(注 3)

4.3 疫苗所含成份危机四伏

预防疫苗里的活菌可能在体内失控繁殖，闯出大祸；其中的溶剂亦多含有致癌物质。

如果你知道预防疫苗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就会恍然大悟，明白到何以它们那么危险又那么不可靠，难怪它们自从面世以来问题多多。

由纪录片和报刊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疫苗生产过程好像十分科学化，卫生、认真。实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预防疫苗其实是由一大堆复杂的「细菌病毒抗原」混合组成的，它们是活生生的或死亡的细菌或病毒，这些家伙经过「系列继代移种」（办法是让菌株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动物细胞。有时多达五十个），据称这个过程应该会令它们变弱，于是日后注射进入体内，可以欺骗人体作出反应，产生免疫功能。

用今天的智慧来了解，这个设计不论在构想及实行方面，都是问题重重的，甚至可以说匪夷所思。就构想的层面而论：怎么能够肯定这些废了武功的细菌病毒，会促使身体作出合适的反应呢？怎样能够肯定那个继代移种的过程会令细菌病毒变弱呢？就实行的层面而论，选择哪一种细胞来「处理」那些细菌病毒，也是毫无依据、想当然的做法：目前一般的生产过程是小儿麻痹症疫苗使用猴子的肾细胞，麻疹疫苗使用鸡胚胎的细胞，有时也使用人类的细胞，德国麻疹疫苗曾经使用人类堕胎的胎儿，乙型肝炎疫苗则有一个时期使用曾患过此症的同性恋男子的血液。

不用说，这样把细菌病毒经过动物和人类的细胞，是非常容易感染传染性的细菌病毒或受到其他物质污染的，其中一个骇人的例子，就是有些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感染了 SV40，那是一种猴子身上的病毒，相信会令人生一种罕有的癌症。

目前许多疫苗都是使用活的细菌病毒，给儿童的免疫针之中，使用活菌的包括肺结核 (BCG)、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混合剂 (MMR)、口服小儿麻痹症、水痘；旅行用的免疫针之中，使用活菌的包括霍乱、伤寒、黄热病，要使用活菌的主要原因是死了的菌证实无效。使用活菌要冒的主要风险，就是牠们有可能在体内繁殖失控，令打了免疫针的人真的患上该症，一发不可收拾。

疫苗并非百分之百纯细菌病毒抗原，它还有多种其他杂质混在里面，各有功能，包括令抗原生长、杀掉不想有的杂质、稳定抗原、增强身体产生抗体的能力等。这些故意放进去的化学物质最常用的有三种：一是硫汞撒（由水银提炼出来，用作防腐剂），一是甲醛水（用作杀菌剂），一是铝硫酸盐（用作佐剂或效果强化剂）。至今为止，针对这一类添加剂的安全性而做的实验研究少之又少，已完成的都是在动物身上做的，而已经发现最常用的添加剂之中至少有七种是致癌物质。

在其他医学实验之中，这些化学物质早已证实会对人体产生种种伤害，例如硫汞撒之类的杀菌剂证实损害白血球，而铝含毒则人尽皆知，汞（水银）更是污染人体其中一种最厉害金属。(注 5)

表 14: 奉旨奉送毒物

防疫针的疫苗普遍含有化学剧毒物质，都是制造商故意放进去，用来加强病菌的作用、防腐、控制药效的，常见的包括：

- 酚（石碳酸），剧毒化学物。
- 甲醛，致癌化学物。
- 硫汞撒，毒性重金属，用作杀菌及防腐；进入身体后不易清除。
- 硫酸铅，剧毒化学物，用作防腐及加强药力。
- 磷酸铅，剧毒化学物，用作加强药力。
- 铅及油性佐剂，伤脑，致癌化学物可引发关节炎，用作加长药效时间。
- 丙酮，毒性溶剂。
- 丙三醇，损害肾、肝、肺等，可致命。

神经正常的父母都不会将诸如此类的毒物加进食物里喂给子女，但是大家却无奈地眼巴巴看着它们打进子女血液内。

任何食品含有这些毒物都不会获准发售，但是疫苗却免受测试，奉旨行凶，甚至无须在标签上列明含有甚么毒素。(注 4)

第 4 章要点

1. 疫苗所含的活菌或死菌，都容易严重危害人体。
2. 疫苗大多数含有多种剧毒化学物质，可致癌及引致各种重病。
3. 疫苗生产过程容易失控，各方监管既不足，又不会将箇中风险充份知会消费者。

5. 免疫针逐样了解

“打免疫针是一种比贩卖毒品更可恶的罪行，因为它任由贩卖疫苗者毒害、欺瞒无知大众。这些疫苗贩毒害幼年学童、婴儿、父母。”

—埃莉诺·梅比恩博士(注 1)

5.1 白喉、破伤风，百日咳混合剂

5.1.1 百日咳

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较长时期的呼吸系统病患，发病期一般约有三星期之久，其间有多个阶段，包括彻夜咳嗽，往往要等两三个月才完全康复。近年因此病而死亡者极罕有，都是婴孩居多。

据《世界医药》一九八四年九月号报道：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间英国爆发百日咳疫症，结

果各低风险地区（即营养充足的社区）完全没有儿童因患上此症而脑部受损或死亡，连婴儿亦没有（婴儿是最易受百日咳袭击导致严重后果的）。

虽然如此，近年患百日咳的成年人却越来越多，这个事实显示打百日咳免疫针只不过是暂时压抑那个病症，等到日后才生病，届时势必引起更严重又复杂的伤害；也可能显示百日咳疫苗里那些毒菌会令人日后生这种病！据《美国医学会学报》一九九六年六月号报告：田纳西州凯泽长期预防疫苗中心的研究小组，已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研究，提出了以上的结论，但是那些专家不但没有质疑那些疫苗是否有效，反而建议七岁以下的儿童全部多打一针加强剂。

在目前使用的各种预防疫苗之中，最多引起不良反应的，就是 DPT(白喉、破伤风，百日咳混合疫苗)。美国预防疫苗不良反应报告系统所收到的打免疫针出事报告，总有六七成是涉及这个家伙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医学研究所花了二十个月时间，披阅数以百计的有关科学论文，结论是百日咳疫苗确会引起多种健康问题，并且指出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这种针药已经打进了以百万计的婴儿体内，但一直以从未有充份证据显示它是安全的。

原来今天使用的百日咳疫苗，基本上跟它在一九一二年发明之时大同小异。当时两位法国细菌学家用一个锅载满百日咳菌，加热杀死牠们，然后加一些甲醛来防腐，就拿去打进几百个小朋友体内。现在的百日咳疫苗亦是一样，但加多了一种金属盐（通常用铝化合物）来提高该药的效能，又加多了一些水银产品来防腐。大家明知甲醛会致癌，水银和铝都对人体有剧毒。至于这种混合疫苗的另外两种成份，即预防白喉及破伤风的疫苗，都是顺道方便加入的。

至今为止，百日咳疫苗只做过一次正正式式的安全实验，是英国医学研究局在五十年代做的，当时五万个十四个月大或以上的儿童接受打针，结果四十二个在廿八日之内突然严重抽筋，等于每一千人有一个不良反应，但当局仍然一口咬定此药安全。美国政府早年一直依赖英国的研究，从未自己去做过测试。如此这般，就有以百万计的儿童冤枉被打这种未经过安全证明的毒针。再者，从未有人研究过究竟这种针药的安全量为何；至今为止，两星期大的婴孩跟比他们重三四倍的儿童所受的剂量完全一样。

百日咳预防疫苗引起最多的副作用，医学调查的数字显示它问题多多，实验室里的老鼠试验亦证明它的安全性不可靠，但是西医和政府当局仍然坚持要全民照打，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即使有危险，乃值得冒险，因为它有效预防百日咳。

事实是真的如此吗？在此疫苗面世之时，人类社会的百日咳发病纪录早已下降了八成（白喉和破伤风的纪录亦完全一样）。过去一代，凡有百日咳疫症爆发，一半以上的患者都是打齐了百日咳免疫针的；而且，在许多婴儿打了此针的社区，发病率更是特别惊人。

瑞典绝大部份的婴儿一早打了百日咳免疫针，但是此症发病率屡创新高，政府决定以后停止推行打此针的运动。

意大利的调查发现，打了此针的儿童，只有三至四成有免疫力。

七十年代初期，英国停止了大规模打百日咳免疫针的运动。几年之后，全国出现百日咳疫症，空前严重。历来提倡打针的西医都振振有词，举出这个例子说明不打免疫针后果堪虞。可是，后来专家深入研究，发现那些症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百日咳，而被证实是真的那些，都发生在早已在幼年打了百日咳免疫针的人身上，反而从没有打过的人，绝少在那段疫症期间生病。

日本也受过打百日咳针的惨痛教训。四十年代日本战败，日本人生活环境差，百日咳发病率高达每十万人一百宗。一九五〇年，美国驻军强令日本政府推行全民打百日咳疫苗。当时百日咳发病致死的病例马上急降，极可能是由于抗生素开始在日本普遍使用之故。此后廿年，日本民生状况大为改善，百日咳发病率一直相当低，但是患此病者近一半是已经打了预

防百日咳疫苗的人。与此同时，日本婴儿猝死的个案日增。到了八十年代，两岁以下的儿童不再打此针，结果婴儿猝死个案大减。

美国的百日咳历史更发人深省。由一九二二年开始，美国的百日咳发病率连年下降，到了一九七五年达到最低。一九七八年，政府推行全国打百日咳免疫针运动，通过法例规定所有儿童在五六岁之前必须打此针，入学时要出示证明。结果，百日咳发病率实时激升，因此死亡的人数亦大增。

百日咳疫苗最危险之处在于它会损害婴孩的脑部，造成永久残障。各次调查都证明，打过此针的人，相当大比例会昏昏欲睡、脾气暴躁，这是最轻微的反应。较严重者发高烧，因而抽筋。最严重的情况是打了此针之后不久，婴儿「无故」死亡；美国近年这种个案增加到每年七千至一万宗，有些专家肯定这些婴儿猝死，大多数是因为打百日咳针会令脑部突然受到重大刺激所导致，例如一九八二年美国脑神经学会周年大会上一位专家威廉·托切指出：大部分猝死的婴儿都打过预防疫苗：「DPT 疫苗可能是婴儿及幼童猝死的主因，这是大家尚未留意到的，打此预防疫苗是弊多于利，我这次研究的结论是大家应马上检讨是否应该继续推行打这种针，以改善这种情况。」(注 2)

5.1.2 白喉

白喉和破伤风的情况跟百日咳一样：西医长期把它们讲得十分可怕，其实在疫苗出现之时，它们早已对人类威胁不大，正是疫苗普及之后，才越搞越凶。

白喉是一种呼吸道的感染，轻微病发时只会喉痛、发烧、淋巴结肿胀，严重的则令扁桃体表面及喉咙生出厚膜，可能伸展到气管及肺。有时也会令心脏发炎，喉咙肌肉及眼瘫痪，导致吞咽及呼吸困难，有一半病例因而致命。未有疫苗之前，人如果在儿时患过一次轻微的白喉，可以终生免疫，亦可由母亲处得到局部免疫能力。

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纪录在案的已有三万宗充份打了免疫针的人却患了白喉，各国的调查纷纷证明；打这种疫苗的预防效能非常不可靠，而且打针之后的反应又厉害。专家见这些针药使用之后无效，竟然一而再再而三令政府提早注射年龄，让婴孩早早打了此针。但至今为止，仍无研究结果证实早打白喉针可以提高免疫能力。

5.1.3 破伤风

破伤风是一种会形成孢子的细菌闯进未洗净的伤口，引起发炎、身体肌肉紧缩、下巴肌肉痉挛，病人于是无法张口，引起头痛、抑郁、抽筋。

许多人间破伤风色变，怕创伤的伤口有破伤风菌入侵，但是事实上只要每次有伤口都小心清洗，受感染的机会不大。

在破伤风疫苗面世之前多年，因此症而死的病例早已急剧减少，原因是护理伤口的水平提高。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内战，每十万人有伤口即有二〇五宗破伤风感染，到了一百年后二次世界大战，比例已下降了百倍，整场战争之中共有十二宗，其中四人是打了破伤风疫苗的。时至今日，破伤风例凤毛麟角，在一九七〇年代，全英格兰及威尔斯每年只有二十宗，在一九九〇年代，每年减至十宗。

破伤风感染若得不到医疗照料，会导致死亡。但是现在的医学已懂得如何医治，八成病人终会复原。

据近年的研究发现，世界各地很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免疫能力抵抗破伤风菌，但是破伤风感染依然极少发生。声称自小打了破伤风针的人，检查发现他们不见得免疫能力较高。

据《非洲医学及医疗科学杂志》一九九四年报告：在刚完成的一次调查中，有八十四个孕妇接受检验，其中百分之七十四在三年之内打过破伤风针，但发现她们只有百分之廿九有

破伤风免疫能力。据《发展医学及儿童神经学》一九九三年记载：芬兰有五个五至十五岁的儿童患了破伤风，其中四人早已打足了破伤风免疫针。

西医一般建议儿童在婴孩期先打一针破伤风针，然后每十年打一次。可是最近的研究发现：人打得这种针药越多，反而对破伤风菌的抵抗力越弱，一九九六年英国医学杂志《刺血针》有个社论肯定了这个事实。

为甚么破伤风的疫苗时常失效，打了往往等于未打呢？据专家的解释，就是破伤风这种菌非常厉害，早年的针药太劲，会引起太多不良反应，所以后来的疫苗都「净化」了，令它们比较安全。因此，效果打了折扣。

不过，即使是这种「弱能」版，破伤风疫苗同样引致各式各样的不良副作用。美国医学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发现：打了这种针药的人，会可能发高烧、剧痛、脑神经受创、过敏症发作死亡、神经系统衰竭。《新英格兰医学学报》一九八一年报道：打破伤风加强剂，可令血液内的 T 淋巴细胞比例暂时降至反常程度，情况跟艾滋病患者一样。

打破伤风疫苗而引起脑炎的病例，屡见不鲜，即使是单独打白喉及破伤风疫苗（除掉了百日咳），不良反应仍然是非常多。例如在九十年代初期的一次调查发现，在接受访问的一百卅九个西班牙医学生及保健工作者之中，全部都已打过白喉及破伤风混合剂，结果百分之八十二发生副作用，包括不适病倒、头痛。《刺血针》一九八三年报导：在英格兰进行的调查发现。一万八千个打了白喉破伤风混合剂的儿童之中，廿三个生了脑病，其中三个死亡。

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拨款进行过一次调查，纪录了一五七五剂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剂(DPT)使用之后的结果，发现其中引起了九次抽筋，九次晕倒昏迷，即是每一七五针就有一宗这类严重的不良反应。可是，由于每个儿童前后打这类针药三至五次，即是说风险是每四百人有一人出事受害。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研究作出了这个结论：在美国各地，每年有一千个婴儿由于打了 DPT 直接原因而猝死。

据美国基本健康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打过百日咳针的儿童，患哮喘者是未打过的六倍。

由于这种针药实在太危险，尤其是随时会伤害儿童的脑神经，西医又发明了另一种新版本，就是只使用细胞的一部分（旧版本是整个细胞），这种新药叫做 DTaP，一九九二年获得

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特别是针对婴孩，希望令父母较为放心。

可是事实证明，新版本不见得比较安全，也是一样无能。在瑞典一次试用的实验，打在婴孩身上，结果两成患了百日咳（已先后打了三剂）。据《刺血针》一九九六年的报告：即使打了针身体内有了抗体，亦不等于免疫，许多人体内抗体水平非常高，一样百日咳病发。

美国西医界最近完成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调查，比较旧版本 DTP 和新版本 DTaP 的不良反应风险，结果发现二者的危险性并无分别，一样有那么多死亡、重伤、抽筋、导致发展迟钝、长期住院留医的个案。

5.2 小儿麻痹剂

小儿麻痹症疫苗是所有预防针之中被认为最不可少的，许多父母反对打预防针，但是也让子女打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许多政府将小儿麻痹症预防运动引以自豪。这种疫苗亦被称为世上最安全的疫苗。事实上，它有多安全呢？

美国政府指出，以前未有疫苗之前，每次小儿麻痹症流行，一年往往有二三万宗病例，但是今天每年全国才有二三十宗。不过，翻查医疗纪录可知：美国在五十年代中期推行大规模打这种疫苗之后，小儿麻痹症病例反而大增：一九五八年比五七年增加了五成，五九年比五八年增加了八成。

再者，在小儿麻痹症肆虐期间，往往是打了免疫针的患者比未打的还多。免疫学家安东尼·莫里斯医生说过：「每次又有大规模疫症爆发，政府总是推说某批疫苗『功效未符要求』；事实就是许多疫苗根本不济事。」

现在许多人听到小儿麻痹症几乎闻风丧胆，当它是狂魔（部分原因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患上此症终身残废）。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种病对人体影响轻微，没有长期后患，只会发烧、头痛、手足酸痛、喉痛、呕吐。病毒入侵脑部，则可导致肢体瘫痪残废，甚至无法呼吸窒息死亡。可是，据目前的统计数字，接触到小儿麻痹病毒的人只有一成会感染，感染到的也只有百分之一会「上脑」，所以机会是很微的，远不及打预防疫苗冒那么大风险。

为甚么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危害健康？原来这种病的病毒通常是潜伏在肠胃内的，引起发炎，对人体无大碍。若不幸牠们随着血液流通进入神经系统，则会引致瘫痪。

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有一种是用已杀死了的病毒造成的(IPV)，有一种是用活病毒造的(OPV)。二者都是进入人体之后，假设会骗倒身体，令身体制造抗体，这些抗体据称将来一旦碰到真正的小儿麻痹病毒，即会「辨认」出来。那些IPV是注射进皮下的，流入血液内，在血中制造抗体，防止真正的病毒进入神经系统。

不过，IPV不能令你肠胃内产生免疫力，因为它不会令肠胃产生抗体。于是，打过此针的人不会患上瘫痪性的小儿麻痹症，却有可能将那些恶病毒传染给别人。而且，这种疫苗必须每五年重打一针才有效。

这种含死菌的疫苗在五十年代推出，开头好像卓有成效，但是不久凡是大规模推行过打此针的地区，小儿麻痹症病例都告大增。于是及时登场的活菌疫苗OPV就被当作救星。这种新药不但方便（口服，不用打针），而且理论上可以既终生保障使用者，还可以透过传染，保护其他未接受的人。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结果证明那些病毒留在使用者肠胃内改变遗传基因，变成凶菌，令使用者和受他传染的人患上严重的小儿麻痹症，瘫痪甚至死亡。今天在美国英国患此症者，都是由他人感染而来的，例如祖父母或父母，原因是他们的免疫能力早已失效。

儿童接受了小儿麻痹症疫苗，除了有可能因此瘫痪甚至死亡之外，还可能令体重增加放缓：据《美国临床营养学学报》一九七七年报告，接受过活菌小儿麻痹症疫苗(OPV)的儿童，体重明显较未接受过的那些轻，尤其是本来身材矮小的，损失特别大。

最近在中国内地出现了一种新病症，称为「中国瘫痪症」。河北省的研究人员证实这是小儿麻痹症的变种。一九七一年时正当小儿麻痹症流行，河北政府卫生部门引进了OPV，当时极少有中国瘫痪症的纪录。不久，小儿麻痹症发病率下降，中国瘫痪症发病率上升十倍，演变成疫症。《刺血针》一九九四年刊登两位中国神经心理学家的文章指出：「OPV广泛使用，可能令病毒引起遗传突变，同时造成新形式的小儿麻痹症瘟疫。」

OPV发明之时，声称可以令未接受疫苗的人也可透过传染得到免疫，现在事实证明根本没有此事。台湾近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专家小组研究了一千宗个案，肯定了这个事实，因为台湾的幼童达百分之九十八已接受过OPV。

英国利兹大学社区医学系H. V. 怀亚特博士的研究证实：多种预防疫苗（不论是甚么病）同时打进幼童体内，会引致小儿麻痹发病；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甚常见，因为当地的儿童特别多不同的疫苗打进身体。他的结论是小儿麻痹症发病导致瘫痪或死亡的病例之中，四分之一乃是早年打了多种疫苗而引起。如果小朋友打过一种预防针（不论是甚么疫苗），日后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瘫痪或死亡的机会大五倍，因为本来无碍的小儿麻痹症发病，往往变成凶性。不同的针药打得越多，这个风险累积越厉害。

这个理论解释了本世纪多次发生小儿麻痹症大瘟疫，是如何因盘尼西林及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广泛使用所触发。罗马尼亚在八十及九十年代爆发的小儿麻痹症瘟疫，证实了这个理论：首先是身体免疫系统受到多种的疫苗干扰，然后由于打小儿麻痹症预防针「引爆」，导致凶

性小儿麻痹症病发。

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若是在接受小儿麻痹症疫苗之前三十日内打过任何预防针，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瘫痪或死亡者特别多。

如果你还是决定让婴儿服用小儿麻痹症疫苗(OPV)，最好这样做：

1. 在接受疫苗之后三个月内，每次更换尿布之后认真洗干净自己双手，以免传染到婴儿体内排出的变性病毒，自己与家人受害。

2. 尽量避免让那些易受感染的「高风险人士」接触婴儿，保障他们免受传染，这些人包括正在接受辐射治疗的人，正在吃烈性药物的人、免疫力低的人、曾经患过病瘫痪的人。

如果你或别的成年人想接受小儿麻痹症疫苗，最好使用死菌的那一种（即注射的IPV），因为OPV对成年人风险较大。

5.3 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混合剂

如果你即将为人父母，不妨留意一下以下的资料，因为你的小宝宝一出生，就会被医疗人员打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混合剂(MMR)。你们知道这是甚么一回事之后，可能要决定制止他们这样做。

目前在英国，百分之九十三的小朋友由于父母不管或是受不住当局的压力而自小打了MMR，美国政府据报正计划修订法例，令到拒绝子女打针的母亲丧失社会福利经济援助；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儿童疫苗法例》已获得通过，从此做父母的想获得豁免子女不用打预防针更困难重重。

疫苗尚未发明之前，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都是「例行童年病」，小朋友十之八九在长大过程中，患过一次，几乎全部没有受到伤害，从此终生免疫。

不过，麻疹之类的疾病却可以在从未有人患过的地区引起重大伤亡，例如西班牙人入侵中南美洲，把麻疹天花等病毒带过去，结果许多土著几乎全族覆亡，今时今日南美森林中的部族，仍不时面对此类威胁。

西医界长久以来以此为借口，证明打预防针有理，其实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上述情形是完全未接触过有关病毒感染的社区（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仍然不见得打预防针是最佳办法，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下去），而在我们跟那些病毒相处了世世代代的社区，更没有理由打预防针。若拿完全不同背景的疫症病例来恐吓本地的父母，是卑鄙的违反专业精神行为。

由于西医界和政府背后影响，也由于确实的研究数据不易获得等原因，传媒长期夸大了麻疹（和许多病症）的威胁，却低调报道甚至忽视漠视麻疹疫苗（和各种其他疫苗）对健康的威胁。

以英国为例，一九九四年政府推动三合一注射的宣传单张声明麻疹疫苗在世界各地安全使用经年，「一针就可以终生保护你免受三种传染病危害」（该三种是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即MMR）。但是那些单张并未告知读者（主要针对的是父母）：英国政府在推行那次打针计划之前自己做的研究证实，打了这些疫苗的儿童，抽搐发作的机会大三倍，患有某些血液异常病症的机会大五倍。等到当年的全国注射运动过后，这些报告结果才公布。

一九九〇年至九四年期间，美国卫生当局共接获五七九九宗打了MMR疫苗出事的报告，其中有三〇六三宗需急症处理医治、六一六宗留院、三〇九宗久未复原、五十四宗伤残、三〇宗死亡。美国国家疫苗注射资料中心相信，由于这类事件传媒鲜有报道，所以疫苗注射造成的伤害，上述数字只是事实的百分之十至十五（而且那些伤害许多是难以估计的，一个人小时打了某种预防针因而长大之后伤残致命，怎会想起去追查元凶呢？）

该中心亦估计，打过MMR疫苗的人到了青年期，两成会出现各种由此而起的病患，包括发烧、眼痛、疲累得频频想卧床休息等。

传媒夸大报道麻疹的威胁（例如导致脑灾的比例），却漠视了疹疫苗导致脑炎及其他病患的伤害，例如近年的研究证实麻疹疫苗导致的脑灾可能是每二十万次有一宗（这些已高于麻疹这种病引致脑炎的比例），但引起抽搐、头痛、发烧则非常普遍，而且会令儿童行为转变。据一次德国进行的研究发现：每二千五百次麻疹疫苗注射，即有一宗脑部受损，每一七六五〇次注射，即有一宗短暂性脑炎；因为患者的脊柱内发现疫苗的菌株，专家肯定那些脑炎是打针搞出来的。生产 MMR 疫苗的一间药厂自供，这种疫苗可以引起发烧、出疹、睾丸炎、神经性失聪、发高烧抽筋、脑炎、恶性硬化性全脑炎等等。父母让子女打此针之时，可曾听想医生护士作此警告？

让我们逐一了解那个混合疫苗之中各种疾病的真相。

5.3.1 麻疹

麻疹是一种病毒感染呼吸系统、眼睛、皮肤而引起的病患，症状是全身起粉红色斑点、流鼻水、眼痛。

不少其他国家的卫生当局大力推动全国性麻疹预防疫苗注射，这样做的背后有个假设，就是麻疹这种病可能致命，对公众的威胁一年比一年严重。

一九八九年，英国卫生部一位顾问指出：儿童一旦患上麻疹，每五千个就有一个会导致严重的脑炎，另外每五千个又会有一个导致恶性硬化性全脑炎，二者均可致命。一九九四年，英国政府推行大规模儿童麻疹预防疫苗注射运动，花了二千万英镑，连患过真正麻疹（所以终生免疫）的小朋友也不放过，理由是「恐防万一出问题」，当时电视和报章的广告把麻疹渲染为面目狰狞的儿童杀手。有一位专栏作家大力鼓吹父母把小时已打过麻疹针的子女送去再打一针，作为「保险」，引述数字说儿童一旦患上麻疹，每五百个就有一个会导致脑膜炎（比五年前政府发表的数字激增十倍），而这样患脑膜炎的儿童每十个有一个会死亡，另有四个终生脑部受损，当年政府的反麻疹宣传炽热，到了十一月，有些传媒居然报道说儿童一旦患上麻疹，每十七个就有一个会导致脑膜灾！

可是，英国专门研究脑膜炎的学报《恶性硬化性全脑炎记录》却在全面研究过有关文献之后下结论说：由于麻疹而导致的各种脑炎「极为罕有」，每一百万宗之中才有一宗，而且往往都是涉及其他因素，例如脑部受伤、跟某几类动物密切来往等。该学报指出打多少次麻疹预防疫苗、在甚么年龄打，对于预防麻疹导致脑炎都毫无帮助。

事实就是麻疹绝非西医或政府渲染的那么杀人不眨眼，美国最近一次麻疹疫症流行，据报有二万七千宗病例，共死了八十九人，但政府没有告诉大众的是那些不幸的罹难者都是穷苦人家儿童，大多长期营养不良，而且得不到妥善的医务照料。营养充足的儿童根本无须害怕麻疹。

最新的研究报告证实：儿童生麻疹其实有益无害：在非洲做的研究发现生过麻疹的小朋友，患各种敏感症（例如哮喘、湿疹、花粉热）特别少。相反，在已发展国家打过麻疹针的儿童，患这类病的明显增多。

究竟麻疹疫苗是不是有效防止麻疹发病？答案其实非常明显：如果有效，各地政府根本无须一而再、再而三搞全国性强迫打针。

九十年代初英国政府花了许多人力物力，推行全民打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混合疫苗 (MMR)，正是因为卫生当局发现没有一种麻疹疫苗证实有效。美国由一九五七年开始普遍推行麻疹注射，又由一九七五年开始普遍推行 MMR 注射，结果在九十年代初期麻疹肆虐，灾情之烈历史罕见。

在麻疹疫苗面世之始，美国政府信心十足，订下一九八二年为彻底消灭麻疹的成功日期，但是美国疫症控制中心报告：一九九〇全国共有约二七六七二宗病例，比一九八九年高一倍，

一九八九年比八八年高一倍。即使美国部分地区严厉执行强迫注射麻疹疫苗，百分之九十八人口打足了针药，每三四年爆发一次大规模的疫患。

以色列这个小国，虽然没有强制打针，仍有九成的幼童打了麻疹疫苗，结果单是在一九九四年，就有一千宗以上的病例。

为甚么疫苗总是不济事？有些专家推说早期的疫苗设计和生产得不够好，又有些说年纪太小时打效力较差（因此受到由母体而来的抗体所干扰），有些怪责疫苗贮藏办法不善。

于是，专家要求政府推行四五岁幼童再打一次加强剂（于是药厂又赚大笔）。

后来，又有专家认为即使再打一剂，仍然不会收服早已变凶的病毒（所以将来势必又有大量病例）。

据一九九四年在《儿童传染病学报》发表的研究报告：一群儿童早年打了一次麻疹针，后来证实体内并无免疫作用，他们再一针加强剂，事后只有一半体内证实有被认为足够的抗体。

大力主张打针的西医和各国政府官员从来不张扬一个事实：麻疹正在变成了大人的病症，而且越来越多（正如前文解释，在疫苗普遍使用之前，麻疹只是儿童患的例行小病，一次过之后终身免疫）。据《美国医学会学报》一九七六年报道：美国在一九七五年推行大规模麻疹注射，结果病例实时暴升六倍，而且成年人患麻疹数目不断增加。打了加强剂的儿童，病发的机会跟未打加强剂的患病率没有分别，唯一不同者是打了加强剂之后，发烧、眼痛、需卧床休息者达百分之十七。在疫苗未推出之前，九成麻疹患者是五到九岁，推出之后，五六成是十岁以上，而且〇至两岁的患者亦大增。专家和政府当局把责任推在「旧式」疫苗之上，指六十年代那种疫苗使用死菌，效果欠佳（当时有达九十万美国人打了此针），可是近年的研究证实：最好的疫苗使用活菌，一样有那么高的失效比率，例如墨西哥一间小学百分之九十八的学生打了「新针」，不久全校爆发麻疹疫症。

越来越多专家相信，在七八十年代出世的儿童由于打了麻疹针但又未有预防能力（称为「免疫力不足」），他们现在长大成人，即将爆发更大规模的麻疹瘟疫。这无免疫力的一代日后生育，没有免疫力传予子女，人类下一代对麻疹更不设防，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巨型计时弹。

5.3.2 德国麻疹

近年香港人对于德国麻疹的戒心越来越大，这又是拜西医和传媒的渲染所致。

德国麻疹原是一种司空见惯、没有大碍的儿童例行病症，完全无须食药或作任何处理，只要休息，让它两三日过去就是了，一次之后终生免疫。

这种病是传染得来，症状非常轻微，因此不少儿童患过了很快复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已患过：流鼻水、喉咙痛、低度发烧（绝少高于华氏 100 度，37.8 摄氏度），跟一般发烧分别不大，但是会有粉红色斑在脸上和身上出现，也有后枕淋巴结发胀，耳后和颈侧酸痛。可是，孕妇在怀孕开头三个月染上德国麻疹，却可大可小，因为婴儿出生时有可能患上先天性德国麻疹症候，导致视力听力不全、四肢不全、智力迟缓、心脏功能毛病等。

正女口麻疹一样，由于疫苗普遍使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在成年之后患麻疹（例如一九八三年英国德国麻疹成灾，百分之七十九的新病例是成年男子，他们不少会将病毒传染给妇女）。

既然德国麻疹是小儿常见的病患，又是一次过终生免疫，那么应该大部分人类早已免疫。不应该成为疫症？对的，事实确是如此，或者说本来正是这样，据估计，在一九六九年德国麻疹疫苗面世之前，八九成的人终生免疫。

可是，事实证明，德国麻疹疫苗普遍使用之后，反而越搞越凶，原因相信是由八九十年代开始，达到生育年龄的妇女，在孩童期打过疫苗免疫力受到干扰，没有正正当当、自自然

然患过一次麻疹，或是患了仍未能终生免疫，所以到了怀孕之时，大受威胁。如是这般，德国麻疹近来变成了能谈虎色变、妇女闻之人人自危的魔菌。

经过了二三十年实践证明，打德国麻疹疫苗针是徒劳无功的：有个研究发现打了此针的人百分之廿五在五年之内对此症毫无免疫能力，另一个研究的结论是百分之卅六，又另一个结论是百分之七十三。在《澳洲医学科技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一次大规模认真的研究结果，发现澳洲入伍当兵的陆军全部打了德国麻疹针，四个月之后竟有八成患上此症。多次调查都发现，疫苗出厂之前实验室研究得出的失效率，总是比使用后发现的低得多。

许多人没有想到，原来根据专家意见：儿童打德国麻疹针，不是为了保护儿童自身，而是据说为了保障其他妇女（例如儿童的妈妈和教师）不致被患此病的儿童传染，而日后生下残障婴儿。不过，近年的调查研究又证实了两点：(1) 孕妇患上德国麻疹而生下残障婴儿的机会很小，远远低于先前西医界的估计及宣传；(2) 即使孕妇早已打足了免疫针，同样会患上德国麻疹而生下残障婴儿，这方面根本没有保障。

虽然西医界和各国政府多年来大力推行打德国麻疹针，一次调查显示：九成的妇科医生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儿科医生拒绝接受打这种针，为甚么他们自己又不打？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难以预计的疫苗反应」。他们是知道实情的。

一九八三年，加拿大国家疫苗接种咨询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所有儿童不论性别都应该在十二个月大，或此年龄之后越早越好，例行给予打德国麻疹针，最好是与麻疹及流行性腮腺疫苗一起注射……。生过麻疹并非可靠显示有免疫力。……所有女性少年及生育期间的妇女，都应打德国麻疹疫苗针，除非她们有实验室检验报告证明体内有可测试出来的抗体，或是提出书面证据证明已打过该疫苗……。妇女打疫苗之后并无已知的不良效应。」这是甚么话？用怎样的口吻讲？简直就是极权国家的政治运动宣言。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医学界终于变成了蛮不讲理的秘密组织，操生杀大权，下圣旨迫令所有人就范（不要忘记他们因而财源滚滚而来），交出自己的身体和婴儿，任由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后果则大家各安天命。在文明的国家有这样高压手段的全国性迫害行动已经难以置信，更出奇的还是绝大多数人居然一声不出，乖乖就范。没有人质问打那些针药是否有效，是不是真正安全，专家可曾好好研究过这些问题。

「妇女打[德国麻疹]免疫针并无已知的不良效应」，这样的说法不是无知，就是居心叵测。请看以下的数据：

多次研究发现，小朋友打过德国麻疹针之后，开始长期疲累（所谓「优皮感冒」），往往此后好几年都懒洋洋，感到非常疲倦，这种病症还会传染给他们一起生活的成人。

据《英国医学学报》一九九六年报道，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发现了三宗病例，是注射德国麻疹疫苗之后神经发炎；该委员会指出虽然这种情况很少有人报告，但是相信其实不少。

据《美国儿童疾病学报》一九六九年报道，儿童打了德国麻疹针之后，往往出现皮肤疹、腺发肿、短暂性关节炎；据《美国医学会学报》一九七〇年报道，儿童打了此针之后，往往手腕、手掌、膝部疼痛。后来多次调查亦证明上述情况。

近年世界各地的调查，发现原来德国麻疹针导致关节炎严重又普遍，许多人打针后长期关节疼痛、麻痺、甚至瘫痪。（据多次调查的结果，儿童打此针之后有百分之二十六会有这些反应，大人也有不少。）自然出现的德国麻疹亦有时会引起关节炎，但是不如打疫苗引起的那么厉害、那么多。

美国医学研究院在一九九二年发表研究报告，证实打过德国麻疹针的妇女，有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因为这种针药而导致严重的关节炎。由于这份报告提出了非常确实的因果关系数据，联邦法庭及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都接受事实，承认德国麻疹疫苗与关节炎有因果关系。有一间生产此疫苗的药厂承认：打过此针的儿童有百分之三、妇女有百分之二十会上关节炎，「一连几个月，在罕有情形下持续几年」，少女受害最严重。

加拿大温哥华儿童医院儿科免疫学家奥贝里·廷格尔医生做了大规模的研究，调查德国麻疹针药的副作用，结果发现打了此针的成年人，有三成患上关节炎，长达二至四星期，有些只是关节微痛，有些痛不欲生，无法走动。

一九九四年，英国推行全国性德国麻疹疫苗打针计划，卫生部向医生发出的报告声明首次打德国麻疹针者，百分之十一会患上关节炎。这个至为重要的资料，却在印发予病人和公众看的宣传单张上刻意漏掉。上次你或子女打此针时，医务人员可曾记得提醒你？(注 5)

5.4 乙型肝炎剂

近年来，西医界越来越努力大规模推广乙型肝炎免疫针，目标好像是希望在地球上出生的每一个婴儿，以后都要打。

乙型肝炎是一种由病毒引发的病症，以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使用针筒注射毒品的瘾君子 and 男同性恋者，可是近年开始在捐血收集得来的血液中发现。此病会损害肝脏，每五个带菌者即有一人病死。

全球已有三十三国推行了全国打乙型肝炎免疫针运动，但美国的医生并不赞成。据北卡罗莱纳州的统计，儿科医生只有三分之一支持政府的计划，家庭医生更只有五分之一。

目前意大利政府规定了所有婴儿都要打这种针药，美国对婴儿作例行注射，英国政府则建议所有十二岁的少年打针，因为他们开始有性活动。

乙型肝炎的针药是在一九七九年面世的，当时美国和英国政府的策略是只让高风险人士注射，即包括同针筒注射毒品的人、性滥交者、经常接触到血液及其他人体液的医疗工作者。可是，虽然政府做足了这些工夫，一九七九年至八九年之间，乙型肝炎病例仍然增加了三分之一。

推动打乙型肝炎针的当局从来不会告诉大众这种疫苗是怎样搞出来的。事实就是历来它都是由患过此症的男同性恋者的血液中提煉出主要成份而制造的。

到了九十年代，由于这疫苗证实可能散播艾滋病，才有新式的疫苗面世，这种是用遗传基因工程「重组」而成的，使用酵母的细胞来生产。即使如此，旧式那种人血制造的疫苗从未撤回，生产商停止了制造，却努力去推销存货，直至卖光为止。所以直到最近，所有打过这种针的人都可能冒患艾滋病的风险。医生、护士、其他保健工作者对这种针药怕得要死：一九九二年英国一次调查发现，几乎所有普通科医生都赞成普通科医生应该注射这种疫苗，事实上只有一半自己去打过。

许多打过这种针药的人，都验出有艾滋病，但事后证明虚惊一场，那种阳性反应是假的。

至今为止，只有过一次大规模深入的研究，调查乙型肝炎疫苗的效果及反应，那是在新西兰做的。该国于一九八八年率先推行预防乙型肝炎疫苗，对象是全国绝大部分婴儿，当时政府引以为荣，声称新西兰是全世界打预防乙型肝炎免疫针做得最彻底的国家。可是，才推行了三个月，威灵顿市的哈密尔顿区卫生部发出传真给全国各地区的卫生组织，告知收到各式各样的报告说，打了该针的儿童产生过敏反应，有些休克，有些死亡。

一年之后，当局已收到大量不同的副作用报告，包括精神迟滞、全身不适、肚泻、哮喘、关节炎、过敏性瘫痪、晕眩、脸色青白、失去知觉、血压骤降等。差不多五十个儿童首次打了此针，即有一个出现上述情况。

有见及此，新西兰卫生部狼狈不堪，马上宣布停止推行该项打针计划。

较早期的乙型肝炎疫苗使用同性恋者的血液来制造，引起了艾滋病传染恐慌。近年推出了重组酵母细胞的新版本，以为可以用得放心，但是事实证明大自然始终不放过人类的愚蠢行为。

原来使用新疫苗的医生发现，儿童打了这种针药之后，往往因为另外打了百日咳、破伤风混合疫苗或是小儿麻痺症疫苗，导致身体的免疫功能大倒退，频频患上各种传染病。以前

未有使用乙型肝炎疫苗之前，人们打其他各种预防针，都不见得有明显的免疫功能崩溃现象，但是自从出生婴儿额外打乙型肝炎疫苗之后，纷纷出现前所罕见的病患，例如后天性黄疸症两星期仍不痊愈。

这种新疫苗最教人担忧之处，在于大家对它所知甚少。虽然美国政府当局建议所有婴儿出生之后都要打，但是高层卫生官员承认根本不知道打了针药是否有效、会产生甚么作用、效用可维持多久。

乙型肝炎疫苗已证实有可能导致肾小球性肾炎，这种病的患者肾肿胀、频尿（造成蛋白质流失）、血压骤跌、甚至肾衰竭。

此外，它又证实了会引起神经发炎、皮肤严重发疹、眼睛毛病等。

美国儿科学院出版的《红书》一九九一年版刊登了该会传染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承认只有孕妇患了乙型肝炎的情况下，诞下的婴儿才需要打免疫针。该书另一篇报告承认乙型肝炎疫苗的免疫有效期究竟有多长、是否需要再打加强剂，仍未有定论，而打了三次这种疫苗的人，有三至五成在七年之内丧失了可以检出来的抗体，即是说针药早已失效（当然即使有抗体验得出来也不等于免疫），若此，人人都需要每五年打一次，才有可能维持药效。

乙型肝炎疫苗又可能令体内的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突变，成为了不受疫苗所控制的另类病毒，可以引起发炎及各种严重病患。

美国疫苗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系统在一九九〇至九四年间，共收到一万二千宗因打了乙型肝炎针而出现的不良反应事件，其中有些人因而重病或死亡。

据《刺血针》一九九〇年报告：估计母亲打过乙型肝炎免疫针的婴儿，会有百分之三日后产生基因突变的乙型肝炎病毒。

该学报另一篇报告指出：若这些基因突变的乙型肝炎病毒带菌者捐血，那些突变的病毒会透过血液传染给接受输血者，令他患上严重的肝炎，即使他早已打了乙型肝炎针亦无补于事，因为突变的病毒不受针药控制。（注 6）

5.5 流行性感胃剂

近年香港患流行性感胃的人特别多，大家习以常，根本没有想过其实以前感冒并不是常有的病患。

许多人采用消费者的心态：万事都可以用钱去解决——患了感冒医生自然会为我医好，买特效药就可解决问题，还有最好是打支预防针，增强免疫力，这样便安枕无忧了。

这是大错特错的哲学。且不谈医生和感冒药的问题（天地间并无可以医好感冒的灵药），打针防感冒这个主意是很有问题的：感冒的预防针药真的有效吗？打了这种针有甚么风险？了解一下真相，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

引起感冒的病毒是一种极端复杂又奸狡的家伙，牠们不断改变特质，年年有「新款」。此所以科学家不管如何努力，始终斗不过牠们，当人类发明了新针药来对付时，牠们又已变种，我们的身体对牠们产生了免疫力，但是很多牠们又变成了另一种，令我们的身体防不胜防。

预测流行性感胃爆发，就像预测天气一样困难，各式各样人力无法控制的因素都会影响流感的发生。美国的科学家预测一九七六年会爆发全国性的猪型流感瘟疫，情况空前惨烈，于是政府花了千万美元研制疫苗对付，结果当年并无流感发生，全国的肺炎及感冒致死人数是近年最低纪录。

据多次研究的结论，打了流感免疫针，最多可以令四分之三高风险的人士及高龄人士产生抵抗力，高龄人士可能有三四成打了针之后全无反应。英国因患上流感致死的人九成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士，但是这些人有四成多已经打了预防流感疫苗。这种针药有多可靠，由此可知。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流感疫苗的效用不可靠。有些发现即使打了针之后身体出现反应，血液内发现抗体，人一样会患感冒。

英国医学界对流感疫苗并无好感，政府聘用的医生鼓励高龄人士及留院病打此针者不及百分之十二；护士自己肯打此针者，不及百分之六。

打了流感的免疫针，可能导致脑炎，连疫苗的生产商也承认有这个风险存在，另外还有些人打了此针之后，因过敏反应发作而晕倒、头痛、发烧、全身不适。一九七六年美国政府大力推行打这猪型流感针药，结果许多人打完后全身软弱、呼吸困难、瘫痪、有些死亡。结果美国政府到一九九三年为止已付出九千三百万美元，赔偿给那次运动的受害人。

打流感免疫针的主要原因是孱弱多病，偏偏这类人对这种针药最多不良反应，例如艾滋病患者打过之后，身体抵抗力更差，特别容易引起并发症死亡。

上述的反应都是较为严重又常见的副作用，受到医学研究者注意的情况。此外还有许多人打了预防感冒的疫苗，出现各式各样的反应，值得所有考虑打此针的人参考，例如：

- 有个六十一岁妇人打了一针，双眼即开始发炎，终于变盲。
- 有个五十六岁的妇人本来龙精虎猛，打了针之后，事隔一年再打第二针，三日后双腿及小腹开始感觉怪异，大小便困难，结果证实是患了脊髓病，后来医了足足六个月，神经功能才恢复正常。
- 有三个人打了针之后血管发炎。
- 有个伦敦居民报告说他一位八十多高龄的叔叔打了预防感冒疫苗，马上病倒，六星期才康复；他的母亲也是八十多岁，打了此针后又马上病倒，亦要休养了六星期才康复，但此后频频咳嗽；他家族之中多个年长的成员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纷纷因为打了此针而病倒。

今时今日，我们的身体已经是重灾区，又多污染又少生命力，千万不要再打些甚么免疫针进去，搞乱仅余的天然免疫力。

不论你做甚么行业，打流感免疫针对你都有害无利。如果你早已孱弱多病，更切勿再用针药破坏身体。(注 7)

5.6 疯狗症剂

假设有一天，你不幸被一头恶狗咬了几口，又惊又痛之余，你会怎么办？

于是你报警，跑去急症室。有人把行凶的狗捕获。在医院里，他们为你打疯狗症针，理由是疯狗咬人会将病毒传染给人，令人病发死亡。打这种针可以在病发之前增加抵抗力。据医学界的说法，疯狗症的潜伏期为十日至一年。他们要你天天打针，一连两个星期。

如果你听他们的摆布；是非常不智的，因为疯狗症针很容易引起疯狗症病发，对任何人都非常危险，有时甚至会致命，绝对不宜打。它比狗咬带来的威胁大得多。

请看事实：挪威、瑞典、冰岛、丹麦、荷兰、比利时、新西兰、澳洲诸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宗疯狗症病例，虽然这些国家从未使用过疯狗症剂。

英格兰在一九〇二年，早已不使用疯狗症剂，该地此后从未有过一宗病例，虽然天天都有许多人被狗、猪、松鼠等动物咬伤。

美国费拉德尔菲亚医学院的领导人马修·伍兹医生指出：费拉德尔菲亚狗栏已有廿五年历史，处理过十五万只狗，捕狗及照料狗只的人员时常被狗咬，从未有过一宗疯狗症。美国华盛顿动物工业理局副局长威廉·布鲁特明言：疯狗症剂是害人不浅的骗局。

○ ○ ○

究竟人类会患疯狗症吗？

所谓患疯狗症的狗一点也不疯，牠们只不过是抽筋。有时幼犬抽筋的原因是出牙或肚内生虫，幼犬和成年犬只都可能被突然的吵声或别的东西惊吓、或是曝晒过度、口渴、吃了不

妥的食物而抽筋。

电影剧集《枪烟》的主角被一头「满口泡沫」的狗咬了一口，他相信自己快要死于疯狗症，后来水落石出，原来那头狗刚吞了一只青蛙，狗吃了青蛙是会口吐白沫的。

下次你或朋友被口吐白沫的狗咬到，绝对无须惊慌。

那么为甚么有人会死于疯狗症？通常是打疯狗症剂的不良反应。美国费拉德尔菲亚医学院委任费拉德尔菲亚大学医学史讲师查尔斯·杜勒斯，请他研究疯狗症的真相，他的结论是根本没有疯狗症这种病，因为他始终找不到一宗病症是证实有此病存在。

这个说法得到了多位著名行内的专家支持，包括美国国家医院院长塞奥菲鲁斯·帕文医生。

美国佛罗里达人道进展联盟组织发出的第三号单张，引述了纽约德尔森化学公司的一段声明（该公司是疯狗症疫苗生产商）：「本公司有机会仔细研究疯狗症剂针药注射的后果，结果迫得下结论，承认这些针不但效用完全不可靠，而且极端危险。」

该单张更指出：「强迫狗只打疯狗症针是违反宪法的、不必要的、扰民的、昂贵的、非常危险的事件，许多狗只因此瘫痪、失明、抽筋、不少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美国一个刚满三岁的男孩汤米，布赫曼被一头野猫咬伤，虽然照例打足二十一针疯狗症预防疫苗，结果终于痛苦了五个月然后死去。

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幸的意外，现代科学怎么神通广大，也救不活这个孩子。很少人知道事实，西医界当然不会承认真正的凶手是西医。

天下间明明没有疯狗症这回事。一个由中世纪神话搞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病症，怎么可能杀人？

当然不可能。小汤米是死于错误的医药。

他一打了疯狗症剂预防疫苗，即告昏迷。根据纪录，这种疫苗令人及动物脑部发炎而运作失常的事，是司空见惯的。医生见他状态转壤，还锯开了他的脑，打进更多疫苗，又为他输血。这个可怜的小孩于是死于医生因病症：西医过份热心采用杀伤性的手段夺命。

美国赫伯特·谢尔顿医生在《卫生评论》中评论此事说：「要医一个神话的病是不容易的，但是医生若要处理他的伤口其实很容易，所有割伤伤口都一律应该这样处理：好好洗干净，然后绝对不要碰它，这样就已经够了。」

美国新泽西人道教育委员会发表报告：打疯狗针的人时常会死于该种针药，纪录中已有一百人因此罹难。

《迈阿密先驱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四日刊登了题为《廿人死于疯狗症疫苗》的新闻报道：「二十人打了质素有问题的疯狗症剂丧生，另有一百二十多人面临同样命运。共有一〇八人送院，其中九人抵达时已告昏迷，医生说挽救无望。该疫苗是由国立健康实验室埃里科·利顿医生制造的，他已有廿三年制造疫苗的经验。」

美国医学会一九五六年发出一份报告，引述法国专家的研究结论说：疯狗症剂可引起多种神经炎精神病，患者神志失常，往往达二十年之久。

《常见疾病百科全书》「疯狗症」一条记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医生为人注射抗疯狗症疫苗，这种针药是由对疯狗症有免疫力的马的血制成的。……不幸的是这种疫苗令三分之一的接受者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年纪越大，打这种针的不良反应越普通。……这种反应包括感到寒冷、作呕、过敏性休克、死亡。」

《芝加哥日报》刊登过一篇报道：医学研究专家杰罗姆·安德鲁朗尼斯医生被诊断证明了疯狗症，但他从未被动物咬过，医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想起了原因：打了疯狗症针。

被狗或别的动物咬过，该怎么办？谢尔顿医生的忠告是用清水洗伤口，然后不再去碰它，如果你真的想加强身体抵抗力，减低传染机会，让伤口快快痊愈，应该尽量休息，断食三天，保持心境平静。我们必须信任身体的自疗能力，千万不要听信西医，把毒药打进去干扰

免疫功能运作。（注 8）

5.7 卡介苗

香港政府卫生署多年来一直为初生婴儿及小学生大力推行卡介苗（B. C. G vaccine）接种工作，据当局提供的资料，一九九六年在本港出生的婴儿接近百分之百已经接种。

英国卫生部年前宣称，到了一九九六年，全国性学堂接种卡介苗的运动估计应可停止，因为肺结核的发病率近年已跌至最低点：一九一三年有十一万七千宗，九十年代中期每年只有六千宗。可是，在九十年代，肺结核发病率回升（主要是在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且有些肺结核菌变得凶悍不受控制。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先前宣称：二〇〇〇开始，全球再没有肺结核。经过了全球性的卡介苗接种运动，亿万人接种过后，结果肺结核卷土重来，正在热带地区再度开始肆虐。

统计数字清楚证明，用卡介苗预防肺结核，效用甚小：在肯尼亚，有百分之廿二有效，在印度有些地区，只有百分之二十。据英国伦敦保健与热带医疗学校 P. 法恩教授调查发现：在一次印度南部的试验中，初时八成有效，后来跌至零。

英国《刺血针》学报一九九五年发表报告，指出综合全球各地的调查研究结果：卡介苗的免疫功效只有百分之〇到百分之八十，视乎环境、营养、遗传等因素而定。

所谓「有效」，其实只不过是运用「结核菌素试验」的方法，来查验身体内有没有足够的抗体。这种试验不但危害人体（进一步干扰天然的免疫功能），还非常不可靠，这是行内人尽皆知的事实。而且，经过这个试验发现有反应，未必等于抗体足够，很可能只是表示身体对那些入侵的毒物敏感而已。

现在每一天，卫生署人员巡回到各学校使用这种试验，被测定为无反应的学童都要接种卡介苗，大家从不质疑这样做究竟有没有道理、对人体有什么威胁。

《医学监察》学报一九九二年六月号的报告指出：卡介苗不但功效有限，而且所谓「功效」只不过是减少病菌繁殖、扩散，却不能防止细菌感染发炎，反而导致种种副作用，包括局部溃疡、骨炎等，婴儿接种后尤为普遍。

更可怕的是卡介苗接种之后，整个免疫系统往往出现衰退，于是终生百病丛生。比较严重的会生淋巴结炎或全面的淋巴结病，据调查每一千个儿童接种卡介苗，即有三至六个如此不幸。

《刺血针》一九九二年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非洲马拉维，有八万三千人接种了卡介苗，后来发现这些人有一半得到抵抗麻疯的免疫力，但是全部都没有抵抗肺结核的免疫力。在肯尼亚的调查也有类似结果：卡介苗只有百分之廿二的肺结核免疫力，但却有百分之八十一的麻疯免疫力。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的研究发现：患艾滋病的母亲诞下的婴儿接种了卡介苗，艾滋病发者大增，理由是免疫功能大受破坏。

总之，卡介苗像其他活菌疫苗一样，污染人体，埋下定时炸弹，成为终生的威胁。（注 9）

第 5 章要点

1. 现在使用的每一种疫苗，都自有其危险成份。
2. 大部分的疫苗根本未经妥当研究，不少连医学界中人亦深怀戒心。

6. 外地旅游的免疫考虑

“有个男子外游……到了（海关）要查验「法例规定」的针纸时，他解说打免疫针违反他自己的信仰。负责部门的主管清清楚楚讲明：你实际上打针还是不打针我不会管，但是你必需付疫苗费。该男子付了规定的两美元，马上通关上路，没有打针。讽刺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对美元的兴趣大于执行西方世界的卫生「法例」。”

——辛西娅·库诺耶(注 1)

6.1 出门旅游要不要打针？

到外地旅游之前去问旅行社、领事馆、西医、政府部门关于针纸的问题，人言人殊。

许多人出外旅游，尤其是去一些所谓「落后」的地区，都会想想是否应该先打一些预防针，才好出发。他们也会查、查，究竟自己打算去的国家，政府是否要旅客打了针才准许入境。

如果你想解决疑惑，最不智的方法大概就是去找一位西医查问（我试过不止一次），因为西医一般既不清楚知道甚么地区有甚么流行病，更不熟悉各国政府的规定，而且也绝对不肯承认预防针药往往既无效又多副作用，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涉及自身利益，当然宁愿你多打针，增加他们诊所的收入。

各国政府在西医界势力的控制或影响下，时常「有杀错有放过」，建议出入境旅客打各式各样的预防针（叫你们打，政府毫无损失，反而有时可以制造贪污机会）。举例：英国保健署和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向国人发出的旅行保健建议，每次出国都最好先打小儿麻疹预防针，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里，此症早已几乎绝迹多年。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到外地旅游之前问过西医、旅行社、领事馆、香港卫生署等等，究竟该国需要甚么针纸，他们的讲法往往人人不同，有些国家即使声明必须有针纸才可入境，否则要在机场补打，结果亦往往并无其事。

总之，你申请入境证时若要填报注射证明，置之不理可也。你出境时，移民官可能会告诉你抵步时将有麻烦，这是不符事实的。据美国国家健康联合会驻华盛顿代表克林顿·米勒指出：每年有以千计的未注射过预防针的旅客进出美国，都很少有麻烦尴尬事情发生：「事实上，由于各国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现在要求打预防针越来越没有道理了，不久之将来，出国要打针将会闻所未闻，正如现在穿州过省要打针闻所未闻一样。整个趋势都是越来越少打针。」

有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法例确是规定必须持有有效的针纸才可入境，否则旅客会有「不便」，但是这些法例绝少执行。例如《国际卫生条例》规定，未打针的人士可被监管达十四日，若是由疫埠而来，可被隔离达十四日。所谓「监管」其实是可以自由活动，但需要在指定时间向卫生当局报到；「隔离」即是被指定独处于某些地方，一切食宿由政府负责，这是绝少发生的（很少政府会那么蠢找麻烦，弄坏名声，阻吓旅客来献金），只有在真的有疫症发生又证明旅客曾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才会予以隔离。

不过碰上这种情形（例如你坐船到埠，船上有人患传染病）的话，有针纸或者没有针纸的旅客一样会被隔离，同样命运。所以预先打针没有好处。

如果你听说将要去旅游的地方有流行病，心慌慌怕被传染，何必去呢？非去不可的话，又不想被迫打针，不妨熟读有关条例，甚至带一份去（英文本原文见本书附录 X），因为许

多卫生官员自己也不熟例，你振振有词据理力争往往可减少延误。（注2）

6.2 出门打针如何自保

**为了外游而打针自我污染、自费武功，殊为
不智。有效的自卫方法是积极轻松、充份休息、
避开高风险事物。**

如果你到外地旅游、公干、探亲，又未曾打预防针，难免信心动摇，恐怕会感染到流行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在外地总是容易休息不足，加上饮食不习惯，导致抵抗力下降，尤其是如果是热天，或者当地卫生条件欠佳、甚至刚有疫症爆发的话，更值得担心。

担心是于事无补的。既然打针往往不会保护你，还会带来种种恶果，怎么办？其实若是一定要去流行病高风险区的话，紧守基本的卫生原则，应该可以把患病机会减到最低：

1. 严格注意饮食——

- 只饮证明安全的水。不妨随身携带可靠的滤水器或烧水用的电水壶，否则选购信誉有保证的瓶装饮品（许多较落后的国家出产的汽水、矿泉水、蒸溜水、纸包饮品都不安全）。绝对不碰生冰块或食肆奉客的水。

- 不干净的杯并不安全，最好直接由瓶装饮品的原瓶中喝（别计较礼仪）。• 绝对不吃街边小贩出售的熟食，尽量吃素，因为肉食中毒比素食中毒机会高得多，而且后果往往严重得多。尽量吃新鲜而有皮包着的水果（例如木瓜、橙、苹果、香蕉），尽量不吃海鲜、不吃冻肉、奶类、蛋类产品。

- 在外期间尽量吃得简单、份量小，这样会消化得好，加强身体抵抗力。

- 热腾腾的食品饮品比较安全。• 尽量吃本地的菜肴，因为这样才可帮助身体适应当地的气候水土（如果太不习惯则无需勉强）。

- 进食之前一定先洗手。

2. 尽量减少被蚊子叮的机会——

- 有效办法包括尽可能避免清晨及黄昏到户外草木茂盛的地方，那些时候蚊子最活跃。

- 穿白色松身衣服，穿长袖上衣长裤。• 尽可能挂上蚊帐睡觉。如果野营，选用有蚊帐的营幕。

- 有多种香氛油驱蚊虫非常有效，例如薰衣草（lavender）、桉树（eucalyptus），不妨用水稀释喷在身体暴露的部分（手臂、脸部、颈等），或在室内燃点香氛灯座。

- 有些驱蚊油或膏是有效的，但要小心选择用天然又安全的产品。

- 蚊香和电子蚊香对人体都有害，甚至可能致癌，最好在情况严重真正必要时才使用。

3. 积极发挥身体免疫功能——

- 说到底，保持健康最有效的方法还是令自己百毒不侵。

- 令自己保持轻松自在、心情开朗愉快、态度积极，一切不如意事都不放在心上，这是提高抗病能力的不二法门。

- 充份休息，尽量不让自己体力透支，天天争取充足睡眠，多做静心及修行工夫。

- 多喝清水及果汁，多吃水果蔬菜，让身体得到清洗排毒，保持大便畅通。

- 每次外出回到酒店都洗手沐浴。在外时尽量不用手触眼耳口鼻。（注3）

第 6 章要点

1. 世上绝大部分地区入境都无须打针，即使明文规定要打，当局也往往不执行，亦往往有办法免打。
2. 旅行打免疫针不但无保护作用，反而污染身体，削弱抵抗力，更易患病。
3. 出门外游真正的免疫方法是注重饮食及个人卫生，减低压力，避免去传染病流行的地区。

7. 不打针如何免疫

“将任何血清、疫苗、甚至盘尼西林打进身体，必会增加小儿麻痺症的发病率——至少百分之四百。这方面的数字证据确凿，无可置疑，谁都不能否认。”

——威廉.F.科赫医生(注 1)

7.1 保障子女的生命

疾病是形容词，不是名词。根本没有个别的疾病，只有个别的疾病条件。

你不准子女打预防针日后他们患了传染病，后悔将窘太迟，你要负上不负责任的罪名。儿科医生都将未注射预防针的儿童叫做「处于危险境地」(“in jeopardy”)。

西医、护士、校长、教师、社会工作者等等都认为这种儿童危害社会，因为他们「未受预防疫苗保护」，所以随时会散播细菌病毒，令其他人（特别是同学）受害。

相信每一个反对打针的父母都曾经此苦：那些专业人士当你是怪物、千古罪人、反社会分子。

其实你只要问他们三句话，已经令他们住咀（虽然问题不会因此解决，例如校长一样会继续拒绝令郎入学）：

1. 哪里没有细菌病毒，何须我的子女带来传给他人？有甚么证据证明未打针的人带菌？有甚么证据证明打了针的人不会带菌？

2. 既然打了针就有保护，还怕甚么人家传染？如果没有保护作用，有甚么理由要求任何人去打？

3. 如果我的子女打了针因此健康受损，你可以答允负全责赔偿吗？

美国不断有父母因为拒绝让子女打预防针而吃官司，主控官提出的理由是「社会有权利」。

社会当然有权利，若是公众的权利与个人权利出现矛盾，大家都同意前者优先。不过，把打预防针来作为保护公众权利的手段，却大有问题，因为它假设了打针可以防病，也假设了传染病主要是由细菌感染而来的。

这两个假设都不符事实。

细菌病毒必须有合适的「土壤」，才可以生存、繁衍，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亨利·林德拉尔医生早于一九一八年出版的《自然医疗学哲学》一书说明了这个道理。

著名的西方护士始祖南丁格尔也深明此理，她解释说：「我们现在把疾病当做独立的个体，像猫狗一样个别存在，而不是看成为肮脏的条件，大家可以控制，这种想法是长期大错特错的。我从小开始被教导相信……天花是一种东西，先有了一个样本，然后代代相传繁殖下来，正如先有一只狗（或一双狗）那样；若非先有一头狗，就不会有下一代的狗，若非先有天花菌，就不会有天花。后来，我亲眼看到、亲自用鼻子嗅到天花无缘无故在密封的房间或过挤的房间发病，明明不可能由外面惹来的，只会是在那些房间里开始的。我已看到疾病开始、成长、传给其他人，狗不会生出下一代的猫。例如我看过在一个病房里那些人生活得有点挤，于是大家不断发烧；后来再挤一点，大家患伤寒；后来再挤一点，大家患斑疹伤寒。所有的经验告诉我，疾病是形容词，不是名词。」

她也说过：「根本就没有个别的疾病，只有个别的疾病条件。」(注 2)

7.2 认识人其实怎样生病

病菌并非由外面侵袭而来，企图打死牠们是无用的。令身体细胞回复正常状态才是治本之道。

你出街，遇到了某种 X 病毒，你病倒了，就说那种 X 病毒令你生了 X 病。

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事实并非如此。

难怪你错，因为许多西医都错。目前社会上许多安排、许多法例，都是根据这种不符事实的理论而搞出来的。

这种理论叫做「细菌致命论」，是法国人路易·巴斯德在十九世纪中期提出来的。（其实是他抄另一位法国人皮埃尔·贝尚教授较早期的理论「攞彩」。）

说起来很讽刺，贝尚后来继续研究，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疾病主要并非是细菌造成的。这个理论得到二十世纪许多研究逐步证明符合事实。

巴斯德那套理论肤浅而想当然，居然流行了百多年，直至今日几乎所有西医的医学院都信奉，予以传扬，靠它作为办事的总原则（杀了毒就可医好病，控制毒菌就可以防病）。为甚么这套说法明明不符事实，却大行其道？相信理由有三：

1. 它正好配合了十九世纪流行的那种机械式的宇宙观。
2. 它迎合「人性」：人总喜欢逃避责任，生了病去怪外来的邪恶势力侵袭最干净利落，良心没有罪疚感。（直到不久之前，大家还是在责怪魔鬼促使人做坏事。）
3. 它有生意经：既然是外来势力入侵，那么最好莫如生产大量防御产品来保护大众，于是药厂和西医猪笼入水。

大众喜欢这套理论，政府、商界、医学界齐齐得益，一拍即合。

据「细菌致病论」：先有 X 菌入侵，人（或动物）才会有 X 病，Y 菌入侵则令人患 Y 病。贝尚后来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真相是 X 菌根本并不会引起 X 病，所谓「X 菌」、「Y 菌」、「Z 菌」，都只不过是同一种「发酵微生物」（microzyme）在演进为细菌过程中的不同形熊。凡是身体有不健康的状态，发酵微生物会变成细菌病毒，若状态好的话，它们却帮助身体各细胞正常运作。这些发酵微生物不断分泌酵素，加强消化。一言以蔽之：它们的职能是建造身体组织和分解身体组织，细胞都是发酵微生物的完全成长形式。天地间所有的生物，都是由发酵微生物所形成的，每一个生物都可以还原为大量的发酵微生物，它们的体积比细胞还要小得多。

一个生物（例如人）死后，他的细胞会从中产生发酵微生物，所谓「病菌」，其实就是从腐烂中的物质里产生，牠们的作用是将物质降解，化为基本原素，它们工夫做完了，又再变回发酵微生物，所以牠们其实是大自然的清道夫。一般人心目中的病菌，都是细胞受损之后发酵微生物进化而成的。

因此，这些病菌并非由外面侵袭而来，企图去杀牠们是缘木求鱼。令身体细胞回复正常状态才是治本之道。（注 3）

7.3 为甚么打针是自我污染

人患病并不需要有该种病的菌进入体内，只要身体有某种条件，人即会生该种病。

发酵微生物无处不在，遇到健康正常的组织，就帮助消化，加强运作，遇到有病的组织，就变成病菌，关键在于那些组织用怎样的液体「喂养」牠们。因此，病菌不是外来入侵的，杀掉牠们于事无补，只会越杀越多新的长成，改善身体的「土壤」，发酵微生物就不再变成病菌。

法国细菌学家贝尚做了许多实验，一致证实身体先有 X 病的情况（条件），发酵微生物才会变成 X 病菌，即是说发酵微生物并未造成各种病症，反而是反映出身体有甚么病症的条件。不是病菌导致病症，而是病症导致有病菌。

既然如此，何以环境卫生条件改善，例如做手术之前把一切物件消毒，会大大减少感染、发炎？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干净（未消毒）的手、衣物、仪器会带着腐败的物质，把这些东西引进伤口之内，这些物质本身已有病态的发酵微生物，牠们令伤者体内的发酵微生物失去正常功能。

一九一〇年，细菌学家 E. C. 罗斯诺做了一连串的实验，把许多不同病症的细菌，包括产褥热、关节炎、扁桃体炎，还有牛奶，分别放在同一种培育的液体之内，过了不久，各种细菌再没有分别。他的结论是细菌没有固定的形体，在不同的养料环境下就会有不同的形态。

罗斯诺在另外一些实验之中，把脓菌放在某些养料内，变成肺炎菌，再把肺炎菌放在另外一些养料内，又变成了脓菌。不论他用甚么菌做实验，都可以在不同的养料内，变成了另一种预期的菌。

后来许多细菌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证实人患病并不需要有该种病的甚么菌进入体内，只要身体有该种条件，人即会生该种病。而且，发酵微生物是不死不灭的，不论用甚么化学物质也不能破坏牠们。

加州圣地亚哥的罗亚尔·赖夫医生将大肠杆菌变成伤寒菌，又把各种癌症的病毒变成其他的病菌或无害的细菌。他的结论证实了古今中外许多医疗工作及哲学家早已知道的事实：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赖夫医生后来做了另一些实验，不在动物的组织中并未打进任何细菌或病毒，只要用化学物质制造合适的环境，那些动物组织便出现了不同病症的所有病症。

贝尚发现了流行病传染的真相之后，认为打预防疫苗是逆天背理、自我污染、自取灭亡的行为：

「将活生生的有机组织注入血液之中，可能诱发极端严重的失常状态，甚至死亡。这些有机组织若是活在合适的器官之内，则发挥有益的化学及生理功能，那些器官若没有了牠们都无法正常运作。可是若把牠们注射进血液内，血液本来并不是为牠们而设计的载体，便会诱发出种种最严重的病情……。即使是形态完全一样的发酵微生物，也会有不同的功能。对

于某些生物或某活动中心是妥当的发酵微生物，若放进另一个生物，或同一生物的另一活动中心内。必然有极大危险。」（注5）

表 15：你相信哪一套？

细菌理论 1. 疾病是因体外的微生物入侵引发。

细胞理论 1. 疾病是因体内细胞中的微生物引发。

细菌理论 2. 微生物都是要严防抵御的家伙。

细胞理论 2. 细胞中的微生物在正常情况下对身体功能影响至大，包括建造组织、协助新陈代谢过程。

细菌理论 3. 微生物的功能是一定不变的。

细胞理论 3. 微生物的功能无定，当主体生物受伤（包括化学物侵袭）或死亡时，即会大变。

细菌理论 4. 微生物的形状颜色是一定不变的。

细胞理论 4. 微生物的形状颜色不断改变，视乎得到甚么养料供养而定。

细菌理论 5. 每种疾病都与某种特定的业生物有关连。

细胞理论 5. 每种疾病都与身体某种特定的条件有关连。

细菌理论 6. 微生物是引发疾病的主要原因。

细胞理论 6. 微生物因主体生物健康转壤而变成致病形态，因此主体生物的健康才是发病的主要原因。

细菌理论 7. 疾病盲目侵袭所有人。

细胞理论 7. 疾病是不健康的条件造成的。

细菌理论 8. 想防病就要加强防御工事。

细胞理论 8. 想防病就要令自己健康。（注4）

7.4 父母抉择的挣扎过程

去决定是否打针迫使为人父母者反省探索澄清自己的信仰系统，结果可能令人生更全面绿化。

孩子生了下来，为人父母者的是肩上背负着重大的责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决定都难免影响子女一生，打免疫针还是不打，是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今天，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父母，正在面临这个绝不容易、绝不简单、绝不轻松的抉择。如果本文的读者也是其中一位，那么请记住：你并不孤单，此时此刻有数之不尽的父母也像你一样要运用智力、良心、勇气，进行艰苦的挣扎。

这个挣扎通常有如出一辙的过程。

首先，这些父母忽然觉得对周围各种人、事物失去了信心，大感怀疑，因为自己从小开始建立的价值观、世界观、内心秩序好像颠倒过来，他们听到关于打免疫针如何荒唐危险的说法。跟医学界、政府部门、传媒、亲友同事所持的普遍坚定信念刚好相反。怎么可能呢？自己该甚么办？该信谁的讲法？为甚么自己会错了那么多年，现在忽然觉悟？

第二阶段就是现实的挑战：子女就读的学校当局来麻烦他们、卫生处的人员来麻烦他们，子女病了看西医时受到斥责、奚落、家人亲友责难（特别是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他们不断解释，重复又重复，所有人都不同情、拒绝听他们的理由，他们申辩、哀求大家放过你们，没完没了。（参见本书附录的例子。）

最后，这种父母没有办法思考自己反对打针的信念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即使有道理，还是否值得坚持下去，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他们会觉得如果放弃坚持，就让子女打好了，减少麻烦，那么日后可能后悔。相反，如果「企硬」，不让子女打针，日后子女发那些病，又恐怕后悔莫及，变成了罪人。

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往往只好再追查有关的资料（实在不容易，因为市面上找得到用中文发表，真是的风毛麟角，若是在互联网上找又不知那些家伙有多可靠），或者找信得过的又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查询（更不容易），于是，他们发觉原来子女打针还是不打，并非简简单单一个医学的问题，而是涉及为人父母者整个宇宙观人生观（例如对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对健康与疾病如何理解），他们不得不反省探索澄清自己的信仰系统，搞清楚自己做人的原则方向。

许多父母会挣扎相当一段日子，有时失去信心，有时又回复过来。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会终于放弃，甘愿「随俗」；以免抵受那些可怕的心理和社交压力；也有一部分坚持到底，结果人生更全面绿化。

不管如何，箇中的滋味往往都是不好受的，难免有沉重的恐惧和担忧。即使如此，多年之后，孩子长大了，回头望过去，为人父母者会发觉这一切是值得的。如果他们择善固执、排除万难，他们自己得到道德方面的成长，变成更美好自信、具有勇气与力量的人。（注 6）

7.5 抗拒四面八方的压力

卫生当局、学校、亲友都令凭良心办事的父母感到难堪、内疚、害怕。

大多数的免疫针都是针对婴儿和小朋友，所以「打针防病」的哲学，其实全赖利用无知的父母那种爱儿深切的心理而生存。天下间的父母都莫不想将最好的东西给子女，于是疫苗正好配合他们的心意，仗赖主流医疗的权威，教父母们相信针非打不可，至少「以防万一」。

今天的父母会担心、迷惘，正是因为「科学」提供了一个选择。既然有了免疫针，大家就恐怕不该打而打了会后悔，或者是该打而拒绝让子女打，将来又后悔。以前未有免疫针，做父母的不会天天担心白喉、肺结核、小儿麻痹症、天花、麻疹、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等等，今天每一次西医要求打针，那些父母就要内心挣扎一番。总之，有了疫苗之后，世人并不是比较放心，反而是更害怕流行病。

由于传媒的渲染（一种又一种的流行病怎样肆虐）、加上卫生署施压（把各种疫症形容得那么可怕、简直好像人人都随时会中招），但是正如前文报道过，大家对于打针的后果如何可怕，却所知不多，而且往往无从得知。当局的压力令到父母们想起要质疑西医的打针哲学，就已经满心内疚，他们许多时候会觉得「算了吧，让宝宝打一针好了」，才可松一口气。觉得自己「尽了责任」，将来有甚么事发生都当作是天意罢。

做父母的都不是医学专家，他们不敢随便冒险，知道生命只有一趟，因此时常会宁可保险，信专家、信政府，毕竟社会大众都是这样的，何必标奇立异呢？

如果你拒绝让子女打针，会受到卫生署、校长等留难、恐吓、迫害，没完没了，还有长辈和亲友等等，你会被指责为无知、狂热主义、一意孤行、怪僻、严重失职、不负责任。你以为自己是凭良心办事，尽量为女争取健康和美好的未来，但是生活在这种千夫所指的环境下，你可以捱多久？

7.6 抵抗「疫苗哲学」的迫害

原来人类的那么盲从、不理智、肤浅、连自己的健康也任人鱼肉。

今时今日在各诊所、医院、学校里仍然天天有人打免疫针，皆因那种「疫苗哲学」作怪。这种哲学说到底还是商业利益驱动政治，再利用充满偏见和不良习惯的传媒煽动流行的。

在我们社会的大气候之中，疫苗一向是「忠」的，目前是「忠」的，将来也不论发生甚么事都始终会是「忠」的。这种想法不易一夜之间转变，因为社会的整个文化都有根深蒂固的反自然因素，成为「疫苗哲学」的温床。

打免疫针完全没有正当的科学根据，它是许多人在流行病面前手足无措之余姑且一试的行动。既然打了针或是不打针，小朋友一样会在一生中可能患那些病，而且不但大众无从掌握可靠资料，连专家手上也根本没有可靠资料，所以「疫苗哲学」几乎是彻头尾的纯信仰，按照当前的现象而论，简直到达盲从、迷信、集体洗脑的情况。

「疫苗哲学」渗透了文化每个层面：西医「利用」疫苗来加强自信，肯定自己在消除病患工作方面有贡献；政府卫生部门「利用」疫苗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肯定自己对社会大众的福祉有贡献；学校当局「利用」疫苗来夺走父母照料子女的部分权责，控制家长；长辈亲戚「利用」疫苗来影响父母，建立威信；父母们「利用」疫苗来解除自己对子女健康照料的部分责任，等到子女患病可以减少内疚……。

由此可知，要想停止相信「疫苗哲学」，看清楚免疫针的事实真相，多么不容易！大家必须认真反省人生、经济、政治、保健养生的思想基础，用全新的角度去理解养儿育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用说，在短期之内，能够办得到的人恐怕不多。可幸的是随着廿一纪到来，全球文化正在彻底转化，绿色思想再度萌芽，越来越多父母开始自动自觉，亲自承担起子女的教养的天职，质疑打免疫针有没有道理正是其中一个行动。

当大家致力看清楚打免疫针的真相时，各种荒谬可怕的事实陆续被揭露出来：完全不科学又不诚实的「科学」研究、官商医学界勾结，掩盖疫苗灾难的灾情、政治部门及医生护士有意无意使用恐吓的手段迫使父母就范、医疗工作丑闻被沓密……。

日后历史回顾将会反映出：自称所谓万物之灵的人类，原来真的有时会那么盲从、不理智、肤浅、容易向权威屈服，连关乎自己的身体安危、健康、生命那么大事，也居然任人鱼肉，颠倒是非，不但一个社区如是，甚至整个国家、全人类都同时集体糊涂，而且历时那么长久。

开始反省「免疫针真的应该打？」这个问题，已经不止是研究生活中一件事那么简单了。

表 16: 事不属实

细菌致病论的假设： 1. 凡 X 病必有 X 菌在作祟。

实验结果证实： 1. X 病患者有时会体内找不到 X 菌。

细菌致病论的假设： 2. 在 X 病之外找不到 X 菌。

实验结果证实： 2. 在没有患 X 病的生物身上及其他地方往往遍布 X 菌。

细菌致病论的假设： 3. X 菌必可在体外人工培植。

实验结果证实： 3. X 菌可能成功在体外人工培植，但其原来的病菌必须是由生了病的组织而来。

细菌致病论的假设： 4. 将 X 菌注射入生物体内或组织内，只会令身体或组织生 X 病。

实验结果证实： 4. 将 X 菌注射入生物体内或组织内，往往结果生 Y 病或 Z 病。（例如打肺炎菌进兔子体内会令牠们生败血病。）(注 7)

7.7 谁会信救世主满手血腥？

疫苗几乎享有免遭追究的特权，谁敢质疑它就马上变成反社会的异类。

每一天，在世界各地，都有西医、政府官员、传媒报道宣传打免疫针，劝告或警告父母切勿忘记自己的责任，吹嘘说疫苗是有防病作用的、安全的。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的颠倒是非、集体洗脑的行动。

当然，正因为大众不问后果乐于接受这套，「疫苗哲学」才有市场。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察觉的原因：疫苗几乎享有一种免遭追究的特权。

任何一种商品，不论是玩具也好、电器用品也好，一旦被发现危害用户安全，通常马上大批收回，生产商往往要赔偿给受害人。疫苗这种家伙偏偏却得天独厚，社会非常宽待它的杀伤力，在传媒报告、中小学教科书、政府卫生部门的宣传单张处处宣扬其不符事实的道理，谁敢质疑它都马上变成异类。

西医界早已将公信力孤注一掷，押在疫苗之上，今天后无退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死撑，掩饰真相，企图挽回声誉。

子女生病确是可怕的经验，宝宝性命宝贵，所以本来精明又明白事理的父母往往放过疫苗一马，宁可相信专家、相信政府当局，希望他们是对的，真真正正为大众健康福利着想，于是自己的宝宝不用担心。在日常生活其他所有范围（特别是到了这个消费权益高涨的时代），人人都习惯了承认谁可能会自利、贪婪、无知、爱心不足、犯错，此乃人之常情，然而一想到打免疫针，大众却几乎将科学家、政府官员、西医界从业员当做全知全能全善、英明神武永不会错。

近年来各类医生及药物出错引起伤亡及索偿事件，传媒报道日多，疫苗造成的灾难却好像有豁免权。以美国为例？每年有 960 万人吃了药产生不良效应，其中 66 万入院留医，单是因吃药而患帕金森症者即达 6 万多人。据《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热线》一九九五年二月号报道：美国每年死于医生开出的药物者约 20 万人，数目大于交通失事、枪械杀人、高风险性行为丧生者的总和。

看到了这类关于开错药或是断错症造成伤亡的数字，大多数人承认确有其事，可是嘛，疫苗是大众心目中的救世主，任务那么神圣，人类的健康未来全赖其保障，怎么可能出问题？

即使偶然听到有些对疫苗不利的消息，大家也当耳边风，或者以为是无聊的人在造谣罢了。
(注 8)

○ ○ ○

明天会更惨吗？

按照目前的历史发下去，将来只会有更多病症被挑出来研究，药厂推出更多更霸道更复杂的疫苗，我们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由出生的一刻开始全身变成杀戮战场，科学家和药厂名利双收，西医和政府喜上眉梢。

要将这个「疫苗哲学」维持下去，一点也不难（虽然疫苗明明又无用又危险），请看以下的例子就明白。

假设有一天，某药厂「不慎」将纯蒸馏水入樽当作 X 病疫苗出售，全国的婴儿和小朋友都一律打纯蒸馏水代替真正的疫苗于是：

- 若国内 X 病发病率下降，大家将功劳归于那种疫苗（纯蒸馏水）。
- 若是相反，X 病发病率大增，西医界和政府一口咬定是因为打这种疫苗的国民不够多，必须加强打针运动，雷厉执行（甚至立法强迫）。
- 若是：打足了针的人发病，当局认定打得剂量不够或是先前那批疫苗效力有问题，要求那些患者打加强剂。
- 若是 X 病从此消失，当局一于宣传要求全民继续打，作为预防措施，保证永不会复发。
- 若是 X 病的真疫苗或假疫苗（纯蒸馏水）引发 X1、X2 或 Y 病流行，上研究新疫苗，大规模推行新一轮打针运动。

这不是笑话，这是历史，我们正活在其中。现在使用的疫苗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我们一定搞出了目前这种文化，促使「疫苗哲学」蹂躏自己的身体。（注 9）

7.8 为人父母者武装自己

关于打针的问题你认识够不够？现在坐下来反省一下。

身为父母，要作出拒绝让子女打针的决定，实在需要勇气、良心、智慧。不过，知识的基础也是不可少的。你是否已经对以下几方面认识足够呢？

- (1) 要打免疫针的那些病症究竟有多凶？本地每年有多少病例？死亡人数有多少？
- (2) 关于这些病症的神话，我知道了多少？我了解实况吗？
- (3) 我明白到疫苗可能造成的祸害吗？
- (4) 我明白到疫苗如何不可靠、无效吗？
- (5) 我明白到西医界关于疫苗做的研究如何偏袒不公正、自欺欺人吗？
- (6) 我了解到自己法律方面的权益，政府和学校当局无权强迫人打针吗？
- (7) 我认识到其他医疗传统（例如中医、同类疗法）采用甚么方法免疫吗？
- (8) 我认识到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免疫方法吗？有没有身体力行？（注 10）

7.9 你准备好没有？

分析一下你做人的哲学和生活方式，是否适合合作拒绝打针的决定。

拒绝打针的行动其实是挑战整套社会文化中流行的世界观。你开始做另一种人，过比较绿色的生活，回复自然方式的存在。

以下的问卷是特别设计用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的立场的，请选「A」或「B」，表示哪一种说法较符合自己的态度：

1.

- A. 我相信昔日许多流行病都是被疫苗消灭的。
- B. 我相信流行病都自有盛衰周期，近代各地较少发生瘟疫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

2.

- A. 我相信细菌是人类的大敌，随便袭击我们。
- B. 我相信细菌只是在最适合牠们生存的环境之中才会活跃作怪；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受牠们影响。

3.

- A. 我相信打免疫针是预防保健工夫。
- B. 我相信好的饮食、注重卫生、自在生活是预防性保健工夫。

4.

- A. 我相信打了免疫针，即使饮食不妥及在高压下生活也没有问题。
- B. 我相信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之中，打免疫针反而会削弱身体的抗病能力。

5.

- A. 我觉得若不依靠主流医疗的直接支持，无法自行作出保健方面的决定。医疗保健工作应该交由专家去做，不论我怎样想，觉得如何，他们才知道甚么是对于我和子女最好的。
- B. 我觉得自己要对于子女的一切负责，关于子女的健康，我有能力作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关于我自己和子女的健康状况，没有人比我了解得更清楚详尽；若需要更多资料，我可以找医生或专家查询，但是一切决定始终还是应该最后由我作出。

6.

- A. 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评估子女的健康状况，他们有甚么异乎平常的表现，我必须依赖医生诊治。
- B. 我觉得自己的直觉往往非常有用，帮助我评估子女的不寻常表现究竟有多严重。子女病倒之时，我谨慎留意，努力获取有关的知识。我对子女的健康负责，去见医生是为了获取更多知识，帮助我在已有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子女的健康状况，决定选择哪一种方法令子女活得更好。我会尽量选用不侵害身体的医疗手段。

7.

- A. 我觉得若不让子女打免疫针，日后他们生了那些病，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 B. 我知道打免疫针或是不打，同样会有机会生那些病。若那些病自然地在子女身上发生，我乐于接受其后果。我宁可这样，也不愿见到子女因为我批准打针而身体伤残或死亡。

8.

- A. 我活在社会中必须接受大家公认的意见,若与人想法不同的话,只会感到非常不安。
- B. 我有能力去力排众议,自行作出决定。

○ ○ ○

以上各题,你选择「B」越多,

显然你做人的哲学和生活方式越适合作出拒绝打针的决定,日后心安理得。(注 11)

7.10 历史性免疫实验的启示

大家减少吃糖,小儿麻痹症几乎绝迹。其中可有甚么玄机?

一九四八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奥蒂因退伍军人医院的本杰明·桑德勒医生提出了一个主意,建议用食物营养来预防小儿麻痹症代替注射预防疫苗。

较早的时候他用兔子做实验,发现采用营养来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确有效,那些兔子都对该病有非常顽强的抵抗力。究竟是不是因为它们甚么都不吃,只吃新鲜蔬菜?他发现正常的兔子,从不会血糖过低。于是他将胰岛素注射进兔子体内,结果牠们血糖含量下降,实时失去了对小儿麻痹症的免疫力。这个实验的详情在《美国病理学学报》一九四一年一月号发表。

在一九四八年之时,北卡罗来纳州小儿麻痹症流行,这个桑德勒医生在电台上呼吁小朋友和青少年都不要吃雪糕、糖果、汽水,总之一切加了糖的东西都避开,因为这些食物对人体有害无益,会造成长期血糖过低,容易引起小儿麻痹症病发。

美联社将这个主意发布出去,于是区内的报章广泛报道。

区内的雪糕汽水销量大跌,说也奇怪,几个星期之内,小儿麻痹症发病率亦大跌,州保健局的纪录是一九四八年共有二四九八宗,一九四九年只得二二九宗。

可是,雪糕汽水商不甘利益受损,于是展开空前的宣传攻势,把桑德勒医生抹黑,编造故事指他的研究不符事实。结果,雪糕汽水销量回升到四八年的水平,一九五〇年全州的小儿麻痹症病例亦回升到「正常」水平。

这件历史事件至少证实了一个本来人尽皆知的道理:真正的抵抗力来自身体的理想运作状况。我们想预防细菌病毒,需要的不是针药,而是告别垃圾食物,拥抱健康的饮食。

除了糖之外,肉食更是人体抵抗力的大敌。美国著名医生赫作特·谢尔顿说过:「我从未碰过一个吃素的父母是子女患小儿麻痹症的。」

为甚么吃肉才会令人患小儿麻痹症?这是因为肉类食品在新陈代谢过程之后,留下的废料是嘌呤,这家伙的分子酷似咖啡因,在人体内先产生刺激,然后令人昏昏欲睡、精力全面下降。

7.11 正确认识人体免疫力

一日明白到免疫功能的真相,父母即可释怀,无须担心子女不打针会吃亏,自己要内疚。

目前社会的气候是西医界控制医疗工作,政府、科学界、传媒等等几乎一致认为打免疫针是医学提供的最佳健康保障,所以若有父母敢怀疑或者拒绝这种免费的服务,他们的子女

是损失了生命中不可少的东西。

许多父母见宝宝年纪小小，已经打了十多二十针，而且不时有恶性反应，早已觉得不妥，但是他们不敢想象「违抗」医学界的后果，结果生下一胎时难免挣扎一轮，若是不打针则活在矛盾与压力之中，若是打针则不断悔恨内疚。

「其他小朋友个个都打了针，我的爱儿未打，岂不危险？应该怎样动手保护他？」如果你这样想，证明你仍未摆脱「疫苗哲学」控制。你一旦明白到真相，跳出了「疫苗哲学」的控制，就可以释怀了。

真相就是：令郎从未打过免疫针，他天天生活在已打了针的孩子中间，受到大伙儿感染的机会其实极小，反而如果他打了免疫针，由疫苗得来感染该病的机会却大得多！再者，未打针的人天然免疫能力较完整，所以受传染而病倒的机会肯定较小。

从统计数字方面说，你的宝宝死于交通意外的机会，远远大于死于任何一种儿童的传染病；这是说，你乘车或步行送他去诊所打免疫针，路上所冒的风险比受到传染而患病更大。如果你悟透这个道理，就不会再被西医界渲染传染病的宣传吓倒——与其担心他会生肺结核、百日咳、小儿麻痹症、麻疹、白喉、破伤风而病死，不如担心他交通意外，或是食物中毒、被谋杀，那样才比较合乎事实。

如果你心中仍然有阴影，唯恐子女不打针很吃亏，不妨听听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免疫学家勒鲁瓦·胡德这番话：「我们已经相当了解免疫系统的硬件，但是对于它的软件如何运作，几乎一窍不通，软件就是那些主使细胞办事的遗传基因。」或者听听免疫学家爱德华·布拉德利的话：「现在我们对于免疫系统的认识，就如哥伦布首次由美洲回航时对美洲的认识那么少。」

我们的免疫系统运作那么复杂，其中的奥秘那么大，与其天真地相信运用简陋又危险的毒物去「骗倒」它就可以预防疾病，为甚么不回归自然，运用最基本的保健方法来自卫？

要想不生病，最好的办法是令自己的免疫系统正常运作，这是不易之理，大自然的设计。

长期活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身体抵抗力必然下降，现在人人都已明白这个道理。原来我们紧张之时，心跳加速、血液内的激素促使肾上腺加强运作，血压上升，胸腺和淋巴结内的蛋白质纷纷转为糖份以提供实时可用的能力，同时血液及骨骼里的矿物质被抽出。

紧张过后，上述各种养份必须及时补充，否则的话，身体就开始生病了。

所以，为人父母者真的想子女免疫，不如为他们提供卫生又安全的生活环境、健康的饮食、轻松快乐的家庭文化吧。

表 17：正邪分明让明天会更好

丑恶保健工作	1.	割裂理解。
美善保健工作	1.	整全理解——每一部分都视作与较大整体息息相关。
丑恶保健工作	2.	集中看数据、效应。
美善保健工作	2.	集中看原理及背后的原因。
丑恶保健工作	3.	对抗性——缔造疏离感。
美善保健工作	3.	和谐性——缔造冥合感、连系感。
丑恶保健工作	4.	负性取向——令人恐惧。
美善保健工作	4.	积极取向——启发思想。

丑恶保健工作	5.	迂回式——在真正问题的外围兜转。
美善保健工作	5.	直接式——探到问题根源。
丑恶保健工作	6.	令人糊涂混乱。
美善保健工作	6.	令人清晰明理。
丑恶保健工作	7.	将原因放在外面——归咎外在因素陷害自己。
美善保健工作	7.	承担责任——明白物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
丑恶保健工作	8.	变化无常，随意解释。
美善保健工作	8.	有秩序、合乎逻辑。
丑恶保健工作	9.	肤浅、表面化。
美善保健工作	9.	简单美妙但又多层面。
丑恶保健工作	10.	会上瘾——制造依赖。
美善保健工作	10.	增加自信——令人自主自立。
丑恶保健工作	11.	浪费资源——所需费用不断激增。
美善保健工作	11.	合乎经济——廉宜有效。
丑恶保健工作	12.	行内自保利益——权威主义。
美善保健工作	12.	开放——公平竞争。
丑恶保健工作	13.	短视、治标。
美善保健工作	13.	重视长远效果，治本
丑恶保健工作	14.	多多不良副作用。
美善保健工作	14.	多多良性副收益。（注12）

表 18: 真正免疫力何处寻?

想减少感染任何疾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过健康的生活，包括注重饮食、生活环境、运动、精神健康等。

如果你全家都明白以下各方面如何重要，身体力行，根本无须担心传染病（要用打针之类的方式冒险）：

1. 生活起居

- 居住环境理想 • 早睡早起 • 多吸新鲜空气 • 生活上少压力
- 享受自己的工作 • 时常郊游 • 多多劳动 • 多多身体接触
- 正常性生活

2. 饮食

- 多喝洁净的水 • 尽量吃素 • 尽量生食 • 尽量吃有机食品
 - 吸取均衡营养 • 清淡口味 • 少吃加工食品 • 限制食量
 - 细嚼慢咽
3. 保健
- 注重个人卫生 • 日日排便 • 多做内部清洁工夫
4. 心境
- 减慢节奏 • 时常欣悦 • 感恩、知足、淡泊 • 多做布施
 - 多享受宁静 • 时常态度积极 • 令人生有目标有意义（注 13）
-

7.12 怎样真正为子女免疫

加强抵抗力，快快乐乐做人，才是健康生活之道。

是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污染物的环境里，失去了种种支持生命的必须条件。我们长期抵受巨大的压力。

不打预防针，怎样可能抵御越来越凶的流行病？

答案是预防针不会有真正预防的功效，反而令人更孱弱。不论打或不打，真正预防力量来自健康的免疫系统。

我们都可以不断努力，加强身体的免疫功能。以下是公认的有效办法。

1. 生理方面——

尽量令身体保持微碱性状态，这样才健康又精神，具体行动包括：

- 多吃令身体变硷的食物（一般以八成最理想），少吃令身体变酸的食物（保持两成）。新鲜水果蔬菜一定要多吃。大多数肉类都令人体变酸，大多数素食则相反。
- 尽量吃未经加工的、当造的、本地生产的、有机的食物。多吃绿叶蔬菜。尽可能生食，尽量用蒸的办法煮熟食物，不用煎炒炸焗，不用微波炉处理食物。
- 多多咀嚼慢慢吞咽，津液可令食物变硷。
- 多吃芽菜及已发芽的谷物，豆和谷物发芽之后变硷，更易消化，蛋白质及酵素也增加。
- 不断清洗排毒，保持每日大便，定期做清洗工夫（喝醋、洗肠、灌肠、草药排毒等）。
- 充足休息，作息有定时，多劳动，喝优质清水，多多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
- 尽量避免一切有害身体的物质，例如尼古丁、咖啡因、酒精、白糖、化学药物、农药、化学食物添加剂、X光、辐射保鲜的食物、电磁波等。
- 尽量争取适当的维他命矿物质、酵素。

2. 内心方面——

长期保持积极的思想 and 悠然闲适的心理状态，具体行动包括：

- 拒绝一切负性的意念影响自己。
- 凡事量力而为，对自己不作过份要求。
- 明白到一切事物都是能量的组合，包括意念、思想、情绪、感受，我们都不断在创造自己的世界，并且活在这个世界之内；天堂是你搞出来的，地狱也是。每一个意念都有千秋万世

的影响。

- 多布施，感受爱与被爱的经验。
- 多做静心，尤其是用观赏的方法感受自己期望的情况。
- 随缘，明白到自己能力如何大、如何小，以及各种条件与时空的因素。

3. 灵性方面——

恢复跟宇宙沟通，享受灵性存在的境界，具体行动包括：

- 时常记得自己是宇宙总力量（上帝、本源、道……）的一点点，暂时以人的方式呈现，尽量感受结合这种力量结合的美妙经验。
- 时常感受到宇宙间的和谐、平安、幸福，即所谓「时时心有法喜，念念不忘禅悦」。（注15）

表 18: 回到真智慧

美国自然保健会提倡绿色养生方法，建议以下的行动来加强抵抗力，代替打免疫针，心安理得过安全幸福的生活。

活学活用十大养生法：

1. 吸新鲜空气。
2. 喝纯净的水。
3. 素食，最好是有机食品，而且未经加工。
4. 充份休息。
5. 劳动筋骨。
6. 晒太阳，在天然光下生活。
7. 在适当温度中生活（勿过冷过热）。
8. 保持身体内外清洁。
9. 在优美环境中生活。
10. 保持情绪平衡。

活学活用四大养生禁忌：

1. 忌放纵——
食过饱、工作过劳、过份沉溺任何活动。
 2. 忌欠缺——
营养不足（长期吃过份加工的食物，依靠维他命丸等来进补）、运动劳动不足、晒太阳不足、休息睡眠不足、工作满足感不足、人际关系快感不足。
 3. 忌伤身生活习惯——
吸烟、饮酒、吸毒、喝汽水、吃垃圾食品及有毒食品等。
 4. 忌伤身情绪习惯——
憎恨、妒忌、担忧、焦虑、贪婪等。（注 14）
-

第 7 章要点

1. 企图用打免疫针的方式防病，是迷信一种错误的哲学导致的行为。一旦明白了疾病与健康的真相，自然懂得自己努力去争取安全幸福。
2. 人体的免疫力来自整全的健康，只要过顺乎本性的生活，态度积极，我们已经百毒不侵，无须担忧传染病。

8. 拒绝打针有办法

“[那些医护人员]摧迫着我们进去，不由分说打针——根本没有时间看清楚介绍的单张，上面印明警告说打针会生病、死亡。”

——家长 A

“我告诉他们说不会让子女打针，他们简直吓呆了，纷纷在说：‘你疯了吗？’‘现在是廿一世纪了，你搞甚么鬼？’‘在那些没有打针的国家，很少有人活到老。’‘你令孩子十分危险。’”

——家长 B

“人们不断拿我们做话柄，尽情嘲弄，我们知道自己是做得对的，一早预料有这样的遭遇，有问题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家长 C

“我的儿子只有一岁，但是我获通知说他必须打了针才可获准去日间托儿所。于是我到公立图书馆，复印了一份加里福尼亚州的《卫生与安全法规》，其中说明强迫打免疫针是违法的。我写了一封信给托儿所，声明若小儿日后有问题托儿所无须负任何责任。他们半句话也不再说，从此没有麻烦。不过当时我吓死了。”

——家长 D (注 1)

8.1 认识本地法例规定

如果你在香港出生，呱呱堕地不久，就已经有一针又一针疫苗打进你的血液之中。（见第 22 页）。

你入学时，学校当局会要求查验「针纸」。

你出门旅行，许多国家的入境部门会要求查验「针纸」。

你申请做有某些职业，僱主亦会要求查验「针纸」。

你以为上述各样都是有法例规定的，市民必须乖乖照做，那么你就错了。

你长期被误导、恐吓、施压、洗脑，以为免疫针非打不可。

致：卫生署署长

由：周兆祥（《信报》专栏作者）

署长先生：

我正在研究本地市民打防疫针的情况，请贵署提供以下资料：

1. 目前香港有哪些法例，规定市民必须打哪一种防疫针？
2. 若市民拒绝打，应循甚么途径申请豁免？
3. 至今为止，本港有多少人《实数或百分率》打了哪几种针？
4. 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校方是否有权拒绝没有针纸的学生入学？
5. 僱主有没有权力拒绝聘用未打针的人？
6. 本港是否需要入境者必须打某种针药？

敬请回覆，非常感谢。

谨祝

工作愉快

周兆祥 1998.4.27

周先生：

多谢您在四月电传给卫生署长的信件。对于有关本港防疫注射的查询。现函覆如下：

1&2. 卫生署参照世界卫生组织之建议及本地传染病之情况订下一套防疫注射计划。在香港，防疫注射并非强制性的，但本署鼓励市民参照该注射计划接受防疫注射，并提供免费注射服务，以预防有关的传染病。

3. 本港儿童的防疫注射比率如下：

一九九六出生的儿童

白喉、破伤风及百日咳 百分之八十八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国麻疹 百分之八十二

乙型肝炎 百分之八十七

卡介苗 接近百分之百

一九九五年出生的儿童

小儿麻痺 百分之八十二

4. 卫生署并无建议将防疫注射列为本港学校的收生条件。

5. 本署亦无建议将防疫注射列为僱主聘用员工的条件。

6. 本港对入境者并无任何有关防疫注射的要求。

祝身体健康。

卫生署署长

（莫天娜医生代行）

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

清楚了？

在美国有些州，法律规定某几种免疫针非打不可，除非父母以个人理由（例如宗教信仰）

申请豁免。这些法例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美国人不满。

英国并无强制打针的法例。香港大概是追随英国的做法。

所以，每一个家长都可以完全合法地拒绝让子女打免疫针。若卫生署人员留难，可以不理。（通常他们非常尽责，不肯随便罢休，三番四次打电话来劝喻，不听父母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有礼貌又有耐性一点说明自己的立场，相信将来卫生署会改变做法，减少让追寻绿色生活的父母承受这种不必要的压力。）（注 2）

8.2 怎样应付学校施压

校方人员都不是魔鬼，他们身不由主，令他们难做没有意思。只要有办法下台，就不会找家长麻烦。

不过，入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目前，不少幼儿园；幼儿园、小学都要求父母出示针纸，才取录入学。

这是不合法的行为。正如卫生署回覆我的公函明言并无法例规定，学校无权拒未打免疫针的学童于门外，也无权强迫正在就读的学生打针。

学当局往往是怕麻烦，唯恐自己校内流行病肆虐，因此以为迫使所有学生打齐针，就有保险，即使有流行病在校内蔓延，亦可免除责任，不怕家长指责埋怨。此所以校方往往十分热心向家长施压，要每一个学生打齐所有免疫针。

那么，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子女打针，怎么办？

恐怕只有两条路：坚持不打，或是转校。

转校当然不容易，因为难保其他的学校也是一样的政策，公事公办。如果找得到开明的学校、肯讲道理又有同情心的学校领导人，而你又有条件送子女入学（例如经济负担），那真是福气。一般来说，凡有外籍儿童入学的学校，都明显在这方面宽松得多，因为外籍家长觉醒者较多，而且他们往往身体力行，不怕麻烦，坚持到底，道德勇气特别大（值得本地中国人学习吧？）。

不然的话，你的选择只好是让子女留在原校。这样你们全家都面临考验（每一个考验都是危机，凡是危机都是机会，包括全家学习、成长、增进感情），大家需要拿出智慧、耐性、爱心、勇气来面对。

硬碰永远是下策；一定要争取双赢结局。校长和老师都不是魔鬼，他们不但有自己的苦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且通常是真正相信打针有理，很难明白为甚么你们个别家长那么硬颈、不负责任、拒绝合作。他们无意找你们麻烦，你们令他们难做也是没有意思的。何况，贵子弟在他们手上。

所以，要用尽心思想一个「你好我好」的解决办法，让校方有所交代。例如经过友善又互相尊重的沟通之后，写一封正式的信声明子女健康一切责任由父母家长负责，或者提出宗教、良心、学生的体质（例如敏感、易休克）等理由，请求校方谅解，豁免打针的「规定」之类。这样，校方行政人员有所交代，说不定让此事不了了之。（他们应该也是奉行「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原则办事的，只要有办法下台，怎会继续找麻烦呢？）（注 3）

8.3 怎样应付医务人员施压

如果你决定不让子女打免疫针，就要采取各种措施，先发制人。

入院分娩之时，向院方声明婴儿出世后，不论在甚么情形下，都绝不可以给他打免疫针。若能书面通知院方，把信交给护士长，就更妥当。不要理会医护人员讲甚么，尽量有礼貌婉拒解释。（记着你完全有权拒绝打针，合理兼合法。）

孩子长大，不论在甚么情形下，尽量勿让其他人代替你带他去诊所或医院。以往有些父母请祖父母、亲友代劳带子女去看医生，竟然被不由分说打免疫针。若孩子生病住院留医，书面声明不准为他打免疫针，因为许多医院都十分热心乘机「补打」。卫生署人员来学校例行打针时，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内将同意授权书送回，清清楚楚说明拒绝授权，声明若违反家长意愿打针，一切后果由卫生署负责。保留影印副本。切勿忘记交回这份同意书，因为有时医护人员收不到就当家长同意打针。

在任何情形下，尽量避免跟医生、护士、校长等人争议，因为总没有好结果的，他们通常不会被你所说服，你态度越高调，他们只会越反感，拒绝同情或帮忙，而且会引来更多人注意，往往令你更难堪。

有个好办法，就是在打针的同意书上写明：「我们被警告过 xxx（子女姓名）若打免疫针可能有严重不良反应。」当然这不是谎言，因为全世界已经有许多医生和专家公开声明一剂疫苗都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反应。你这样写，或者再附上一封短函，可能从此天下太平，学校当局放你们一马。

阻延的策略往往亦奏效，不论谁为此事麻烦你，不妨说「我们正在考虑考虑，听取医学意见，需要深入一点了解 xxx（子女姓名）的个人健康状况，再下决定是否打针」。卫生署也声明「在某些情况下，是不适宜接受免疫接种」，这些情形包括发烧、正在吃某些药、曾经抽筋、癫痫症、上次打针后有严重反应等。你只要说子女有这些反应，没有医务人员敢为他打针。（注 4）

8.4 子女打针受害如何索偿

小朋友打了预防疫苗之后出现不良反应，想打官司索偿，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重伤死亡也不例外，原因是你很难提出足够证据说服法官，指称预防疫苗是导致反应的唯一原因。过去世界各地有多宗个案，都是索偿一方败诉。

不过也有成功的先例！爱尔兰最高法院就推翻过法庭的原判，裁定预防疫苗受害人肯尼思·贝斯特索偿有理，结果疫苗生产商要赔二百七十五万镑。

英国近年亦有个别的索偿官司是受害人胜诉的，最高赔偿额为三万英镑，由政府赔出。法律援助处亦批准八十多宗个案，提供援助，都是打针后脑部受损索偿。

打官司想胜诉，必须尽可能搜集有关证据，所以每一次子女打针，一定要保存所有的纪录，包括：

1. 医院（例如婴儿在医院出世时）、校方（例如学校发给家长）的打针通知信。
2. 你向医生、护士或其他人员查询关于打针事宜所得到的回应（若是书面更佳），例如你向他们指出担心打针有不良反应他们怎样说，或者你告诉过他们说子女会对针药敏感他们怎样说，或者你要求他们签一份责任承担书、或向他们送有条件的同意书，他们作出的回应。
3. 子女打针之后出现的一切反应，包括日期、时间、情况、延医诊治的经过，医生或院方的文件（例如药方）等。（注 5）

9.问与答

绝不可将剧毒药物给任何人使用。

——希波克拉特斯（希腊医药之父）(注 1)

近年来，全球各地的为人父母者纷纷醒觉，明白到打免疫针问题多多。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内心产生种种疑问。

即使决定了拒绝让子女打针，他们仍然要解答许多问题，一方面令自己安心，一方面也向周围的人解释。有时他们解释了一些问题，又会有另一些出现。

以下是一些最常见的问题。答案中大部分的解释及资料都散见于本书各章。

○ ○ ○

1. 预防疾病的疫苗不是消灭了许多流行病，挽救了千千万万生命吗？

答：历史上，在预防疫苗及抗生素发明面世的时候，所有的流行病的发病率早已下降了 95%。原因是居住环境卫生和饮食营养改善，跟医药的发明无关。疫苗使用与流行病消失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

事实就是许多社区大规模打针之后，各种疾病（包括本来要预防的疾病，例如百日咳，及其他疾病，例如肺炎及癌症）随之增加。打了针的人一样患上要预防的疾病。推行打针运动的社区跟没有推行的社区，疾病传播的模式分别不大。

许多种早年以为早已「歼灭」的流行病（例如肺结核），近年再度肆虐。不少社区九成人以上早已打足免疫针，但一样有大量那些疾病发生。

由此可见，免疫针的疫苗不可能防止流行病爆发。

2. 若停止打免疫针，岂不是会有各种流行病再次大规模爆发吗？

答：历史所有调查统计都从未证明过打了针的人保证免疫，反而证实打针或是不打，一样会生那些病。由各地的医学纪录可见，停止推行注射运动，往往反而发病率大降。

3. 打免疫针始终都是积极做点预防工作，总比甚么也不做好，是不是？

答：如果证明是有用的，当然做比不做好。可是免疫针自面世以来一直都未能发挥预期作用，反而问题多多，而最热心推动打针的政府和西医界为了面子、为了本身利益及种种原因，死不悔改，拒绝面对现实。

必须明白，疫苗打进了身体，不但没有好处，还一定会带进了许多剧毒物质，长期造成损害。

4. 即使生活环境理想的儿童无须打针免疫，那些生活条件恶劣的（例如贫穷国家、贫民窟的）儿童，不是可以打针有点用吗？

答：原来孱弱又生活在高风险条件之中的儿童，更需要健康的身体、未受干扰破坏的免疫系统来抗病。

5. 儿童生了病搞出并发症，风险不是比打免疫针更大？

答：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打针，生流行病而搞出并发症的风险是 X ，如果打针，风险是 $X + Y$ （ Y 是打针本身的风险），等于双重受害。

先谈 X ：至今为止，并未有证据证明打了针之后有较小机会患该种针药预防的病——凡是生流行病的人，平均有五成至八成是打足了该种病的免疫针的。总之，打与不打，一样会生病，一样有机会搞出并发症。

再谈 Y: 事实证明, 打针要冒极大的风险 (见下文)。

6. 哪些免疫针的疫苗最安全?

答: 只有从不打进人体的疫苗才是安全的疫苗。事实就是疫苗多含有各种剧毒物质, 可致癌或致命。

有些疫苗证实会引致各式各样严重的病患 (例如百日咳和疯狗症疫苗), 有些表面上看来副作用较少, 但是仍然有机会导致伤残甚至致病, 而且其长远的危害难以估计。近年越来越多打了针受害的索偿诉讼。

如果你相信有些疫苗较危险, 有些杀伤力较小, 值得一试, 那么你仍然未充份明白到打免疫针防病的想法何以大错特错。

7. 究竟打免疫针是否有效?

答: 唯一的好处是父母若未明白其害处, 心理上觉得好过, 得到虚假的信心 (「我保护了子女」, 「他们不会生流行病」)。

事实证明:

- (1) 打了免疫针的相当大部分没有抗体出现 (西医认为体内现抗体「显示」) 有免疫能力。
- (2) 有了抗体未必等于有免疫能力, 一样会生那些流行病。
- (3) 究竟抗体出现 (即所谓「免疫力」) 维持多久, 连专家也不敢肯定说。
- (4) 整个社区几乎百份之百打了免疫针, 往往一样有流行病爆发, 并不见得有保障作用发挥出来。

试想: 如果免疫针真的对人有效, 为甚么要打完又打? 如果真的对整个社区有效, 为甚么打了一百几十年, 流行病仍然猖獗处处不受控制?

8. 谁说免疫针无效? 许多鸡场的鸡只打了免疫针, 才得以幸存, 不接种的都得了瘟疫。这不是疫苗有效的明证吗?

答: 现代的鸡场都是极端违反自然的人间地狱安排, 事实就是鸡只 (牛猪等都一样) 打足了免疫针, 一样频频有瘟疫, 而且还百千奇百怪的可怕病症 (疯牛症、禽流感等等)。

凡是环境欠妥, 不去改善环境而企图用「聪明」的方法「抗病」, 必有严重后患。打了免疫针的鸡暂时可能未患上那些病症, 但长大后往往患各种更严重的病, 只不过牠们一早被送到屠房, 未及发作而已。人吃了这些满身慢性病及病态微生物的牲畜的肉, 也纷纷生各种病。

9. 现在大家提倡「预防性医疗工作」打免疫针不是良好的预防性医疗工作吗?

答: 如果真的有效, 当然功德无量。

但是病不能预防, 反而伤害大部分的人甚至频频导致死亡, 这真是怎么样的「预防性」医疗工作?

10. 大家个个参与防病, 甚至甘冒风险付出一点代价, 你却拒绝合作, 对社会公平吗?

答: 每一针都带有风险, 若社会上又多一个儿童冒此风险, 大家有甚么额外的益处? 当然如果疫苗是有效的, 则另作别论, 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每一位父母拒绝让子女打针, 反而树立了好榜样, 及早改变这种违反自然与人权又非常危险的社会风气, 长远来说对全人类功德无量。

11. 不接种的儿童危害已接种的儿童的安全, 公平吗?

答: 如果打免疫针真的有免疫力可以预防疫病, 那么打了针的儿童还怕甚么? 何况有些专家

相信只要有八成人打足了针，整个社区就安全，连未打针的也受到保护。如果你也相信这一套，大可不必理会那些不接种的儿童。

12. 我让子女打了针，至少心安理得，有何不妥？

答：汝安则为之。如果你死硬不肯正视事实，宁可自欺欺人，那没有人能够阻止你。真正关心子女幸福的父母都会尽量了解事实，拿出勇气来凭良心办事。知道自己并未因为胆怯而容许强大杀伤力的毒物注入子女血液内，令他们终生受害，才真正会心安理得。

13. 我的孩子打了几针，从来没有甚么副作用，有甚么好担心呢？

答：人的身体天生有精良的程序，凡有毒物入侵都会尽力排斥、中和、清洗。这种抵抗力却是有限的，破坏到某个程度，会突然崩溃。

越来越多调查研究的证据证实，打免疫针破坏脑部功能，导致日后终生受到伤害，包括弱智、暴力倾向、敏感性、自闭等。

许多儿童打了几针还没有反应，再打一针即出事。暂时无反应并不表示孩子身体强壮，可能刚好相反，日后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永久性伤害。

14. 我的子女已经打过针，现在才拒绝不是太迟吗？有甚么可以做？

答：不是。如果你明白到打针有害无益，以后每一针都危险，那么应该从此停止。你现在马上开始加倍努力，提供好环境让子女过健康生活，加强真正免疫能力（见下文），这样可以尽量减低昔日那些针药的伤害。

15. 若我不让子女打 X 病免疫针，他日后真的患了 X 病，如何向自己良心交代？

答：即使打了，他一样有可能患此病，所以你根本无须内疚。由于他身体免疫机能保持良好（并未被针药破坏），所以康复反而较快，受并发症伤害机会较少。

人生有许多许多灾难，都是没有神奇的「免疫」办法可以保险的，例如车祸、被暴力侵犯、生意失败等，为人父母者不是全知全能，只要做足了防范工夫，自可坦言面对劫数，从中学学习。

替子女防疫的最佳办法，是拒绝打防疫针，帮助他们得到真正的免疫（见下文）。

16. 不让子女打针，怎样可以令他们减少生病？

答：不论子女打针不接种，做父母的都有天职，提供对健康最有利的生活环境和饮食，并且教导子女保健卫生之道，养成良好习惯，身体力行，包括：

- (1) 吸新鲜空气、健康饮食（尤其是素食、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有机食品）、充份休息、多劳动、适量晒太阳。
- (2) 生活在安全、优美、宁静的环境里。
- (3) 注意个人卫生，保持环境清洁。
- (4) 保持情绪平衡，长期开心自在。
- (5) 忌放纵（不过饱、过劳、过份沉溺任何活动）。
- (6) 忌伤身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吸毒、喝汽水、吃垃圾食品、捱夜等）。

17. 医院、学校强迫我的子女打针，怎么办？

答：香港法律并无强迫打免疫针的条文，医生、护大、校长、海关人员、僱主等若迫使任何人打针，是违法行为。

如果父母不想子女打针，只要将意愿清楚告知院方、校方、例如在同意书上写明「不同意」，

或另函通知（这样就更妥当）。

若医务人员再三干预或劝告，最好善言相待，声明立场。通常争辩或企图说服对方并非好办法，请对方体谅接受较为明智。

18. 子女打了针受害伤亡，如何索偿？

答：按照目前的法例及社会气候，恐怕难之又难，因为索偿者必须证明所受损害无可置疑是打某支针直接造成的。

不过，为了索偿或协助治疗，父母都应该保留一切打针的记录，包括何日打了甚么针，所有的不良反应逐日详细写下来。

19. 我怕拒绝子女打针会被视为怪人，长期在亲友面前感到难堪，怎么办？

答：许多父母确是为了怕麻烦、怕尴尬而宁可咬紧牙根，让子女受害。

做称职的父母是个光荣任务，子女的幸福会带来极大满足，尤其是因为你曾经付出过代价。你对免疫针表态，只不过是走在社会潮流前一点点吧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文化都正在朝这个回归自然的方向转。（注2）

第 8 及 9 章要点

1. 香港和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一样，法例并未规定必须打免疫针，所以任何学校、僱主、官员、医务人员若强迫人打，是违法行为，家长可据理力争。
2. 打了免疫针受害虽屡见不鲜，但索偿异常困难。最好保留一切打针及其后反应的纪录。
3. 知道自己为子女的幸福做了正确的决定，将会心安理得。

附录 1 活在荒谬、非人的大圈套里

周兆祥先生：

你好！

本人常阅读你在信报写的《野鸽居六号》。多年来在我和我的家人生活方式和信念上都起了或大或小的影响。最近有关疫苗的问题令我读后心理有很大的愤怒：这愤怒与被人骗牛奶对 BB 好的如出一辙。为甚么我们可以给药厂和政府这样的蒙骗！为人父母者可以为下一代作甚么呢？其实我们（父母的一群）也是受害者呢！

当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三年半前）时，我坚持母乳喂哺（上班后就混合喂哺）直至现在我第二个孩子出世（已经十个月了）。我仍都给两个孩子喂哺母乳，当中因着你的文章我反醒，实行了几件事情。

(1) 母乳喂哺绝对正确，但妈妈该素食。这件事受着你那篇《又恶又毒的乳房》所影响。全素食我仍不能，但已经少了许多许多的肉、海鲜……。但当中的过程仍是很多挣扎和怀疑。

(2) <牛奶，NO WAY!>在我们家的雪柜内已没有了牛奶，改了是维他奶（需有一些代替品，纵然这产品中仍有 Milk Solid），苹果汁、西梅汁，孩子也知道牛奶有许多敏感东西。

我亦期望我的小儿不用电视上那些甚么助长奶粉而只吃母乳到一岁、两岁。

(3) 抗生素。这个问题常令我给西医骂到面红耳赤。有一次我和孩子都病了, BB 看西医 (因有发烧) 我看中医, 西医问我有没有看医生, 我说看中医。结果他「同吓」我中医没有消炎药治不到我的「黄痰黄鼻涕」会令 BB 不易痊愈 (因为我仍要喂夜奶与 BB 同睡)。在又病又担心情况下, 我吃了两个疗程的抗生素, 结果仍好不了, 只好再向中医求救, 结果渐渐康复过来。

这些经验都令我思想一个问题:

「喂哺母乳成功了, 但往后照顾孩子时, 那些抗生素却进入了我孩子的身体, 这又怎么办呢?」

(4) 预防疫苗

今年初, 我的长子接受了麻疹加强剂和水痘疫苗的注射, (现在后悔了!) 之前都挣扎过, 与丈夫考虑过多时 (也曾想过敝询一下你的意见呢!) 奈何, 总胜不过两个想法:

(1) 要是大部份小孩都接种了这些疫苗, 自己的孩子却没有, 他们若发病了, 会否比别人危险呢? (你可见过那些水痘单张的图片? 很骇人的) 。

(2) 若果不接种的话, 真的出了事, 这会后悔、埋怨自己当初为何不打针 (西医总说要打过针又患了该病的话, 那程度会比没有接受注射的为轻) 。

总结这些问题的反醒后, 心总是极沉重, 原来现今的人生活在一个如此荒谬、非人的大圈套下而不自知。是人的自大、又是人的无知……很无助, 很无奈……。

又是停笔的时候, 希望有机会收到你的回应 (只需只字词组即行, 因你工作十分忙呢!)

祝工作顺利

努力作在旷野的另类施洗约翰

读者锤太上

锤太: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包括行动方面赏面捧本专栏 (「野鹤居 6 号」) 的场, 精神方面鼓励我做的工作。

嘱我努力做旷野里的另类施洗约翰, 愧不敢当。最近好朋友还问我: 为甚么仍然那么「劳气」? 明明有条件「悠然生活」, 却不自量力搞东搞西、冒碰得头崩额裂的大险继续蛮干。也许都是正如你说世间尚有荒谬, 而且是人为的荒谬, 觉得应该就自己的岗位与能力做该做的一份罢。烛光总会到蜡尽之时熄灭, 燃点了自己的一段时光才敢无悔。

如果我们个个都因为无助、无奈而躲起来或自怨自艾, 人间再无希望。要罪恶继续下去, 唯一需要的条件是善人各善其身。历史, 是由不知道原来是不可能的人所创造的。天下间所有进步, 都毫无例外是由个别良知未泯、择善固执、勇往直前的人赤手空拳创造出来的。

你也清楚知道, 你提出来的问题真是很大、很大, 也是每个当代人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尤其是像你和我这种对人类未来仍寄予期望、至少为了自己的子女而不忍放弃的人来说, 要有多担心愤怒就有多担心愤怒。

你提出的问题, 本栏逐一谈过了不少, 部分我已收集成书, 就寄奉给你结个缘吧, 日后可以进一步讨论。谨此简覆关于打免疫针的两点:

第一、其他小朋友都打了针、自己的没有打, 会不会很危险? 事实应该是

1. 如果也照打, 只会更危险, 因为疫苗的杀伤力比那些疾病的威胁大得多。
2. 如果照打, 一样不见得有免疫力, 发病一样严重。
3. 最好的办法, 是不遗余力全面提高小朋友的抵抗力。
4. 大多数要预防的病 (水痘、麻疹等) 本来都是儿童例行经过的人生阶段, 只是十天八

天不适，不会长久影响，反而从此终身免疫，身体因而更强壮。

第二，打了针只会更后悔：不但随时会有实时反应（由最轻的疼痛到较严重的脑部受损到最严重的死亡），还终身孱弱多病、各种功能失调、早死。

我知道大家被西医集体洗脑，实在不容易理解以上的事实，也根本难以接触到有关的资料和数据，所以在朋友的鼓励协助下，编写了《免疫针危害健康》一书。

做人不易，做父母更不易，在此时此地做尽责的父母更更不容易。不过，家家有本难唸的经，每个处境都有它的考验，每个考验都是成长的机会。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有智慧坚持下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做得多少就多少，不但全家更温馨幸福，自己也会成熟可爱、人生圆满。

一起努力吧。明天因为我们而更好。

祝你们全家
幸福自在
周兆祥 1998.5.11

o o o

附录2 希望保护子女

周兆祥先生：

拜读阁下著作《西医危害健康》及连日在信报专栏关于预防疫苗注射的祸害，本人正在慎重考虑，应否继续让小女打预防针。鉴于现时香港对预防针的认知，依然是正面的立场占压倒性优势，母婴健康院、学校、儿科医生皆视儿童针纸为必然需要的文件。虽然本人对疫苗的作用非常怀疑，对其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更加担心；但是，在传统途径所能收集的资料，并未能够引起大众的反思，遑论推动香港医疗界的自我检讨。退而求其次，本人希望保护自己的儿女，避免接受有「毒」药物的污染。首先，本人须要说服太太，还要受到幼儿园入学文件不足的质疑，面对这两件现实难题，希望阁下指点，提供可行的办法。再者，可否发表更多数据，或引述在香港能够接触到的刊物，罗列大众容易信服的证据，支持不打预防针的行动。祝身体健康，谢谢。

读者 李先生
98年5月13日

o o o

李先生：

谢谢来信。你面对的处境，正是全世界许多有责任感的、觉醒了的父母所面临的徬徨情况，希望我在专栏中提供资料，对大家有点用。香港目前恐怕仍然不易找到别的团体或书刊（除了英文书，见本书参考书目），可以支援大家。希望情况早日好转，人间恢复青绿。

谨祝
合家安康
周兆祥

o o o

附录3 《疫苗注射同意书》

致疫苗注射有关人员及团体

本人谨此同意在按照下述条件之情况下让我的孩子接受预防疾病的疫苗注射：

1. 我们所得关于该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资料，都是完全正确的、并无遗漏。
2. 日后孩子若因接受注射该疫苗而蒙受任何损伤，施行注射的医生或护士、该疫苗的制造商、卫生署都同样要负责任。
3. 孩子若因接受注射该疫苗而蒙受任何损伤，将会按照法例规定，得到充份赔偿。
若未能满足这些条件，不得为我的孩子注射疫苗。

儿童姓名： _____

家长姓名： _____

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注 2)

附录 4 《给医生 / 护士 / 校长的信》

亲爱的 X 医生 / X 护士 / X 校长：

我们是 XXX（子女姓名）的父母，写这封信是请求你谅解、帮忙。
我知道你们有责任保障 XXX 的健康，不过身为父母，我们也有最大的责任，保证他生活幸福、健康成长。我们在各方面做足了工夫，包括深入了解关于打免疫针的问题。

经过慎重的考虑，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坦白说对打免疫针全无信心，相信打了之后只会对 XXX 有害无益。鉴于已知的疫苗威胁是那麽严重，打针后不少人终身伤残甚至死亡，我们身为父母只好尽力保障子女人身安全，拒绝让他打针。同时，我们亦会尽力让他们过健康的生活，加强抵抗力。

你相信打针是应该的、有效的，我们尊重你的诚意，敬佩你为大众争取健康的努力；但是请你也尊重我们的良心、权利、责任感，不要再向我们施压。我们不会让 XXX 打免疫针。

感谢你费神听取我们的意见。

敬祝

安康

家长姓名： _____

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附录 5 《急症通知书》

这是美国香格里拉自然保健中心主任 R. J. 奇塔姆随身携带的文件，你也不妨抄写或印备一张类似的咭(ka 意思:卡片)，或者复制英文以备外游时使用。（这封信的原文见下页）

致医生、救护人员及有关人士：

根据本地法律，每个人的身体都受到保障，未得其人同意，不可在他身上施药或做手术。

我绝对禁止任何人在我身体上使用任何药物，或令我服食或为我注射任何物质、血清、由活生生的或已死的动物提鍊的疫苗。

我尤其禁止任何人为我输血、打破伤风及败血病免疫针。若医生或其他人认为不施行这些所谓预防法会有危险，我自甘冒此险。我唯一的请求是将我的伤口保持干净。

签署： _____

R.J 奇塔姆

自然疗法医生、同类疗法医生、哲学博士（注 2）

EMERGENCY NOTICE CARD

To Physicians, Hospital Surgeons, and Others: Our laws provide that every citizen has the right to his own person, and no surgical operation may be performed on his body without his consent. I absolutely forbid the introduction into my body of drugs, medicines, or remedies, of any kind; or of any matter, serum, or vaccine from a live or dead animal, either by ingestion or injection, subcutaneous or otherwise.

Transfusions, anti-tetanus, and anti-septicemia injections, I especially forbid. If surgeons and others think there is a risk in withholding these alleged prophylactics, I AM WILLING TO TAKE THAT RISK. All I request is that my wounds be kept clean.

Signed: _____

R.J. Cheatham, N.D., DHM., Ph.D.

附录 6 打免疫针禁忌

各地医学专业团体、政府卫生部门疫苗生产商，都拟订了打免疫针的禁忌名

单，声明在某些情况下，绝对不宜打某些针药。你分娩后医务人员可曾先问过你才替宝宝打针？健康诊所里和到来学校打针的护士可曾详细向你解释才动手为你的子女打针？

禁忌名单往往长又复杂，以下是根据各药厂、美国公共卫生部、美国打免疫针咨询委员会提供的资料作出的简报。限于篇幅及当前已证实的数据，这张名单只列出较明显的情况，绝对不是说没有这些情况即可放心打针，反而是各方公认若有下列情况打针会风险极大。（注3）

■白喉、伤寒、百日咳混合剂

1. 凡是打针前身体不适（比一般感冒严重者）。
2. 曾有抽筋的记录，或怀疑神经系统有毛病。
3. 以前打此针有过剧烈反应，例如发高烧、抽筋、面青唇白、不断哭啼、尖叫、麻痺等。
4. 凡打针吃药会令身体免疫力下降，例如抗生素、放射疗法、治癌药物等。
5. 患敏感症。
6. 脑炎。

■德国麻疹

1. 已怀孕，或准备在打针之后三个月内怀孕。
2. 正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3. 正在发烧
4. 患血质不调症（即血液内含有毒物）
5. 患血癌。
6. 患任何一类淋巴瘤。
7. 患肺结核症。
8. 患骨癌。

■麻疹、流行性腮腺、德国麻疹混合剂

1. 上文列出各种德国麻疹疫苗的禁忌。
2. 对蛋类敏感（例如食蛋之后呼吸困难、皮肤痕痒、喉咙肿胀、休克等）。
3. 对抗生素敏感。
4. 家人有免疫力低的遗传倾向。

■口服小儿麻痺疫苗

1. 患重病。
2. 不断呕吐或肚泻。
3. 免疫力不足。
4. 因服用药物（例如类固醇）或接受放射疗法而令免疫力下降。
5. 家族遗传免疫力不足。
6. 怀孕。

■流行性感冒剂

1. 对该种针药敏感。
2. 正在生任何疾病（包括发烧）。

3. 怀孕。

附录 7 致医疗保健工作者

亲爱的拥护打免疫针的医生护士：

我原谅你们，但我恐怕无法代表天地间千千万万的父母说这句话，尤其是当他们知道真相之后。他们的愤怒总需要时间才会愈合，或者表达不出来，但是我仍是爱你们的，因为我知道即使你们做出这样的事，本意还是善良的。你们之中不少像远足团的领队，带错了方向，如果醒悟了，请即找回正路。贡献世人确有多种不同方法的。(注 4)

周兆祥

附录 8 致父母家长

亲爱的父母、家长：

现在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婴孩和小朋友被送到护士跟前打免疫针，西医一般坚信打免疫针是好事，绝对正确的。把活生生的或死掉的细菌病毒贮藏在剧毒化学品里，直接打进健康的婴孩或儿童体内，是可怕又难以宽恕的行为，近百年来各地数不完的医学记录证实，疫苗不断导致大量孩童痛苦莫名，患各式各样的病、影响脑部发育而引起情绪及行为反常，甚至死亡。一种完全违反自然又带来那么多苦难的医疗程序居然可以风行全球这么长时间，真是难以想象的历史悲剧。

你或者从来未听过有人说打针是害多于利的，或者心里早有阴影但没有想过可以做些甚么，现在全球各地已有以百万计的父母逐渐醒觉，动手保护自己的子女，履行天职，免他们受到疫苗伤害。

我知道当人人都做一件社会上普遍认为正确的事，而你要另辟蹊径，逆流而上，实在不容易。不过容许子女打免疫针与否，关系他们的人身安危与终生幸福。日后社会的潮流改变，子女健康成长，他们一定感谢你的智慧与勇气。(注 5)

周兆祥

附录 9 致素食者

亲爱的善心朋友：

众生都感激你的慈悲。

也许没有人告诉过你：打免疫针是荤食，原则上跟吃牛排或吞活虾进肚没有分别，因为你是将活生生或已死的生物故意送进自己体内。

由于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理由（主要是疫苗害多于利），我拒绝打免疫针，希望天下间有爱心又乐于服从自然规律的人都会拒绝。

你呢？（注6）

周兆祥

注 释

序

1. Ivan Illich, *Limits to Medicine—Medical Nemesis: The Expropriation of Health*, Hammondswoth, England:Penguin, 1977。我在1974年有机会得阅此书初稿。
2. 包括在《文化新潮》、《号外》、《信报》、《启思》等。
3. 最有代表性的综合论述该是《人民争取健康》，香港：水连天，1997。
4. 部分辑录于《西医危害健康》（香港：水连天，1996）各附录。
5. 见前引《人民争取健康》第5章第2节及附录5、6、7、8。
6. 见前引《人民争取健康》第2章。
7. 最近西医减少对素食、静坐冥想、针灸、按摩等的抗拒，是较为明显的模式转移的一部分。
8. 见前引《人民争取健康》附录8。

第1章

1. Robert S. Mendelsohn,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4, p. 230.
2. *Mothers Know Best*, Augst -1995.
3. Cynthia Cournoyer,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Santa Cruz: Nelson Books, 1995, p. 49.
4. Lynne McTaggart, *The Vaccination Bible, London: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1997, p. 6
5.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p. 71.
6.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见前引, Chapter 19.
7. Hannah Allen, *Don't Get Stuck! — The Case Against Vaccination and Injections*, Tampa, Florida:Natural Hygiene Press, 1975, pp. 147-8.
8. 同上, Chapter 11.

第2章

1. Walene James, *Immunization: The Reality Behind The Myth*,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1988, p. 35.

2. Richard Moskowitz, "Immunizations: A Dissenting View", in Robert S. Mendelsohn, et al. *Dissent in Medicine*, Chicago: Contemporary, 1985.
3.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p.101 .
4. Eleanor McBean, *The Poisoned Needle*, Mokelumne Hill, California: Health Research, 1957, p.19 .
5.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Chapter 1. How to Raise a Health Child ...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见前引, Chapter 19.
6. *The Poisoned Needle* , 见前引, p.17 .
7. 据 McKeown T. *The Role of Medicine -Dream, Mirage or Nemes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p.103 .
8. 同注 7, p.105 .
9. 据 Taylor R. *Medicine Out of Control*. Melbourne:Sun Books, 1979, p.9, Figure 1.1 .
10. 同注 9, p.11 ,Figure 1.2 .
11. 据 J.Dingle, *Scientific American*, 1973 .
12. *The Poisoned Needle*, 见前引, p.63 .
13. *The Vaccination Bible*, 见前引, pp.12-13 .

第 3 章

1. 一九一一年五月在伦敦的演讲, 载 Don't Get Stuck!, 见前引, p. 116 .
2. *The Vaccination Bible*, 见前引, Chapter 1 .
3. Jamie Murphy *What Every Parent Should Know About Childhood Immunization*, Boston:Earth Health, 1993, Chapter 7 .
4. *The Poisoned Needle*, 见前引, p.12 .
5. *Immunization: A Dissenting View* , 见前引.
6. *Don' t Get Stuck.*, 见前引, 第 11 章 .
7. Harris L. Coulter and Barbara Loe Fisher, *A Shot in the Dark*, New York: Avery, 1991, pages 64_67.
8. *The Poisoned Needle*, 见前引, p.6 .
9. *A Shot in the Dark* , 见前引 , pages 67-77.
10. 见注 5.
11. Harris L. Coulter,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nd Criminality*, Berkeley, California: North Atlantic Book 1990, pages xi_xiv.
12. *Ibid*, pages 151-52.
13. *Ibid*, Chapter 1.
14. *Ibid*, pages 261-62.

第 4 章

1. 美国公众保健工作者, 见 Carol Horowitz, "Immunizations and Informed Consent", *Mothering*, Winter 1983, p. 39 .
2. *Don't Get Stuck!* , 见前引 , Chapter 4.
3.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 Chapter 2.
4.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29 .
5.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p.10 and 72;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Chapter 2.

第5章

1. Don't Get Stuck! , 见前引 , p.133 .
2. Viera Scheibner, Vaccination, Maryborough, Victoria, Australia: Australia Print Group, 1993, Chapter2 .
3.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 Chapter 3.
4. 同上, Chapter 4.
5. 同上, Chapter 5.
6. 同上, Chapter 9.
7. 同上, Chapter 8.
8. Don't Get Stuck! , 见前引 , Chapter 13 .
9.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 Chapter 7 .

第6章

1.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ges 163.
2.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 Chapter 11.
3. Don't Get Stuck! , 见前引 , pages 196-99.

第7章

1. Hannah Allen, Don't Get Stuck! Oldsmar, Florida: Natural Hygiene Press, 1985, p.148 .
2.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ges 62-63.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ges 19-26 .
3.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ges 63-70. Don't Get Stuck! , 见前引 , pages 3-18.
4.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ges 65 .
5.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ges 59-62.
6.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rt IV .
7.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 80 .
8.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p.165-66 .
9. 同上, pages 166-68 .
10. 同上, pages 180-81 .
11. 同上, pages 181-82 .
12.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p.122-23 .
13. 参加周兆祥《城市减压阀》, 第2版, 香港: 水连天, 1998 .
14. Don't Get Stuck! , 见前引 , pp.163-64 .
15.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p.195-97 .

第8章

1. 选择自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见前引 , Part IV .
2.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 p.143-44. Don't Get Stuck! , 见前引 , Chapter 17 .
3. The Vaccination Bible , 见前引 , p.144-45.

4. 同上, p. 145-46 .
5. 同上, p. 146-47 .

第 9 章

1. Neil Z. Miller Vaccines: Are They Really Safe and Effective? Santa Fe, New Mexico: New Atlantean Press, 1992, page 56 .
2.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 , 见前引 , pp. 187-96 .

附 录

1. 参考 The Vaccination Bible, 见前引, page 148.
2. 原载 Don't Get Stuck!, 见前引, page 206,
3. 见 What Every Parent Should Know About Childhood Immunization, 见前引, pages 129-31.
4. 见 Neil Z. Miller Immunizations: Theory vs. Reality, Santa Fe. New Mexico:New Atlantean Press, page 127 .
5. 同注 3. Chapter 16.
6. 世界各地的素食团体一般都反对打免疫针。读者欲联络香港素食学会, 可致函九龙尖沙咀邮箱 91001 号, 或传真 (852) 2142 1422

参考书目

本书资料主要来自以下著作:

1. Allen. Hannah *Don't Get Stuck!*The Case Against Vaccinations and Injections. Oldsmar, Florida: Natural Hygiene Press, 1975 . *
2. Cody. C.L., et al "Nature and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s Associated With DTP and DT Immunizations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 Pediatrics, Vol.68 .
3. Coulter, Harris L.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nd Criminality: The Medical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Brain. Berkeley, California: North Atlantic Books, 1990. *
4. Coulter, Harris L. And Barbara Loe Fisher, A Shot in the Dark: Why the D in DPT Vaccination May Be Hazardous to Your Child's Health. New York: Avery Publishing Group, 1991. *
5. Cournoyer, Cynthia, *What About Immunizations? Exposing the Vaccine Philosophy: A Parents' Guide to the Vaccination Decision.* Santa Cruz, California: Nelson Books, 1995. *
6. James,Walene, *Immunization: The Reality Behind the Myth.*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1988. *
7. McBean, Eleanor, *The Poisoned Needle: Suppressed Facts About Vaccination.* Mokelumne Hill, California: Health Research, 1957. *
8. McTaggart, Lynne, ed., *The Vaccination Bible.* London: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1997. *
9. Mendelsohn, Roberts S.,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7. Chapter 19.*
10. Miller, Neil Z. *Immunization: Theory vs Reality - Expose on Vaccinations.* Sante Fe, New Mexico: New Atlantean Press, 1995.*

11. Moskowitz, Richard "Immunizations: A Dissenting View", in Robert S. Mendelsohn, et al, Dissent in Medicine: Nine Doctors Speak Out.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 1985.
12. Murphy, Jamie What Every Parent Should Know About Childhood Immunization. Boston: Earth Health Products, 1993.*
13. Obomsawin, Raymond Universal Childhood Immunization Issues: Ethics and Alternatives. Audit and Evaluation Division,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1992.*
14. Rozario, Diane The Immunization Resource Guide: Where to Find Answers to All Your Question About Childhood Immunizations. Third edition. Burlington: Patter Publications, 1997.*
15. Scheibner, Viera Vaccination: 100 Years of Orthdos Research Shows That Vaccines Represent a Medical Assault on the Immune System. Maryborough, Victoria: Australian Print Group, 1993.*

*此书在香港绿创意（电话：28824848）有售。

